

了遇遭

支那間諜網

仇章著

遠東圖書公司發行

廣東省圖書館雜誌審查委員會第一七一號

開，張自忠等敵，自維鎮華中的虎將，奉命保衛大徐州。

經過三得三失的徐州大會戰後，敵人的精銳部隊，所謂獨霸遠東的機械化部隊板垣師團和磯谷師團，全部被我們殲滅。剩餘下敵，海軍三萬。等到預備戰的任務告成了，我軍計劃着暫時退出徐州，當敵隊人深入的時候，來一個大包圍，務求把敵人的氣管滅，消滅板垣和磯谷兩個代表師團的大會戰。

離開徐州口口隱隱不斷的總司令部，是在徐州與吾是任職簡的整團有客裏的註注的總司令部會議室中，擠滿了大會戰，這羣好漢就是主持這次再度會戰的特務工作者。不管他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精忠報國的英雄，他們在這會戰的場面裏，是担任另外一種作戰工作的無名英雄。

這羣英雄的好漢，大都是有為的青年，他們的年紀雖然是輕輕的，但工夫和經驗是十分老練；長官對這羣青年，是特別喜愛，特別愛護，由特別願意親近他們。刻苦、冒險、機警、這都是他們的特長，最惹人推舉的地方。

每個靜候在司令部的工作同志，為着快要出發了，他們都把便衣換上，這却把每個工作者的個性表得特別有趣，在將校集議室裏是惹人注意的，逗人注意的。

「……在鏖戰的血肉時代裏，在三得三失爭奪××據點的今日，我們是個英勇壯烈的特務敢死隊，準今天中午……我們全體同志，要……分頭……和磯谷的後方……」

主持這線間諜戰的中央特派員，以最興奮的姿態出現在每個同志的面前，這羣英勇青年，他

們視死雖然不算什麼，回軍中，特派員說到這裏的時候，故意中止了，迴視着將校集議室裏的全體同志，發覺他們都是緊張的，熱烈的，興奮的，這個充滿朝氣的氛圍裏，現在嚴肅得使人發呆。

「諸位都是忠於黨，忠於國，忠於整個中華民族的有為青年，同時忠於職責的特務工作者，」中央特派員也給這羣可愛的同志感動得大異尋常，他略停片刻，作個深長的呼吸，從褲袋裏拖出一根手帕把額上的汗珠輕輕抹去，繼續說：「在生死關頭的今天，在××據點不能落諸敵人手中的現在，我們要把青春、情愛、生命，整個的獻給國家！獻給民族！獻給這個神聖的抗戰！獻給永不滅亡的中華民國！我們並不是說漂亮話，爲了整個據點的爭奪，整條戰線的反攻，我們的責任，就是要求奪回這個據點，保衛津浦線，同時這據點的得失，有影響於整個抗戰，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

當中央特派員說得太興奮而氣喘喘的停止下來的時候，室內的同志們都目不轉睛的以緊張的心情投寄在他的身上，這羣英勇同志，還希望在他的說話中要我做些什麼似的。

「諸位的責任，是這麼重大！」他輕微地說着，聲音是漸漸的繼續提高了。「我們要不成功就是成仁，」諸位不要忘記，我們是個無上寶貴的，無上光榮的，足使敵人消滅的特務敢死隊！我們的生死工作，我們的責任是盡忠職守！我們的希望是這據點的爭奪勝利！就是萬一遇險，我們也得拚！即使犧牲，也得得在國家！對得起民族，對得起先死的同志！」

經過中央特派員說出那一段富有激勵性的講詞後，這羣使人欽佩的特務工作者，口呆目瞪的

，母組分爲若干小隊，每隊設隊長一人，他認爲這樣的分配，對工作急度的展開時，當然易於推動而不紊亂的。

在這個嚴密的組織和合理的分配下，他們的工作程序，也由此而展開了。

「第一組同志請進來！」中央特派員向着那羣高談闊論的，結集在一起的同志高呼着。而一間嚴密的斗室中，還給中央特派員一張睡榻，和一張十分零亂的書桌，佔去一角地方，剩下的空間，緊緊地擠着這××名以黨國爲依皈的青年，在低談輕說中，把任務分給了這批英勇同志。

中央特派員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地圖，是津浦線××據點的敵陣詳圖，他眼睜睜地週視着室內的同志，知道他們都在聚精會神的等候命令，他才在書桌上拾起一根紅鉛筆，在地圖上××據點的範圍中，劃出一個圓週，慎重地解釋給環集在一起的同志們聽。「這是津浦線必爭的據點，也是徐州會戰必爭之地。」

中央特派員把話匣子打開了，全體同志不動聲色的針視着他的臉孔，他的眼睛，和那最給他們注意的紅筆圈着的××據點，××顆靈活的眼睛，發出很有熱力的光，像快要爆發出火花來的樣子。

「第一組同志的工作，就是進攻敵軍司令部！」

中央特派員把這段話說出後，腦際間在深深地付測着：進攻敵軍司令部是一件最艱辛的工作，幸而他們都是不怕艱苦的青年，有的是勇敢和胆量，他明知這不容易幹的事情，但却深信這

「這支那問題網」

登請馬... 中... 進... 工作... 是解決... 交... 同... 志... 出...

中... 進... 工作... 是解決... 交... 同... 志... 出...

人前... 房... 中央特派員... 一陣陣混濁的氣味漸漸散去...

口較新鮮的空氣... 在室內... 好像... 在探察腦海裏... 一件甚感事情似的。

固... 多麼的貴重和緊要... 責任... 使他不敢休息下去... 他在工作中像失去了自己所

一切... 整個時期... 在極度艱苦中去繼續他的工作... 各種中央... 門...

重... 安... 後... 搬... 的工作... 又要... 他的時光... 中央第七組同志... 中央特派員高呼着...

中央特派員高呼着... 請大家進來... 這組同志很衝動的湧到中

央特派員也感覺得給同志們擠得沒有辦法... 才請他們到外邊去...

中央特派員也感覺得給同志們擠得沒有辦法... 才請他們到外邊去...

「這次諸位的任務，」中決特派員張總說：「這話的場面打開了，才繼續地說：『特別是特別重要的，也可以說，這次的任務，提特別繁復的。』據張總說，我們接到敵人的電報，這次敵人的估量，根據點後，是發動兩個精銳的騎兵聯隊，突擊我方中線。中線突破後，再分頭用敵人真正的所謂『包圍戰術』的迂迴戰術，包抄我軍左右兩翼，以最毒辣的手段務求使我四萬大軍全部消滅，雖然我軍固若金湯，猛將如雲，同時這次主持中線的是李宗仁白崇禧兩位百勝將軍，把守左翼的是湯恩柏將軍，雄赳右翼的是孫連仲將軍，還有其他不便宣佈的中央特派的軍事大員，担任這次會戰的顧問。不過敵人的實力，我們不能不看小他，因為他動員了最精銳的部隊，如磯谷師團，板垣師團，配合了兩個從東北抽來的一〇三師團，一一〇師團，還有東北偽軍二師，騎兵二聯隊，加上原有的不下二十多萬大軍，都是機械部隊，向我徐州進攻。敵人的總指揮官是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後宮大將和親見中將，還有磯谷這個傢伙。他們採取的戰略是利用錐形突破我軍中鋒後，再以馬隊作大規模之迂迴戰。諸位！現在擺在目前的大問題，是這樣嚴重！所以我們今天的任務，要在X、X、X兩邊山麓集中，配合當地游擊隊共同作戰。同時X、X、X是敵軍兵隊進攻我們必經之路，祇要我們集中在兩山之間，瞄準敵人指揮官，集中火力一齊發放，必要時就是肉搏，也得拚了敵人的指揮官，諸位的責任，才算完成！」

這箇中，特派員從認真而嚴肅的態度中，清晰地把第二組的任務說出了。天氣雖然有點冷意，但心意的血液都在沸騰着。張總說，這事關了國綱與社稷，用這X、X、X的同志，請來這X、X、X，當然不見得是在私心的考慮中，他明白到敵兵隊指揮官是蹤跡在隊伍中的，在疾馳的馬隊裏，當然不見

「這支那軍隊」

加入敢死隊來。這次派他出擊敵騎兵隊，正是給他一個報仇雪恥的機會。

「沒代價，不犧牲！這是我們的信條。我們不輕易去用擊，要是出擊了，一定要成功！這是我們出擊的定義。我們更不輕易拿自己的性命去跟敵人開玩笑，除非有絕內的代價。」中央特派員怕他們對工作太熱情，爲着工作的展開而各具見解的鬧成意見，這是在工作展開中最不幸的事情。他像解釋似的，訓導似的，折衝了這問題，同志們雖然以身許國，總不該逞英雄了。

第三組同志的工作表面看來好像很簡單，但任務却是相當重大，中央特派員就心着這組同志萬一弄糟了，整個戰局會受到嚴重影響，津浦線的四十萬大軍，會受到意來的打擊呢。

「××均有二十多里的長距離，我們這樣單薄的力量似乎不够吧！」另一位同志也體量到這一個環境，會意着中央特派員的意思把問題轉移了。同時他們的態度也跟着這位同志而轉到別個問題上面去。

「到了敵後，我們再召集那裏的游擊隊長商討的。」我們當然是要與這綫幾生接觸的游擊隊全體集中，配合我們的特務敢死隊，這也算是一個具體的補充辦法了。

中央特派員很認真的解釋過後，跟着靜默起來檢視着第二組同志們的態度，雖然他們的勇敢和力量是使他安心，不過再慎重考慮竟去的時候，却會在懷疑與不安的催促中。雖然而又景觀

「諸位太興奮了！」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繼續地說：「要是沒角氣的問題，各位請隨便休息休息。等候出發。」

特派員回到房間裏在翻檢着另一批關於敵內的圖表和資料。

連連下交那間驛站

第三組同志佔了三分之二是天姿活潑的少女，她們的任務，在表面上看來似乎不是鉄血的肉搏的工作，但她們的收穫，常常會使人驚異；驚詫她們會得到離奇的成功。因為她們多半是天才的特務人員，除了負責探聽敵內的軍事行動與情報外，有時會來套突擊和毀滅的敵殘忍而又最轟烈的的工作。

中央特派員把這組同志一個個的分配着工作，最後一個是跟他一起從東京回國，一齊在中央特務人員訓練班畢業，也一齊被派到戰區裏，跑遍了第X戰區敵內的B情報員。

B情報員和中央特派員是有一段不解之緣的。他倆在童年時代中是同學，是鄰居，是一對青梅竹馬的伴侶，同時他倆的家長，爲了做成這對天聰的孩子他日有望，曾經聘了一位日籍教授担任家庭教師。

他倆在這快樂的環境裏，度着童子生活，有如一對同胞兄妹，有如一對相依爲命的伴侶，可是這美麗的生活，祇給他倆享受到成年。

由於環境的幻變，使他倆離開了這可愛的家庭，美麗的生活，更離開了父母，回到祖國的懷抱中，一天一天的在神聖的烽烟裏長大。

他倆的祖父都是在東京經商的。他倆的父親是帝國大學的同學。他倆的母親同是東京人。他倆自幼雅園而小學而中學，而至東亞同文學院裏都是同學。

東亞同文學院是日本的得意學府，在他倆的攻讀期中，是全校的高才生，那時候，跟他兩

最投合的朋友，是山機櫻子和南造雲子。爲了他們四人行動一致，一起生活，同學們都稱呼他們做「四兄妹」，中央特派員是老大哥，山機櫻子是二妹，南造雲子是三妹，B情敵員年紀最小了，他們的妹妹。他們都稱呼她做「小妹妹」。由於中日邦交一天一天的惡轉，他和小妹妹跟着父親離開日本跑到青島去，恰巧南造雲子那時候也跟着她的哥哥南造藤遠到青島去遊歷，暗中作祕密底軍事考察的。

當中央特派員想念到在青島的生活，與南造雲子過的一段難以磨滅的生活時，他就很自然的會聯想到南造雲子的前後情況，真的，他隨時隨地在關懷着她，像關懷着小妹妹似的，但關懷只管關懷，根本他們就沒有再度會面的機會。

在深深的回憶中，他已忘却了己身躺在火線裏，和目前所負責任的重大，實在是南造雲子給他的印象太深了。

「瞎想甚麼？獸頭獸腦的！」小妹妹呆視着他那癡迷的幻想神態，故意向他發問，「想着我們的往事！」中央特派員如在噩夢中醒來，微笑地定了神，含糊地回答。

「往事？有什麼值得我們去追想呢？」

「當年不可分離的四兄妹，現在變成兩條對峙的陣線，要是我們在工作中見了面，冤家相逢，可不懂得怎樣解決呢！」中央特派員半似警惕半似忖測的答。

「當年的朋友變成今日的敵人，這並不算稀奇。大哥，也許你又在追憶着山機櫻子或南造雲子吧！她們都着實愛你，尤其是那富有憂鬱性的南造雲子。哈哈！」

「支那間諜」

小姊妹嫉忌地露出一副不自然度冷笑臉孔，中央特派員也復難爲情的低下頭去，不做聲色的在過想落。

他明白到目前談話，是會妨礙工作的，這深深的反省，使他改變爲嚴肅的態度，壓制着內心的感情回到工作的話題去。

「這次要給你一個最重要的任務了。」中央特派員以推敵的眼光注視着她。

「怕幹不了吧。」

「那裏的話。」

「担任什麼工作？那方面的？」

「負責情報聯絡？」

「電報機不成問題吧？」

「老早佈置好。」

「好罷，還有旁的問題嗎？」

「祇這一點兒，可是你不要看得太容易，整條戰線的聯絡點就在這裏，勝利與得失也在你的掌握中，四十萬英勇將士的安全也在你的肩膀上，小心一點兒去幹吧！」

中央特派員深知道B情報員最擅長的是探取敵情和收發電報，同時，在她的天聰與工作的熟練來說，是很可放心的，其實這樣的工作，除了她能够法負擔之外，再難找其他的同志去替代了。「情報縱站設在那裏？」

小妹妹在虛心的考慮中，對她所負的任務却起了一種決心，生怕自己萬一失敗時，要危害了整個戰局。

「小妹妹，說起來你是不大相信吧，我們的情報縱站。要設在磯谷師團的野戰醫院裏！」中央特派員故意輕淡的說。

「二十三陸軍野戰醫院嗎？」

「聰明的，你也猜中了。」

「不會跟我開玩笑吧！」小妹妹懷疑地反問。

「誰跟你開玩笑！」

「還不是開玩笑嗎？人家組織得多嚴密的野戰醫院，怎樣能够混進去？」小妹妹不耐煩的追問。

「辦法總是有的。」

「快說呀！老是吞吞吐吐的，急死我了！」小妹妹很緊張的催促中央特派員下個結論。

「急什麼？看你像一頭瘋狗似的！告訴你，我們的教授在裏面當院長呢！」中央特派員擺出一副極有把握的態度，向小妹妹微笑地說。

「田中正嗎！」

「對呀！」

「可是我們現在跟他是敵人了，他還可以幫我們的忙嗎？」小妹妹老是善感的迴視着中央特

遣過了「支那問題」

派員。

「田籟正中是個多慈祥的老教授？你可以去請求他，拿我們過去的歷史與關係跟他們商量，麼什麼事情都總有辦法解決的。」

「不過，他總是我們的敵人呀，跟敵人商量，這簡直是開玩笑！」

「你不能像這樣子說，辦法總是有有的。」

「老是辦法辦法，我聽膩了。」小妹妹在生氣了。

「我寫一封信你去看他，敘述我們回到天津後，中日便開仗了，那是我們便到徐州去教書，

等到徐州打仗的時候，爹媽都失蹤了，祇剩下你留在這裏，麻煩他照料你，這不是可以使他相信，

替你想想辦法嗎？」

中央特派員像說故事似的，以輕鬆的口吻慢慢地告訴小妹妹，還教她遇到了田籟正中的時

候，怎樣應付，怎樣處置，怎樣哭，怎樣笑，怎樣撒老人家的嬌，惹得小妹妹哈哈地笑起來。

「……」

每個同志經過中央特派員的小心個別談話後，這××名身負衛國重責的青年，一個一個的跟

中央特派員握着手，他們嬉地像一羣野孩子似的爬上交通兵團的汽車去。

「大哥！我們等候你來，到磯谷師團的後方再會吧！要是見不到你，我死也……」

「小妹妹？不會的，你太興奮了，冷靜一點兒吧！我快來了，到磯谷師團的後方再會吧！」

中央特派員把小妹妹送上汽車，微笑地注視着每個同志們的臉孔，心裏惹起一陣酸痛。

在司令部門前的廣場，嘈雜的同志們都更高聲着，他們神氣，十足的表露着忠勇的姿態，那炯炯的目光，像要把敵人活活的吞噬似的。

中央特派員的手給每個同志們牽動得忙不遑交運兵團的列車在悵悵地向火線前進了。司令和中央特派員站立在司令部門口，呆視着前進中的交通兵團底列車，在遼遠的，迥形的，高高低低間矯健地疾馳而去。

中央特派員瞪視着遼闊的天野，心情紊亂。他明白到同志們所負的責任的重大，和完成責任的艱危。熱血青年在全面抗戰中所表現的無上的英勇，是令人欽佩的。而這一批工作同志的親死如歸的忠貞，引起他無限的快慰。期望同志平安歸來的念頭，在他的心頭劇動着。

歷史的推演明白地告訴他，這是個非常的時代。時間的寶貴，不容許你有些須徘徊瞻顧，祇有勇往而前。他鑽壓內心的遐想，深深地噴了一口久壓在胸膛裏的鬱悶之氣。交通兵團的列車仍是背背迢迢遙遠的出發點前進，緊滾着底車輪，捲起了公路上的塵埃，有如一條黃龍，永不疲倦的追蹤着列車底尾巴。

黃塵掩蓋了汽車的輪廓，車上的同志揚着司令長官發給他們的小型國旗，這根小型國旗，到了防軍交界處，是要交還前線我軍的通訊站的，同時這根國旗上面，每個同志都書上自己的名字，作永久的紀念。

我部雙方大軍，向着火線在急度的補充中。前線，在每次鏖戰後總會沉寂一個短時間，這個時間，根據富有經驗的老兵說：叫做「補充

時期一，是每次大戰後，個古今中外的必然狀態。

各方友軍。風起雲湧的，向前線進發。

火線雖然仍在沉寂中，但離開火線不遠的較後方，人們在匆匆的忙個不了，除了火線中的監視哨和散兵線的崗位，眼眼睜睜的槍外，其餘壕壘中的兵士，都在打瞌睡，偷嚼三五處。集在談天，這情景，會使人忘却了它是個血泊之場。

除了不知從何處送來的遠的，重砲聲外，遍野是死寂了。

火線附近的村莊，婦孺老幼就跟物資疏散，現在剩下來，全是負有工作能力的壯丁。

道途上的便衣隊，憲兵隊，密探隊跋扈地巡邏着，他們在防禦漢奸和敵探的滲進與活動。

司令不耐煩地離開了中央特派員回到司令部裏，這時走來了一位體格十分魁梧的師長，

拍拍中央特派員的肩膊，嬉笑地取笑地。

「小妹妹總要回來的，人已經過了，還痴想什麼呀？」師長說過後又發出一陣狂笑，這却

使中央特派員有點難為情了。

這個胖子是中央部隊的第十X集團軍的師長，舉起路來挺吃虧，但他騎上馬背的時候，任

令遠走高飛，都會把你抓回來的。命令將門口，某團某營中拍發面其團長與車。查整整的。嚴訊

X師長在北方的時候，聲譽很好，在津浦線戰事發動的時候，曾經消滅過名聞遠東的秩父師

團，在高郵奏凱回師的那個晚上，他開了一個盛大的官兵同樂會，興奮全體官兵，他在那個似有

狂歡性質的同樂會中，化裝一個騎士，表演他那驚人絕技「騎士獵狗」，那時候，他把一根繩子

着大緩慢地蠕動。雖然，由於敵軍的進攻，我軍被迫由公共租界自由口，退回貼近火線的前方，雖然是退入興奮的，但目睹着士兵們所遭遇到的艱苦生活，有時却又令人公滴下兩點同情之淚，中軍特派員在這種環境下，嘆了一口氣跑回司令部去。

經過參謀處的時候，他碰着担任左翼的湯恩伯，和担任中鋒的李宗仁。這兩位身經百戰的將軍，足使敵人心寒胆怕的。他聽着由血彈之聲，共要派兵了。

將攻案議室現在改換了另一個隆重的場面，這據點的爭奪戰能否成功，敵人主力部隊的破谷和坡棺兩個師團能否消滅，每個將領都精神奔奔的注視着。據能的軍用詳圖，當中那位沉默而穩重的，就是使敵人喪魂失魄的李宗仁將軍，箭在弦上將軍身旁的且是軍醫湯恩伯和右翼的孫運璿兩位虎將，其餘圍集在兩側的，是這線的高級參謀和客軍隨員。此外，還有不少中央特派的軍事人員，參謀顧問，白崇禧將軍也是其中的一員。軍中特派員很安心同着各位將領過關了。一個字。×洞是根據地內最偏僻的角落，也要隨時注意來。並派官駐守營口，並派兵。

經過這次高級的軍事會議後，決定明晨五時正，登線平總黃軍令，並派兵駐守營口。但見軍中，不覺回響是備天險高坡，兩邊是峭立嵯峨的懸崖嶺，祇有中間一條彎曲狹拗，敵軍的出擊，我們的進攻，更要備道這道。在這次高級軍事會議決定後，我們第五路軍與敵人的戰鬥，

出第一路中鋒，由這位身經百戰的李宗仁將軍親任統帥，進攻隘口。第二路左翼，由湯恩伯將軍主將，包抄敵軍右翼。第三路右翼，由孫運璿將軍負責，包圍敵軍左翼。第四路是敵軍後方，由吳國棟入敵內的第五路由中央特派員所領的敢死隊作拉鋸戰的後方，最後這所剩無幾。

東亞的礮谷坂垣兩主力，全軍覆滅。

當時敵軍以礮谷師團爲主力，坂垣師團爲側擊，與礮谷師團作兄弟軍的，除了調整後之原有三個師團和兩個騎兵聯隊外，還有新從華北及朝鮮調來的精銳防軍一零一，一零四，及第九師團，三十六師團。這大量的增援部隊，都是敵國的所謂「軍中國寶」。

爲了軍事情勢漸趨緊張階段，火線上雖然未至過烈的搏鬥場面，但前項的小接戰，也漸漸要緊密起來了。

隔山敵人的小鋼砲聲，我軍的迫擊砲聲，互相敬禮地從隱約地斷續地衝破這沉寂的空間。時間還遠遠着黃昏，可是在這山嶽地帶，太陽的光芒已經給險峻的高峯吞噬了。衝鋒，陷陣，摧毀敵人的一兵一卒，完成作戰任務，刺激着將校集議室裏身負火線責任底將士們的心。

第一線的士兵和官佐已開始在血泊中去爭取他們的勝利，爭奪的期望，勝利的決心，刻下了這段英勇的抗戰光榮史蹟。

悲壯的，激烈的，全線總動員的命令正式發下，坦克車隊常引着壯士們向第一線推進，他們的熱血在沸騰着，很像等不到明晨的總攻擊令便要馬上向敵人廝殺的樣子。

笨重的戰車隊，野戰砲隊，和全體官兵都朝火線挺進。

中央特派員被派到迂迴礮谷師團後方的××坳去，與今晨出發的特務敢死隊互相照應。

一輛裝甲的三輪自動車，把他送到似乎尚在死寂的側面前線去，在那彎曲的羊腸古徑上走了好幾里路，這彎曲的古徑，是通往敵後××村的捷徑，敵人也不懂得的一條小徑。

他牽着一頭乳牛，穿着一身鄉下土著的打扮，看他的神氣，是很窮困的樣子，連家裏僅有的一頭乳牛，也要牽到對村去發賣，才可以活下來。他十分庸移地，口裏含着一根旱烟筒，渡過了華軍陣地，也渡過了敵偽軍的監視，一步一步的把乳牛牽牽着，向敵方腹部的古道前進。

敵軍似乎還是不敷分配吧，嚴格地說，其實是怕我們神出鬼沒的游擊隊向他襲擊，除了左中右三條主要幹線是由敵軍主力鎮守外，其餘所有敵人，認為懷疑的小道古徑，全部交給偽軍和台灣軍隊守備，這是敵人最大的弱點，早給中央特派員明白了。

「站着！」
「舉手！」
「不要動！」

連串的類似嚴肅的口令，從樹林裏恐怖地傳出來，鎮定的中央特派員伴作驚駭的樣子，機靈地隨着口令而停止不動。

他把乳牛牽着，慢慢地牽起來，旱烟筒也收起了，一種十分迫真的土頭土腦的樣子，生怕鎮守這裏的偽軍要奪取他的乳牛似的，驚慌，畏懼，顫抖，在他的態度上處處透露着，偽軍哨兵瞧着他的樣子，也覺得怪可憐的。

「割那兒去？」一個很兇惡的偽軍從樹林裏跑出來，兇兇地向中央特派員發問。

「割那兒去？」一個很兇惡的偽軍從樹林裏跑出來，兇兇地向中央特派員發問，把我的母親生了病，把這頭牛牽到對村去賣，求求你放我通過，賣了牛回來救救母親

磯谷師團的增援部隊，還要等待到明天中午才能把全部主力補充完備，中央特派員與正規軍趁着這個先發制人的機會，爭取時間去全線總反攻，無疑的，是很有把握呢！這重要啊！敵內的同志們在整夜的準備中，中央特派員也覺得是滿意了，他們在深夜裏得着片刻的休息，各自尋求酣夢，等待明晨去跟敵人拚命。

時間似乎不容許他們留戀的，夜，給靜寂的空氣湮沒了，很快的，到了第二天凌晨，

五

今晨，滿天的朝霞掩映得十分美麗，同志們很早的爬起床來，他們在聚精會神的注視着東方，天際那雲彩，在光怪陸離的變動着，五點鐘的中國號砲，給每個守候在敵內的同志們期待着，果然的，這重砲聲就從東方的雲際間給高山迴聲過來，向殘暴的敵人怒吼着。

這時候，由中央特派員擺佈下的特務敢死隊，早已全部佈置妥當，他們分發在敵人的隨軍醫院，隊伍內，兵營裏。

給全體同志最愛護的小妹妹由於她的天真與伶俐，終於如願的混進中央特派員所指定的敵「磯谷師團」野戰隨軍醫院」中，替「皇軍」担任看護的工作。

磯谷師團二十三野戰隨軍醫院的院長，是日本帝國大學的老教授，他在「東亞同文學院」時代，是取名「田藤正中」，這次被軍閥強迫抽來侵略中國，離別妻子當然是滿懷悲憤與抑鬱的。

田藤正中是個五十來歲的慈祥教授，在中日未發生戰事前，他還是中央特派員和小妹妹的懇庭教授和體康顧問，這次她能够很順利的混進磯谷師團的野戰醫院裏，着實是由他幫忙的，原因

是多年的師生關係。……

一個暮年的慈祥教授，在他流淚對中國戰場上本來是境况悲涼的他在她眼中的小妹妹，

更是一個可憐的流浪兒，她那孤泊中孤苦無依的惹人憐憫的表情，是相當迫真的，其實年齡尚在

童年中的她，誰會猜想到她是個天才特務員？又誰會去懷疑她是個強有力的勁敵？軍閥的死對頭

整個上午，雙方在猛烈的炮戰中，更爲了這是山嶽地帶，敵人一向所恃的優勢，機械部隊

和野戰部隊，在這裏是運用不靈的。……

重砲火焰，瀾漫天際，施威地開展着。……

我軍的進擊，敵人的小鏢砲，都是這第四次血戰展開中的代表戰。……

密集整頓，在山谷間迴聲反應，形成了捷報後第一次遭遇的砲兵陣地戰。……

根據敵人那匆匆調動的蹤跡，佈防的形勢，在中央特派員那縝密分析下，是向我軍採取包抄

的戰。……

爲了這個急轉的軍事情勢，中央特派員更在小心觀察裏，同志們也分頭給予他不少的情報

參考。……

的輕騎隊深入華軍腹中，突破神路陣地五計連，……

色當戰術，……

發動時間祇差二十分鐘。中央特派員馬上命令第一組組長就頭敢死隊開始進攻敵司令部，同時交給小妹妹把這嚴重的電報，在三分鐘內要拍回我軍司令部去。

敵司令部派司令部發動輕騎隊四十名，進攻我軍中鋒，實行突破五十里後，迂迴兩翼，現正開動中，又擊我地方之密集敢死隊，快與搏鬥。中鋒一線，速謀應付。這怕遲遲，長前陣地，小妹妹敏捷地開動着發報機，這重大的任務，給嬌不大吃力的便完成了。

鎮守××的準備消滅敵人四千輕騎隊的第二組同志，中央特派員就心着他們的力量太單薄，他決親自主持這個突擊的任務。

第二組同志祇有××名，而責任又這麼重大，中央特派員為再責任所在，不得不苦幹下去，他把這編長至三十華里的××地，分為七三個作戰據點，同時把每三個同志編分為一個作戰單位，每五個作戰單位便成一個小組，三個小組便成一小隊，三小隊成一中隊，三中隊為一大隊，每個大隊負責一個作戰據點。他們隨着地形分佈在遠近各宥身身的和掩蔽的山崗與森林裏，即使給那輕騎隊發覺他們，也不能把他們全體包圍或俘虜的，除非是彈絕人亡，但也得與敵人周旋于盡！

因為這線過於嚴重，生怕敵軍兵隊衝開了××均向我中央突破的時候，左右兩翼，實在是至為危險的。

當中央特派員在敵谷周圍的野戰營裏，靜靜地會見了小妹妹後，便隻身轉到××均去。這山近坡，草坪樹蔭，那暗藏着的同志們不停地向他發出了一種祇有他們才會意的訊號。

××地的第三組同志，聽候着中央特派員命令。潮湧般的敵輕騎隊，浩浩蕩蕩的向山坳裏挺進，同志們鎮靜地隱蔽了身軀，聚精會神的把目標準準山坳，他們都在提心吊膽中。

等到敵輕騎隊全部深入××地，中央特派員將把口令發出，把口令傳遍了××地。當那時候，敵輕騎隊正開着槍，××地裏的同志，長槍快劍，準備着戰鬥之幕了。

「目標... 標馬白點... 發放！」

中央特派員在高崗上狂呼着，他首開紀錄的騰達了敵騎兵隊長，吐運放了六槍，跟着重機關槍聲，輕機關槍聲，手榴彈聲，混亂的手槍聲，廝殺聲，××地馬上成爲一個鬼泣神號的血肉戰場。而小茶館的內室，敵騎兵第一連軍官關着，敵騎兵連長關着，敵騎兵連長關着，敵騎兵連長關着。

一在四面受擊而陷入混亂狀態中的敵輕騎隊，前擠後擁的充塞在坳裏，密集的手榴彈向着坳間猛烈施放，手榴彈的，噴血而死，倒在馬上的，給驚狂了的鐵路踏死，全部敵騎隊困在坳裏，欲進不能，欲退不得，十多間的小茶館裏的重機關槍陣地，却不留情地把火力所及的輕騎隊，全部擊斃。更情勢與環境迫成敵輕騎隊唯一的生路，祇有向着兩側高崖逃上，這樣，第二組同志便跟敵輕騎隊發生了肉搏，因爲我們的隱蔽處，已給敵人衝來，當然要掀起一個更接慘更壯烈的驚天地的肉搏戰。而第一組同志在三面圍攻茶館，敵騎兵連長關着，敵騎兵連長關着，敵騎兵連長關着。

忠真的同志們跟敵輕騎隊拚個死活的搏鬥着，苦戰着，中央特派員力不示弱的指揮着這衆寡懸殊的敢死隊，在兩小時的勇敢和艱苦的支持下，這血的場面，靜止了，結幕了。

出乎敵人意外的××地之混亂連連戰，使敵輕騎隊損失得十分慘重。敵騎兵指揮官給我們這

神出鬼沒的敢死隊，勇猛地擊斃了。

中央特派員在這混亂的指揮中，不知什麼時候受傷了，莫名其妙的倒在山麓的部隊裏，最後，終於給敵人的搜索隊發現他是華軍要員，很慎重的把扛到敵司令部裏。

六

當他回復了知覺後，已在敵軍破谷師團的二十三野戰隨軍醫院裏，做了一個大了知覺而被俘的俘虜。

他在一個光線很調和的病房內，四壁是蛋黃色的，那東洋花布製成的窗簾，給斷續的涼風吹蕩着。中央特派員悠悠地把眼睛睜開，不會感覺得光線的刺激，更不會感覺得什麼是可怕和危險，因為他，似乎還在昏昏迷迷的狀態中，傷勢似乎尚不險惡的危險期裏。

到了黃昏將降的時候，整天熟睡的他，像做了一場惡夢似的驚醒了。

他吃力地追想着那壯烈的搏鬥場面；他未受傷時之搏鬥場面。

他不會注意到目前處境的安危，祇擔心這這次所負的使命能否完成，那同生共死的同志們能夠安全退到集合地點有多少？這是他心中最不能忘懷的一件事。

房間裏，一座不高不矮的病榻，給中央特派員像僵眠似的靜睡着，有時在他腦海紊亂的時候

「目標……棕馬白點……是敵隊長……發放」的響響還在耳鼓裏迴旋着。

所謂組織完備的「軍醫醫院」——破谷師團的二十三野戰隨軍醫院，它不組織，祇有一個院長，這院長是神通廣大，萬能醫師，不論任何一種疾病或創傷都是由院長一手包辦。此外，還有

一個內科助手，一個外科助手，一個配藥，三個看護，這些工作者，全是由本島護士學校和醫科學校強派來華的女學生充任。

中央特派員經過田籐正中施用手術和打了強心劑後，漸漸地清醒過來，他轉側了睡倦了的身軀迴視着室內的佈置，和茶几上擺着那藥瓶的牌子下個分析，他肯定了這是一家敵方醫院，同時更肯定是給敵人俘虜了。

由於頭部的負傷而影響到他神經昏亂，他聯想到療後要給敵人威迫利誘，火拷毒問的情形，一盞殘忍酷辣的刑具，非人道的處置，這却使他有點難耐。

在昏迷中，他輾轉反側地忖度着未來的命運，同時感覺得睡在座上腰魁有點酸痛，雖然傷口在疼痛中，但仍支持着精神吃力地爬起座來，希冀跑到窗前查察這個環境，可是當他轉動的時候，却給人家用手按着。

他驚異地睜開了眼睛，注視着站在身邊的那個老頭子田籐正中教授，和已經升任了看護的小妹妹，他們敏捷地開始替他洗滌傷口，一塊沾潤了藥水的綳帶鋪在他傷口的肌肉上，使他痛苦得馬上呼喊起來，雖然受傷者的呻吟與呼叫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但在小妹妹的心坎中已經是創痛欲絕了。

由於中央特派員發覺了老頭子是田籐，中和看護的是小妹妹的時候，他便肩定了這是磯谷師團的二十三野戰隨軍醫院，而且證實了自己是個受傷的俘虜。

極度悲傷的小妹妹，她那沒法隱藏的不自主的熱淚，一點一點的滴在中央特派員的額沿，

些他臉着一溫棧。

站在小妹妹與田籐正中之另一邊的，一個和他似曾相識的女看護，不過在傷口疼痛的中央特派員，也許記不起曾經在甚麼地方會過面的，在他的麻亂的腦海裏記不清楚了。

「你痛苦嗎？」

這位明媚而慈淑底看護，眼眶嵌着一顆靈活潤華的眼睛，閃閃地注視着中央特派員，雙手緊握着那軟弱而發熱的手，使她不能瞎動，好讓小妹妹和田籐正中爲他洗滌傷口。

田籐正中露出一副很鬱悶而又很就心的眼睛，愁視着小妹妹和中央特派員，很像告訴他倆：「你們不要說話啊！旁邊，她，是軍部派來查探日奸與間諜的密探，危險的！」

她是九州人，一個近乎神祕的日本女間諜，隸屬黑龍會特派駐紮綏谷師團的密諜，專任查探日奸和華方特務的消息與蹤跡的，同時，她是敵陸軍省參謀「南造旗遠」的妹妹，中央特派員認識她的時候，雙方還在軍牢，她叫做「南造雲子」，跟山機櫻子，小妹妹是四兄妹，不過分離了幾個年頭的她，樣子着實是改變得有點教人不大相信。

「雲子！你什麼時候到中國來呢？」中央特派員很吃力地把眼睛睜開來瞧了她，而且荷着沉重的痛楚，呻吟中向南造雲子發問。

「還不，那個時候嗎？我倒忘記了我們的祖國在鬧着什麼嚴重的事件似的，那時候，很像我們的祖國在快要打仗的樣子，難道你痛苦了嗎？我不會忘記我說過的話：祇要我們的祖國能够和平解決，我要再來中國的。誰會想到却會在此時此地相見呢？我回到家裏的時候，又要鬧起嚴重

的婚姻問題，那時你已離開青島，找不着你的消息，後來家裏迫得我簡直沒有辦法，結果就跟哥哥翻了，跑了出來，參加看護組，派來磯谷隨軍戰野醫院，後來……

「不要說了，我聽膩了！」

中央特派員對南造雲子噙嚙得不堪其擾，才吃力地說出這句淘氣的話，中止了她那滔滔的自述，其實她沒精打彩的態度，會影響她那逗人憐愛底慈淑之美的。

小妹妹乘機向南造雲子致以一個勝利的微笑，使南造雲子孤立地滴下她那次藏着的淚珠，噙噙的噙着。

中央特派員這句足使南造雲子難堪的話，說來是多痛快啊！他却忘記了目前的痛苦和危險的處境了。

新的環境，新的遭遇，刺激着他目前的一切，但偶一念到自己的責任和今後的悲劇，他的創口又在高度的發熱，由於過度的發熱，創口又在劇痛中，輾轉地呻吟着。

「好孩子，不要緊呀，靜靜的休息一下吧！」田藤正中還以對他一向的保姆般的態度說，加那滿口「庫口」聲音的日語輕輕地去安慰中央特派員。

小妹妹靜默地呆視着他，深心裏儘管在悲傷中爲他今後打算，其實深入虎穴的他倆，要平安……

……這是一件挺傷腦筋的事。……
南造雲子嘆了一口氣，偷偷地抹淨了淚痕，把那潔白的毛氈子替他蓋着肩膀，還把那剛歪了的布枕移正，體貼地看護着他，使他安靜地休息。

在這場合下，中政特派員要是給南造雲子發覺他是個華方間諜的話，確是最麻煩不過的。可是做了俘虜的中央特派員，還有可能去幻想逃脫之夢嗎？這恐怕在負傷的今日，難以實現的。田藤正中替中央特派員敷了藥後，循例的爲他診脈，有時還不停地用手指作有節奏的敲他胸部的骨節，使他莫明其妙的看着田藤正中那默默不動的怪神態，他聚精會神的町視着老教授，嘴間發出一種描畫不出的微笑。

「雲子，凡上的東西都不用了。」田藤正中像別有所思的吩咐南造雲子把那凡上的藥瓶洗他刀鉗火酒罐等，這些受傷者最討厭的傢伙，跟他一起拿回藥室去，另一方面很像暗視小妹妹在看護他的樣子。

當南造雲子隨着田藤正中跑出院門的時候，她以敵視的眼光，視着小妹妹，露出一副失望而妬忌的態度，似乎在暗罵着小妹妹不該奪了他的老朋友。

病房裏，祇剩下中央特派員和小妹妹，室內的空氣，寂悶得使人恐怖。

遠遠滾來三兩的重砲聲，隔房傷者哀號聲，混雜在難以分析的極危底重傷者的呻吟聲，中央特派員同樣以負傷者的心，憐惜到每一個傷病者。雖然這間是敵人的野戰醫院，而負傷者都是他的敵人，但惻忍之心，總有一絲維繫人類的共鳴之感。

啤酒的騰味，不停地襲擊着他底嗅覺，呼吸是不大舒適的。雲子彈擦傷了中央特派員大腦石側的頭骨，爲了頭部受到嚴重的打擊和震動，說不上幾句話，知覺是含糊，腦筋麻亂了。

環境變得更怕人，他以特異的眼睛注視着在傷感中的小妹妹，一顆熱血薰淘了的壓制不住的心情，快要發了，但每念到身處敵內，又不便妄動，深怕一時的妄動會弄糟了大局，反爲得不償失。

「我們的據點奪回了嗎？」中央特派員鎮定了精神，把這最就念的問題，輕輕的向小妹妹發問。

「成功了！」小妹妹傷感地把聲帶壓低，肯定地向中央特派員點了點頭。

「騎兵隊長炸斃了嗎？」他跟着發出第二個最關心的問題。

「胸部連中三彈，下腿飛去。」

「這是什麼地方？」

「××縣城，也是一個將來必爭之地，日軍退離××據點有一百三十多里，我們的計劃全部成功了，每個同志都奮不顧身的盡了最大的任務。這次打了一次空前仗，磯谷師團全軍消滅。大哥，你答應我吧！」小妹妹說到這裏，呆呆地坐在地上，瞪視着他那頭部的傷口，這確使中央特派員怪難爲情的避開與她視線接觸。

「答應你什麼？」他懷疑地。

「答應我的請求！」

「請求什麼？」

「我請求你千萬不要妄動！國家還用得着我們呢！」小妹妹就心得有些顫抖，不過使她發痛。

苦的。在工作上還要表露出一種愉快的神色，用鎮靜的聲調去安慰他。

「向我軍中央突破的四千名輕騎隊，消滅了嗎？」

「在××坳吃了我們的虧，死在拘上的有一千二百多，負傷的有九百多，這個死傷情形，影響到整隊紊亂，等到進抵我軍腹部十里時，兩側夾擊，把他全軍消滅，一無生還。」小妹妹以最興奮的態度，給予他一個最安慰的微笑。

「敵軍左右兩翼呢？」

「一部殘軍尚在我方包圍中，據一點鐘前敵司令部的消息，這役進攻華軍的，有六個師團，兩個騎兵隊，不過能够回來補充的，祇剩下一聯隊，聯隊長也負傷了。」

「也在這裏嗎？」

「隔壁房間。」

「××坳的同志怎麼呢？」

中央特派員最懷念的就是羅漢生共死的青年好漢，不過他這樣一問，確創傷了小妹妹的心，同時也創傷了自己的心。

小妹妹淚不成聲的伏在她的胸膛上綴立着，她找不出一句比較完滿的能够答覆中央特派員的話。

「難道祇剩了我跟你嗎？」中央特派員更哀傷的追問她。

「恐怕說對了吧！」

遭遇了「支那間諜網」

「那損失太大了，寧願犧牲了我們，也不願意損失了他們呢！」中央特派員嘆了一口氣，肅穆地沉默下來。過了片刻，他繼續說下去：「他們的損失，難道一點的消息都沒有嗎？」

「奪回據點，敵軍六個師團和兩個輕騎隊全被消滅，這是能够補償一切損失的。」

「轟擊敵司令部的同志呢？」中央特派員再不願談着××拘的問題，希望改換另一問題去明察這次的特務敢死隊的作戰成績。

「留守敵軍司令部一帶，把聲兵有五百名，第一組同志爲了必要達成任務的決心，誓不顧身的冒險行事……」

「成功嗎？」

「當然成功，不過……」

「陣亡很多吧！」

「祇有二十一個是轟炸參謀部對最的時候陣亡的，其餘全體被困。」

「給他們俘虜嗎？」

「沒有這回事，被圍困的跟敵兵苦鬥了半天，最後才跟鬼子搏鬥，直至留下最後一顆子彈，壯烈殉國！」

「那要炸燬了司令部嗎？」

「燒光了，一點東西也搶救不出來。」

「實情到底怎樣呢？」

「敵軍的將領死傷查不清楚，不過從田藤正中口裏得來的消息，和留醫的高級官佐的談話中，聞說死了少將三人，兩個是高級參謀，一個是指揮官，另有大佐一人，少佐五人，都危在旦夕，留醫本院。他們都是剛從東京跟土肥原秘密調來主持這個戰局的。」

「土肥原的消息知道嗎？」

「消息十分秘密，聞說被擊中三槍，事後用交通機運回東京，生死不詳。」

「十許敵司令部給我們炸燬後，前進部隊失了聯絡和指揮，才被我軍全部殲滅吧！」

「這當然是我們的同志用血肉換來的主因了。」小妹妹肯定地答。

「前線情形你知道嗎？」中央特派員再牽到另一問題去。

「深入華軍內部而陣亡的磯谷師團，有一萬八千名以上，還有四千名最精銳的所謂「軍中之實」的輕騎隊，沒有在內，被俘虜的總有五萬，還有五千名偽軍，老早給我們疏通了，到了火線才來一個反正，使敵人腹背受敵，殺得片甲不留！」

小妹妹說得太痛快了，眼眶裏蘊藏着的熱淚不由自主地流下來，中央特派員舉起那沉重的手掌，替她抹去這悲喜難分的淚珠。

「我受傷多，你幹了什麼工作？」中央特派員把聲帶更壓低了，改換了另一副較柔和的態度去安慰她。

「我們的同志，爲了要轟擊敵騎兵指揮官和進攻敵司令部，事雖成功，但全體英勇同志壯烈犧牲，敵內情報，祇由我一人負責，現在還可以剩不我們二人，說不定……！」

遭遇了「支那間諜網」

「怎樣呀？」

「一樣難保的！」

「就是死，也算不得什麼一回事，我們隨時隨地都有可能把生命來作孤注一擲的，我們要在中國の間諜史中，我們要在世界的戰爭史裏，創下我們可歌可泣的壯烈痕跡！」

中央特派員深知到目前處境的危險，但仍鼓起精神去謀應付。他們都不怕死，也不懂得死是什麼一回事，祇要死得有代價，便願意去喫苦了。

「大哥，你太興奮了！我們已經對得住責任，對得住國家，也對得住自己！」

小妹妹愉快地向中央特派員微笑着，她坐在床邊把那「診證紀錄表」讀給他聽，使他安心他的傷口在一天一天的痊癒中。

「你們搬到這裏後還有跟司令部通訊？」中特派員以忸度的眼睛去窺探她。

「當敵人退出××地時，我也隨着醫院退却，那時秩序大亂，醫院裏的東西也不能全部帶走，發報機祇有偷藏起來。」

「爲什麼不帶走呢？我們的工作，我們的生命，就是這部發報機呀！」中央特派員以不滿地責備她。

「這點我曾經考慮過的，不過我就心給田籐正中發覺了，連這最後一個人在敵內的情報員，恐怕也不成呀！同時南造雲子很像在懷疑我了。」

「懷疑你？」

「對的，她懷疑我不是日奸就是間諜。」

中央特派員和小妹妹不約而同的視線在緊緊的接觸着，他倆的內心中同樣感覺着，難道南雲子真的要騙我們的鬼嗎？在這問題下，他實在不敢下個判斷，原因是他了解南造雲子的能力，也知道了南造雲子家庭底軍閥系統。她是受過她的哥哥南造旗遠和土肥原底嚴格訓練的，要是真的跟中央特派員開玩笑，確實是傷腦筋呢！他冷靜地沉思着，回想他們過去的深交，八年的關係，却又相信南造雲子不會跟他搗鬼。

「我們的情報斷絕了嗎？」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呀！」

「司令部一定以為我們的敵內敢死隊全體犧牲了。」

「不過我現在得了不少寶貴的情報，可是沒有辦法送回去，這跟我們犧牲掉了，又有什麼分別呢？」小妹妹惋惜地嘆了一口氣。

「田籛正中不會懷疑我們嗎？」

「這可用不着就心，祇怕南造雲子吧！」

「難道他會幫我們的忙嗎？」

「對的！」

「有什麼理由？」中央特派員不大相信的追問。

「當你受傷後，昏倒在山內裏，谷溫次郎把你背到這裏來……」

「這就遇了「支那間諜網」」

「谷溫次郎？」他追憶似的反問：「就是那個覆格羅格的第三小隊長嗎？」

「不錯，他曾經三翻四覆的告訴田藤正中，說你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物，要他小心把你醫治，不要給你偷跑。」

「後來怎樣呢？」

「直到今天早上，谷溫次郎帶來了一位很漂亮的朝鮮小姐來見你，也許知道你太孤寂了，給你一位小姐，做你私人看護吧！」小妹妹別有所思的微笑着，挺不自然的微笑着。

「他們看見我吧！」

「那裏？」

「結果呢？」中央特派員很着急的

「結果？哈哈！」

「快說吧！我要生氣了。」

「結果田藤正中說……說你昨天晚上……」

「怎麼呀？」

「你猜？」

「死掉吧！」中央特派員憤憤的

「多聰明，谷溫次郎就在那位朝鮮小姐跑了，可憐她那失望的神態，却給兩造雲子發覺了，我們做鬼臉去嘲笑她。」小妹妹在回味中覆述着。

中英特派員在冷靜的心情下，他在澈底的反省與迴思中，知道不能久留於敵陣，尤其是這間野戰醫院，雖然田藤正中跟他有多年的師生關係，他深怕南造雲子真的要搗鬼了，會牽累到他和小妹舞龍一起推難的危險。

時光到了中午。

去磯谷師團野戰醫院的看護照例是全體出動了，這是巡房的時間，小妹妹因為忙於工作，祇得離開了中央特派員的房間，跟着田藤正中去診視傷病者。這時候，南造雲子却乘機跑到中央特派員的房間來，蹣跚在床沿的被褥上，探聽着類似熟睡着的中央特派員底動靜。

「糟糕的中央特派員，也僅僅熟睡似的在窺探南造雲子的究竟。」

「我知道你太累了，難道你不可以放開眼睛來，看看我嗎？雖然我們是敵人，可是在我們的中間，根本就沒有什麼恨呀！」南造雲子哀怨地說。

「中央特派員轉側了身體，呆呆地注視着茶几上的花瓶，和那濃豔的鮮花。」

「雲子，過去的一切，算了吧；我現在已經做了軍閥的俘虜，還有什麼話說？你想一想，我們還不算人嗎？而且勢不兩立的。」

「可是我並沒有把你當敵人看待，難道你忘了在東京時候的生活嗎？難道你忘了在青島時候

我們那以美玉的珍貴的往事嗎？」

「——南造雲子高聲參謀的妹妹，是所歸不過的，我明白自己的處境，我——即跟你多談，也沒有多談的必要，乾一點，還是把我槍斃吧！」

「雲子，這支那間諜網」

中央特派員的傷口雖在沉重的痛苦中，但他不需要一個友敵離分的知交來安慰，他很明白的，越是強硬，越是受災，不過軍閥不會這樣便宜他的，就是死，也不會給他痛痛快快的死。

「我請求你還是把我們的敵對行為暫時停止，這是爲了你的傷口和健康呢！」

「我也同樣的請求你，從我們過去的交流中，證明我是不受威迫或引誘的。」

他這段像毒針似的談話刺進南造雲子的深心裏，因爲她對中央特派員的印象太深了，南造雲子祇有絕對讓步。

「這樣你太挖苦我了！」

「誰叫你不把我槍斃？」

中央特派員那顆忠貞孤高的心，冷冷地凍了南造雲子的心，她再提不起勇氣去向他懇勸和解釋了，氣忿忿地伏在他的胸膛上儘管在痛哭。

責任與友情，祖國和知交，我應該回復那過去的醉生夢死的生活嗎？中央特派員雖在冷靜中去檢討自己，但腦子裏却這樣迴想着。

他不管南造雲子對他的態度是怎樣的溫柔，不管是發自她內心還是虛偽的，也不管她的態度是善意的還是施用手段的，他只痛恨着傷口在侵蝕他的舉動，不容許他有任何動作。

「好好的休息吧！安靜一點兒吧！你實在需要休養呢！將來你總有一天要明白我的。」

「明白你？雲子，你不要把我當×子看！難道我現在還要做夢嗎？我明白你是個陸軍省高級參謀的妹妹，土肥原的一頭狗！」中央特派員恨恨的着說，臉上掛上一絲猙獰的樣子，他的眼睛

炯炯發光，像快要掙出火來了。

「這有甚麼關係？反正，我並不是一個出賣友情的人，這點你應該虛心地相信我。」

「誰會相信你！」

「我們不會一輩子都是敵人，祇要你的成見不要太強，你就明白的。戰爭，總有一天要結束的。」

「難道你也討厭戰爭嗎？就是說……你也憎恨軍閥嗎？」

南造雲子給中央特派員這麼一問，她無可答覆的緘默着，同時失望地嘆了一口氣，替他把被蓋上，踴躍地離開了他的房間，她那顆滿受創痕，飽受風霜的心在戰慄着，這在中央特派員的反應下，也是同樣難堪的，其實在青島那段生活，中日尚未打仗的時候，他倆確是一對幸福的相依為命的伴侶。

睡在床上的他，晝夜總難入寢，他追憶着一星期前的情景，在將校集會室出發前的偉大場面，個別談話時的氣概，憶念着這羣同志共死的殉國同志，馬上起了一種傷感的哀悼之心。

小妹妹爲了工作過忙吧，從她惡毒上看來，已經呈現着疲憊的樣子。她輕輕地躍進中央特派員的房間來，生怕驚動了他，她與他最先接觸的，當然是他的傷口，同時令她最關懷的，也是他的傷口。

他睜大了眼睛，像歡迎着她的進來。

「大哥，我剛才跟田藤正中說起來，他說你的傷口如果不變動的話，一星期後便可自由動作的。」

遭遇了「支那間諜網」

。小妹深深吐了一口氣。

「你別緊張？」中央特派員很感動的向她安慰着，其實她在他受傷以後的態度，確是惹人憐憫的。

「不會吧，我們都是硬漢！」

「世界上很多不測的事情，時常要在就心中實現出來，我們還是準備吧！」

「準備什麼？」

「準備偷襲！」

「偷襲？恐怕傷口不容許你吧！」小妹妹從後意中露出一種鬱悶的神態。

「不要緊，也許吃得消的！」

「逗留多一星期，我們就危險多一星期啊！」他更堅決地說。

「那麼什麼時候動程呢？」

她知道中央特派員決定下來的的事情，是不容易改變的，爲了這個原因，她才改換了另一種口吻跟他說話。

「明早！」

「明早？太快吧！」

「難道你的工作來不及嗎？」

「不是這個意思，祇不過是就心你的身體。」

「這不成問題，我們決定明天早上三點鐘動程！」

「大哥，你不要太衝動吧，我也考慮到我們的處境，是應該早點回去的，不過爲了要守候我的責任是多重啊！」

「關於敵司令部對我怎樣處置，這消息你查探過嗎？」

「查過了，不過你在痛苦呻吟中，我們惟有聽天由命！」

「得了什麼消息？大概是叫我歸降軍閥吧！」

「這是出我們意料的，今日土肥原來了一個密令給司令部，由司令部派了一個像少將階級軍人來跟田藤正中說了一個很長的時間。」

「大概的情形知道吧！」

「田藤正中很鬱悶的樣子，大概是請田藤正中快點給你回復精神，用軍部交通機把你送到東京去再說。」

「要是真的把我送到東京去，這不是一切都完了嗎？」

「我就是爲了這個替你着急。」

「手槍還在嗎？」

「不要緊，可以偷取的。」

現在擺在他倆心頭的是一條灰黯的途道，要是這途道也不能通過的話，只有兩個結果，一個是給敵人利用，跟敵人工作，這是不堪設想的。一個是做了敵人的俘虜，還要受敵人的毒刑拷問

，最後是槍殺身亡，這兩個結果，都是一條死路，他倆才把逃走的決心堅決得這麼穩重。逃跑的決心雖決定了，但是怎樣的逃呢？身處敵軍腹地，加以傷痕累累，就是天賜雙翼，也難飛回華軍陣地去。

從大無畏的勇敢中，中央特派員決定了一個冒險的步驟，於是他再跟小妹妹商談下去。

「手榴彈有辦法找來嗎？」

「也有辦法！」

「騎兵馬房」離開這裏有多遠？」

「五十呎突。」

七

第二天早上，天是昏黑的。

晨鷄尚未啼曉的時候，小妹妹已準備一切，靜靜地跑到中央特派員的房間來。

她手攜着一束小東西，裏面都是重要文件，兩枝滿藏子彈的手槍。他小心地替她把這文件和

一枝手槍藏在腰間，同時把一條東洋黑紗包裹着他頭部的白綳帶。

敏捷的動作，襯托着他倆在低談淺說中，他們提綱挈領的把各自得來的情報互相交換着，複

述着，懷記着。

在這萬籟俱寂的環境下，生命的微弱，事件的難測，掩映得這更闕人靜之荒野中是如何地恐

怖而難堪。

遠近閃爍的營燈火光，和險惡車由遠而近，由近而遠的疾駛聲，加上清晨的寒露，冷得使人

戰慄。津浦線一帶的深夜氣候，如處沙漠，如在塞外。

從走廊傳來了步伐聲，像窺探着他倆的舉動，這步伐聲響，重壓着他倆的呼吸，漸漸的移動房門來。

輕輕的敲門聲傳到他們的耳鼓裏，小妹妹左手吃力地扶着中央特派員，右手壓着手槍彈簧，中央特派員把身體掩護着小妹妹，機警地把房門拉開。

一個緊張的場面，跟着房門的張開而展開了。

南造雲子那滿露傷感的臉譜隨着門扇的拉開而擺在眼前，她像洞悉了他倆底行動，才跟蹤到中央特派員的房間來，監視着他倆底行動。

「慢一點，大家不要動！」

小妹妹早有準備，提起手槍對着南造雲子，可是中央特派員却制止着。他倆很了解的，結束了南造雲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過得不償失吧！爲了這欄，中央特派員才制止着小妹妹的動作，免遭不測，他認爲應該用另一個辦法去解決南造雲子的。

他服從了中央特派員的命令，把槍放下來，這種勾心鬥角的緊張情景，使他倆連這最後逗留的短短期間裏，也不能自由呼吸而在小心中把呼吸器靜壓着。

「把手槍交給我！」

中央特派員再命令小妹妹把手槍交給他，泰然地把手槍轉給南造雲子，這舉動是最嚴肅不過的。

「我們用不着多化時間，要解決這個問題，很簡單的有三個辦法，雲子，任你自己去選擇一個吧！」

小妹妹扶着中央特派員坐到牀上，但還還是絕不讓步的針對着這個問題。

「你們既然不諒解我了，叫我還有什麼話說？不過……你們總有一天要明白我的，祇要你們不難過，不後悔。」南道雲子十分悲哀的說，臉上是青白的，聲音是顫抖的，她，確是過度的悲哀啊！

「大哥，要幹，就好好地幹他一個痛快吧！」小妹妹生怕中央特派員一時糊塗起來，特別警惕他。其實這是他的手腕，也是他的慣技。

「好妹妹，你還是年紀輕輕的，在他的傷口和健康來說，是不容許他瞎幹的，我希望你還是等神傷口痊癒了，精神回復了，才再商量吧！」南道雲子委曲求全地勸解着小妹妹，勸解她那種不讓步的態度，對他倆是危險的。

「我們是敵抑或是友，雲子，馬上可以分析得很清楚，要是你盡忠的話，馬上把我倆槍斃，死亦痛快。要是你顧全友道的話，爲了我，你應馬上自殺！假如你真的爲我着想，尙念舊情的話，應該放我倆回去！」

這般嚴肅而冷酷的話，無可談判的局面刺傷了南道雲子的心，當然的，這三個問題，都是挖苦她的，但中央特派員決定下來的事情，是百折不撓的，永不妥協的，即使毀滅，也得從容就義，忠與節，在特務人員的認識下，才是不可委屈的第二生命。

「雲子姊姊，你怎樣決定呀！」小妹妹看着她那猶疑不定的神態，怕耽誤了時間，才進一步去催促她。

在極度的躊躇中，南造雲子毅然決定了。

「好肥，你們小心點跑吧！沿着公路的東南方跑，過了江，在天未發亮前要越過那江邊的森林區，不要忘了！」

南造雲子跟着把手槍還給小妹妹。

這個乾脆而痛快的解決，得到這樣的結果，並不算怎樣的意外，他在事前的估計，南造雲子祇有讓他們逃亡回去，很明白的，在她與他之間尚有一根斬不斷的情絲在緊緊地牽掛着。

南造雲子陪伴着他倆出了後門，熱烈地握着中央特派員的手，她那少女之心，在生離死別的刺激間總有一種兒女之情在纏繞着，她和小妹妹終於發出了一種不滅之哀情，擁抱着啜泣，本來在這界於生死與存亡的絕不兩立的危險環境中，是不容許有任何兒女之情的存在，誰沾染着，誰就是失敗者！

理智強壓了中央特派員，他不願多與南造雲子談話，內心的隱情，就讓它在深心裏埋藏着吧！不過最痛苦的，還要數離愁拋開，故作冷靜的姿態。

「打完仗再會！」南造雲子這句瀟灑贈言，感動了中央特派員，也為她而起了一種悲酸之感，不過他仍在極度的理智中去執行他的任務吧！

聰慧而機警的小妹妹，尙在提心吊膽的叮視着南造雲子，深怕她假情假義的玩弄手段，另

報復行動，手槍仍在緊扣着必要時發放的機制。

他倆慢慢地離開磯谷師團的野戰二十三隨軍醫院，離開了滿眶盈淚逼人憐愛的南造雲子，靜地向着相隔五十呎突的騎兵隊馬房溜過。

高空顫抖着微弱的晨星，快失去光輝了，這顫抖的晨星，成了無敵的冷眼，向他倆冷笑，與他倆妄動。

深夜，巡邏在營四週的軍用警犬，向他倆靜靜地監視着，幸而這些警犬，早給小妹妹弄熟了，還沒有跟他倆找麻煩。

潛進馬房裏，牽出兩匹比他們還高大的軍馬，勇敢地向着東南方的華軍防地絕塵而馳。

也許給敵人的瞭望哨發覺了吧，警號和哨子的聲音紊亂地交鳴着，兵營裏跟着起了一個絕大的騷動。

三兩齣若斷若續的馬槍聲，由稀疏而密集，似乎是向着疾跑中的他倆發射，這遼闊的原野，現在給營燈和探射燈閃爍得有點昏花。

南造雲子倚靠在醫院的後圍門前，芳心欲碎的在替他倆祝福。

「大哥，騎兵隊很像追蹤上來了！」小妹妹高聲說。

「管他幹嗎？」他鎮靜地答。

「我們還是想一個辦法吧，他們一定要趕來上的。」她氣喘喘的說。

「把馬韁提緊一點兒，我們過了橋便改由小道跑，祇要支持一個短時間，他們就沒有胆量跟

蹤來了。」中央特派員抱着絕大的希望去安慰她。

「我們是寡不敵衆的，半點鐘內他們總會趕上來的，大哥，你先跑吧，祇要犧牲了我，祇要我跟他們拚了，你就可以平安回去呢！」小妹妹爲了顧全大局，徵求中央特派員的同意。

「我不容許你這樣子幹！」他以命令的口語高聲着。

「不過我們的情報，是一定要送回去的呀！」

「那麼你先跑吧，把手榴彈給我！」中央特派員慢慢地把馬韁抽歪了，接近小妹妹身邊。

「大哥，你的責任比我重！我要把我的生命換得我的請求，祇要我死了，你便可絕無牽掛的

跑回去。」小妹妹那過於震動而起的顫抖聲音，使中央特派員聽着有點難堪。

「隊裏轟轟烈烈的特務敢死隊，現在祇剩下了他們兩人，中央特派員會忍心眼看着小妹妹爲了他而犧牲嗎？但要保全她的生命，說不定祇有同歸於盡，對他倆、對國家，對這場戰爭，都是無補的。」

「好，由你自己去決定吧，但希望你能够早些回來！」

中央特派員明白了他倆所負的責任，目前的情勢與環境。是無可挽救的，才由小妹妹自己去決定一切。

「大哥，你的責任多重啊！整個特務敢死隊。祇剩了你一人，整條戰線能否得勝，是等和你把消息和地圖帶回去的。千千萬萬苦難的同胞們，在你一人肩膀上，願你平安回去！再見吧！願你平安回去！」

小妹妹悽咽地說，那明亮的眼睛，不停的注視着中央特派員。

轉過山坳，前面是一條勁刀形的分叉路，中央特派員和小妹妹終於要分路了，這分路的交點，也許是他倆永別的起點呢！

中央特派員離開了小妹妹後，奮不顧身的抽歪了馬韁，留下她在應付那批追蹤的敵騎兵，他便快馬加鞭的轉進方面的古道上，橫衝直撞的向前飛奔。

小妹妹目送着中央特派員的影子，在遠遠的山谷徑中消失了，她才緩緩地轉回右邊的公路上繼續前進，吸引着追蹤底敵騎兵的視線，免他們懷疑中央特派員從一條古道逃脫。

他在半小時的疾跑中，轉過高山、森林、古徑、橋樑、無恙的脫離險境，但仍未抵達華軍防地，幸而天還沒有發亮，郊野中是找不着敵軍兵哨的。

遠遠送來了兩響微弱的轟炸聲，刺傷了中央特派員的心坎，他明白了這是小妹妹跟敵騎兵拚命的時候，心胸裏澎湃得連呼吸也不自然，他像失了知覺的停止前進，仰望天際那黯黯的微斜的疎星，這大概是小妹妹殉國的時間吧！多麼偉大！多麼壯烈！精神不死的可歌可泣的特務敢死隊啊！

他像一個麻木了的偶像，但內心還會起了無限的感觸，祇不過爲了責任，不敢過度愴傷，他鎮定了精神，憶念到整個責任還在身上，希望天在未發亮前，能够進抵華軍警戒線。

繼續前進，在急度的疾跑中，他偷度了敵軍的封鎖線，從迂迴崎嶇的古徑中直通往華軍右翼的防地了。

受傷之軀，悲憤之心，這無上的勇敢，實在再難支持這重大的刺激，中央特派員回到防地來極軟的倒在馬下，昏迷了。

八

中央特派員留醫在距離火線不遠的軍醫院中，因為傷口再三的發炎，渡過了四十天的安靜生活。

在四十天無聊而孤寂的生活中，確實使他厭倦了，不過在無聊而孤寂的時候，他回想着那邊可映在眼前的英烈的壯舉，同志們的後身成任捨身取義的偉績，他又像得了一個絕大的慰藉。

派往查探小妹妹蹤跡的情報員，深入敵陣已一個月了，她幽靈的回來同中央特派員報告。

「……失蹤了嗎？是怎樣失蹤的？」中央特派員有點神經錯亂的急急的追問。

「她跟敵騎兵拚命的時候，當擲第二顆手榴彈……」

「這樣就失蹤了嗎？」

「是的，這樣就死掉。」

「屍體呢？」

「同時蹤失。」

「我真不相信一顆手榴彈的力量，炸得連屍體都失蹤！告訴我，失蹤的消息從那裏得來的？」

中央特派員覺得她報告太含糊，才嚴肅地把聲音提高，務求對這件事要得個結果。

「從鄉民口中探來的。」

「支那的諜網」

「不大靠得住吧？」中央特派員更懷疑的加重了語氣，同時有點發氣的樣子。

「靠得住的，我把那個鄉民帶來！」她保證似的複述着。

「你能够保證他不是奸細嗎？」

「當然保證。」

「你跟他有甚麼關係？」

「堂兄妹。」

「你可保證他嗎？」

「負責保證！」

「機谷師團二十三野戰隨軍醫院那個當院長的老頭子怎樣？」

中央特派員對小妹妹的蹤跡找不着結論，祇有暫且擱下來，牽涉到與這問題有關的另一問題

「給敵司令部槍斃了。」她肯定地說。

「聽來的，還是有根據的？」

「有根據的。」

「有什麼根據？」

「有包庇華方間諜王腦的逃敵證據！」

「那位日籍女看護呢？」

「南造雲子嗎？」

「對的。」

「半月前，在敵司令部被拷問。」

「幹嗎要拷問？」

「受最高軍事裁判，聞說參謀部建議要槍斃她，但至……還未證實。」

「也是犯同等罪名嗎？」

「對的，谷溫小隊長證實也倆捕放。」

良心與責任的週旋，友情與敵對的搏鬥，深深的週思，把中央特派員那雄壯之心攪得紊亂欲碎。

傷口漸漸復元了，今天的精神似乎是舒暢些，他很明白，責任與工作尙未結束的現在，是不容許他多事休息與靜養的。

得了主任醫官的允許，今天特准會客了。張自忠將軍和參謀總長吳光濂帶來了很多慰勞禮物送給他，但在慘淡而灰黯的目前，他卻沒有心情去接受這高貴的慰勞禮品，雖然這是最高當局對他的「點崇敬」。

所謂雄霸重洲的榮譽部隊鐵谷師團，在中央特派員領導下這××名英勇敢死隊的努力苦鬥，徹底地消滅了。

津浦線經過幾次的搏鬥後，雙方軍隊對於這線的消耗戰似乎有點各個不同的觀感，「一個月來

遭遇了「支那間諜網」

津浦線的戰事沉寂。

目對着張司令和吳處長的中央特派員，一滴悲酸的英雄熱淚，不自主地滾下來，腦海裏翻滾着的，是全體甘苦與共的死難同志，和小妹妹那天眞苦幹的英姿，嬌媚的前造雲子，慈愛的田藤正中。

窗外隆隆的戰車聲，震撼着他的兩耳，大概雙方又在急度補充，準備快要掀起的第五次大廝殺，××據點第五次爭奪戰！

「最近這裏的軍事情勢怎樣？沉寂了個多月了，也許快要再來一拚吧！」中央特派員覺得這環境太悶了，先向張司令發問。

「像老兄這樣痛快的幹，我們死何足惜，我們是同生共死的同志，既然以身許國，成功就是救國，失敗就是殉國，大概老兄又在替那死難的同志難過吧！」

「他們的殉國，這總是國家的損失呀！」

「那麼你爲他們難過又有甚麼用？目前徐州的形勢已在嚴重關頭，我們的大軍團，早被敵人包圍，這次我們又得合作了。」張司令痛快地一口氣的說。

「怎樣合作呢？外邊的情形我一點也不懂。」中央特派員十分考慮的執心着這個局面，因爲

他懂得張司令是個鐵血將軍，不容易流露那認爲傷腦筋的話的。

「這次由我掩護全軍退却！」

「突破部隊由那位指揮呢？」

「由李宗仁將軍率湯恩伯廖磊兩軍圍攻，另一軍團由孫連仲從蕭縣衝出，掩護後部隊的是我，如果老兄精闢回復的話，又是一個殺敵的好機會了。」

機械重砲隊陸續從運河東岸搬回來，中央特派員深知大戰快在目前。

五月的徐州，悶熱得怕人，烽火的烈燄，已燃燒到滄河一帶，不過外邊那緊張的情形，張將軍不願給他全部明白罷了。

醫院裏忙着準備搬遷，到了中午，敵機像穿梭似的老在翁隆翁隆的巡迴轟炸，這却苦煞了我們笨重砲隊和戰車隊的弟兄。

「我們還是一同行動吧，司令部等候我回去呢！」張司令徵求着中央特派員的意思，希望能够一同轉進，免遭不測。

「好吧，我決定跟司令一致行動。」

傍晚，天上翻起了很濃的大霧，刮起狂風，張司令牽着中央特派員在黝黑的夜色中，跑到河邊，目送全體官兵輜重安全渡過滄河，雖然突擊隊和戰車防禦砲隊在遠遠的距離人搏鬥，但敵人從後面包抄來的四十七和五十三兩師團，有隨時趕上來的可能。

第二天早上，我們的急行軍已越過永蒙公路，張司令佈了一個重機槍陣地，鎮壓住東北的永城和東南蒙城，掩護先頭部和重砲隊的總退却。

四十萬大軍是安全地退出徐州了，中央特派員和張自忠將軍撤至豫東和皖北一帶，完成第一期抗戰的任務。

九

縱面的津浦線，橫面的隴海線，確成了抗戰中的血脈，這條綿長的戰線，在抗戰史中，劃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跡。

爲了徐州給予敵人的消耗使命完成了，我軍奉最高當局命令，退出徐州。

徐州退守後，影響到整條津浦線的局面，從徐州至浦口的南段，已全被敵人控制，我方大軍源源結集在長江沿岸，阻止敵人的強渡，準備給予敵人一個大規模殲滅戰。

中央特派員奉命進抵長江南岸，有一星期多了。他在這一星期中，探悉到很多寶貴的消息，同時得到各方的情報，證實敵人雲集大軍於江北，是準備渡江沿着京滬，滬杭甬線進襲錢塘江的，并且要強渡錢塘江攻陷蕭山做據點，再而直撲紹興、諸暨、蘭谿、會稽、金華。

他更探悉到南造雲子自從給敵參謀部拷問後，毅然的答案了上峯，限一百天內要把中央特派員抓回來，同時得了陸軍省的蔣哥南造族遠的保釋，保證她在一百天內將功贖罪。

南造雲子負着這個侵略的使命，和理想着能够與中央特派員作最後一面的宿願，她不顧一切的沿着津浦線到了浦口，渡過長江。再沿着滬杭甬線轉到錢塘江北岸。

他這絕對秘密的行蹤，也給中央特派員的密探隊探來了，於是他爲了要澈底解決南造雲子，決意先到錢塘江南岸去，應付南造雲子那孤注一擲的大規模的間諜戰。

間諜戰勾心鬥角の間諜戰從隴海線集中到津浦線，現在跟着軍事局轉進行動，移到滬杭甬線來集中在錢塘江北岸。

在杭州灣北岸，江浙交界的松江平原，嘉善，這三角形的華軍游擊區裏，中央特派員奮不顧身的轉往蕭山，從蕭山出靜江，偷過蕪海。

是個月色朦朧的晚上，一葉輕舟，讓兩個舟子努力的划着，等到天將放亮，才划過了這遼闊的江面，終於抵達蕪海的靠岸點了。

陣陣密集的重機關槍聲，向着中央特派員的小舟在掃射，機警的舟子敏捷地豎起了偽府發下的內河航行底的小白旗，岸上敵軍的機關槍陣地，跟着靜息了。

中央特派員發覺他們的危險時期已安然過渡了，他向着那兩位鎮定如常的舟子，發出一個安心的微笑，

他偽裝了一個販賣紙張的商人，在蕪海登岸的時候，兩個忠勇的舟子，還吃力地把紙張一籃籃的背上碼頭去。

蕪海有個游擊通訊站，在中央特派員那聰慧特殊發見下，才知道這兩位舟子是蕪海區的游擊隊，隸屬新編二十師（即獨立四十五旅）的，他是當地土人，對這裏的地勢和敵情是十分清楚的。他抵達蕪海後，更證明了滬杭甬線的敵特務機關主持者是南造雲子，她的總機關設在松江。鼓着無上的勇氣，心裏在縝密地默想，冒險吧！決意深入虎穴較一個高下。

沿着滬杭甬線跑，從蕪海到石峽、嘉興、嘉善、楓涇、而至他的目的地松江。

松江，在他們腦海中，是東方的耶路撒冷，永生的聖地。

這裏遍佈的是屹立在郊野的聖母石像，是筆峯層列的教堂，是中世紀的古橋，是禮拜堂裏的

鐘聲，是聲韻柔揚的讚美詩歌，是風觸針松的音響，這孤高聖潔的場所，如處天堂，如立仙境。這南雲子在這幽美的環境中，深忖着在這一百天中能否抓到中央特派員，這却是一個疑問，即使能够碰着他，會俘虜他而要他受苦嗎？這又是另一個大問題，忠與愛，在她那矛盾的心中，委實決定不下，何況處在這富有詩情畫意的幽美環境中？

她隱居在一座與教堂相鄰的洋房中，園前也有一個聖母的石像，兩個哨兵，在石台的圍週巡邏着，荷着槍桿不停地擰視着，威脅着。

爲了南造雲子戒備森嚴，中央特派員不能隨便動作，祇得留住松江，靜待機會。一個秋涼之夜，他化裝了一個陸軍少佐，瞞過了哨兵，跑到南造雲子的洋房裏。她不大敢相信吧！像在夢中驚醒，狂熱地踰進中央特派員的懷裏。

「你太冒險啊！快點回去吧！」南造雲子似乎回復了常態，促他馬上離開這對他絕對不利的環境，着實的，在這種環境和情勢下，中央特派員是不應該這樣冒險。

「我不能回去，不過，你可以把我當敵人看待呀！」他像開玩笑似的回答南造雲子。

「可是，你不要太——吧！現在不是你跟我對敵的時候呀！」

「我是準備把你當敵人看待的！」

「這又何必呢？」

「雲子，要是我不來，過了一百天，又抓不着我的話，那不是挺麻煩的嗎？」中央特派員

替她打算的體貼入微的說。

「到那兒去？」

「到你的開課網中！」

「雲子，別開玩笑，我不客氣的，你有胆量就來吧！」

「不會令你失望的！」

「好，我歡迎你來！不過請你不要後悔！」

「那麼請你先回去等候我來吧！」

中央特派員和南造雲子有如一對小孩子在開玩笑似的，深夜，他倆在短短的幽會後便又離開

他和他雖然在片刻的歡敘裏，可是個個之間，都是互相諒解的。

雙方都認為在工作上，敵人，在感情上是愛人。

他在南造雲子的開課網中漫遊了一個極有代價的短時間，敵人進攻華軍一切的動態與軍情，

深深印在腦子裏。

匆匆的回抵錢塘江兩岸，他慎重地把自己的特務同志分配着，應付南造雲子率領的特務人員

渡江，要是她真的在自己工作網中，他是不會吝氣和讓步的。

南方特務機關，稱呼中央特派員這名使人心寒胆慄的特務網狀哨，叫做「縱橫五千里」。這

網狀哨，是中央特派員的成功傑作，是我方特務人員佈下的陷阱，一而足成功的，同時給予敵軍千

重大的打擊和損失。

下錢塘江一帶。

敵人在這網狀網中，不知犧牲了多少人力和物力，除了大量的陸軍陣亡或被俘虜外，他那特務機關的人員死亡和失蹤，佔了整個敵特務機關的人數的三分之一的。

夜深了，錢塘江南岸的我軍在開始調動，尤其是新編三十師更忙個不了。江面的敵輕級艦隊，連續地開進蕭山江面，杭州灣一帶，全無敵蹤，我方鎮守鎮海及慈谿一帶的防軍，跟蹤着敵艦行動而轉到上虞百官增援，誰知道却上了敵特務機關的當。

因為南造雲子要率領全部特務人員由金山衛偷渡入甯波，但甯波我軍的部隊組織和佈置都十分緊密，她才跟海軍聯結，把我軍的軍事觀點移進蕭山那邊。她在這朦朧月色的掩護下，由金山衛下了電船，過渡玉盤洋，向南偷進。

中央特派員一去無蹤，司令部的高級官佐和新編給他的同志，都在替他的安全耽心，生怕小妹妹失蹤後，他種沉默寡歡的鬱悶，會跟南造雲子回復那若若縷的已往生活。

天將放亮的時候，回抵錢塘江南岸的中央特派員，縝密地把那批新派來的特工同志分配着，應付南造雲子的渡江，準備向他迎頭痛擊。他更計劃到這次要把南造雲子和她所領導的爪牙一網打盡。

蕭山一帶的錢塘江河面，在這晨曦初試的時候，掀起一次轟烈的重砲戰，明顯的，這是我軍流動砲隊的威力，跟河面的敵長江派遺艦隊鏖戰的偉大場面，三中隊的砲火聲，威風地飛來助

遭遇了「支那軍隊」

戰，把江上的十二艘敵艦，炸得七零八落。

在這在密集的砲火中，聲音傳遍了甯波市，而市面却反常的表現出一派靜謐來。

南造雲子抵達鎮海了。

她穿了一身樸素的中國旗袍，像一個都市中的小學教員，她決定從鎮海轉入寧波，到了寧波再由水道沿着餘姚江過紹興，她這樣的處置，純粹是避免與中央特派員衝突，和瞞住他嚴密情置下的監視圈。

八小時中，由這個網狀網得來可靠的情報，同時更得到敵內情報員的來電，知道敵方大批特務人員在錢壇江偷渡過來，他們偷渡的據點是鎮海，因為這個地方在半年來都給敵艦圍着。

敵人的間諜總站分爲三個：第一站是曹娥，第二站是紹興，第三站是諸暨，這時候，諸暨是浙贛鐵路的最終點，每天有火車通往金華。

金華是貫通浙贛鐵路的軍事重心，南造雲子這週形的佈置，不過是以金華做目標，同時第

戰區長官司令部也認爲這個是軍事上的重鎮，廳長官對金華是另具青眼的。

當時的金華，不愧爲浙江省戰時的心臟，杭州淪陷後，金華已補上了戰時省會的位置，所以蕭山的得失，會影響紹興，關係到金華，而金華的得失，更要影響龍游和衢州，甚至浙東與皖南亦成嚴重問題，雖然南北天目山可以鎮守浙江一週時間，但結果一定失利的，中央特派員深知到這網內對敵人的要點，取血的從上處，鎮海，紹興，曹娥。

行軍的途中，派派員，在第二天中午，他與共產黨同志，安排了一個底計劃，又開演着一齣驚人的成功劇。

五隊軍藝的流浪者，三隊猴子戲，三座木頭戲，兩座大規模的西洋鏡箱的歐洲大戰圖片，這一批陳舊而醜得發瘡的東西，在鎮海的碼頭上，市面裏，街道旁，各個不同方式的嬉笑地鬼聲鬼氣的招引觀眾。

好奇，是敵特務人員最大的缺點，中央特派員利用這缺點向他們進攻，這就由中央特派員主持的特務同志化裝的賣藝者，吸引着一大羣觀眾和愛聽話的人。

中央特派員也化裝混進入叢中，不到三個鐘頭，由於同志們的機警敏捷，把偷渡過來的敵特務員，活活地俘虜了一半，同時在威迫與利誘中，來了兩隻雲子的蹤跡。

爲了鎮海是個類似三不管的灰色地帶，隨時隨地都有敵人進攻的可能，中央特派員馬上揭這批敵特務員押至真波，免給敵人發覺的時候，要傾全力來捕獲。

離開真波差不多里十路的××村，是×××軍的司令部，因爲這裏可以聽到了從官橋飛來的敵機轟炸目標，中央特派員借了司令部做審問敵特務員的地方，

中英特派員和×××軍的軍法處長併坐，兩個法官坐堂審問，還擺着很多使敵人害怕的刑具，這些東西，足使敵特務人員望而生畏。

「叫什麼名字？」

「……搖搖欲倒的俘虜，給兩個衛兵牽到中央特派員面前，軍法處長在例的展覽向他提問，這

「……這了『支那衛兵』」

却使他那恐懼的神色，有如魂飛天外。

「我叫……」

「胡說甚麼！」應聲從軍地補上一句。

「我叫壽田一郎。」

「中國話你說得來嗎？」中央特派員溫柔地向壽田詢問。

「我剛從早稻田大學畢業出來，還沒有做過事情，就被強派來中國了。」壽田僞作模頭模腦的說，但臉上却流露出「一種鬼崇的態度，這當然不會教人相信他的話是對的。」

「這倒我不懂，不過我要你小心的答覆，這次你們一共來了多少人？南造雲子住在那裏？你們的大本營設在什麼地方？要是你胡說八道，請賞心你的腦袋。」中央特派員希望他能夠具體點供出來，免多討苦吃。

「這倒我可不動得！」

「不曉得嗎？」中央特派員微笑地轉向軍法處長打了一個眼色。

「不曉得就槍斃！」軍法處長會意地向壽田厲聲的威嚇他。

「我曉得了！我曉得了！」一種可憐而怕死的怯懦態度，把他軟弱下來了。

「曉得就說呀！」

「我們一共來了一百二十人，分為三隊，第一隊四十八人，南造雲子住在東亞酒店一二二號房內。」

「……」

「你們的木本營呢？」中央特派員追問。

「在鎮海邊的和豐祥倉庫裏。」

「謝謝你，請休息休息吧！」中央特派員高壽兩點了點頭，表示謝意。

兩個衛兵把壽田帶回去後，跟着又傳來了一個神態鎮靜的侍應，他不但沒有半點驚慌的神色，而且咀脣間還掛上一點笑容。

他跑到堂前，向着中央特派員深深地鞠了躬，靜候人家的發問。

「先……叫做……」

「我叫橫一太藏，東京人，今年三十一歲，帝國大學經濟系畢業生，有兩個孩子，一個男子，一個女的。」

橫一太藏神經過敏地連串的把他的履歷和家庭狀況說了出來，這却惹起那兩個衛兵也覺得有趣，其實他只要不死，甚麼東西都願意服從。

「你們這次過江的，一共有多少人！」

「一百二十人。」

「那一位先生指揮呢？」

「南造雲子！」

「她住在那裏？」

「真波酒店一二四號。」

「你們的總機關在那裏。」

「鎮海灘的創豐祥倉庫。」

「你這次給我們俘虜了，有甚麼感想？」

「我們同是一家人，不過軍閥強蠻無理逼我們來幹這非人道的事，我一往居住中國，戰後才

追我回東京，最近派來鎮江，這次萬望先王官長開恩，賜我一命！戰後可回家團敘。」

「你一往往在中國什麼地方？」

「在上海吳淞路開了一間東洋料理食堂，海霧路的市場開了一間兩替屋（找換店），在虹口

住了十幾年，討了太太，生了孩子。」

「先王是個好人，安心住在中國吧！」

「不會槍斃嗎？」

「我說不會就不會的！」

中央特派員深怕南造雲子聞風而遁，他再沒工夫去審問俘虜，從司令部找了一部腳踏車，半

點鐘後轉到襄波去。

襄波酒店是這裏設備最完善的旅館，中央特派員爲着解決南造雲子的問題過於心切，一口氣

的跑上二樓，找着一二四號房間，在輕輕地敲門。

當他在敲門的一刹那，內心湧上了生命、工作、責任、友情這四個問題。敵與我，到了目前

的地步，還能互相容納嗎？

「也許你老早會知道的！」

「啊，進來吧！我的預料，總是對的！」南造雲子並不稀奇的回答他。

本來在中央特派員南造雲子之間，照理是應該決裂的，不過他爲了要知道小妹妹的下落，除了從南造雲子那邊探來，簡直就再沒有其他辦法了。

從過去的關係來說，他倆的心，是沒有一畀沒有鬥爭的，一縷兒女之情，如火如荼的在心裏交纏着。

「雲子，我不是說過預先回來歡迎你嗎？」

「所以我也冒險到鎮江來呀，你不會想到今日的雲子還有這樣的勇氣吧！其實我，何曾願意離開你呢？我曉得，你應該需要我在你旁邊照料你的。」南造雲子這一往情深的對中央特派員的體貼入微的態度，始終沒有改變，這不能壓制的真情，是南造雲子最失敗的地方。

「我很慚愧，我知道你的偉大，我感謝你對我的關懷！我更感謝你在陣前釋放我，我不應該使田藤正中爲了拯救我而被軍閥槍斃！我也不應該讓你爲了釋放我而受軍閥處置！我更不應該在我們祖國的交戰中而一輩子把你當敵人看待！對的，雲子，在工作上，我們衝突太大了，其實是你不兩立的敵人！難道你不可以接納我的請求嗎？」

「你還是痛快一點兒說吧，雲子辦得到的沒有不接納的。」

「就是請你回去！」

「我們的中間，沒有仇，也沒有恨，假如有的話，我不會寧願身受酷刑也不使你吃苦，這一點兒，我是問心無愧的。不過爲了責任，似乎不應該離開中國，我們就在工作中去作戰吧！即使在工作中死去，也是死而無憾！不過我們要明白，在我們之間。根本就不能當敵人看待！八年如一日，我還是一樣的惦念着你，愛護着你的。」

南造雲子輕輕地作了一個深呼吸，滿懷憂怨的在室內踱步。這時，她對雲子說：「假如你還是八年如一日的話，你就應該履行我們的互不侵犯互不攻擊的諾言呀！雲子，你應該接納我的要求，要尊重我的意思！」

「老是請求請求，你到底請求什麼呢？」

「還不是請求你離開中國嗎？」

爲了他倆的意見有點不相同，而中央特派員又這樣強硬，室裏更充滿着一種嚴重的空氣。

「假如我不能夠離開中國呢？」

「爲什麼？」

「因爲我不能離開了你！」

聰明的南造雲子把這將會形成衝突的場面，用這富有煽惑性的話去和緩了，這確使中央特派員

不易答覆的。

「我有點懷疑，雲子，你真的不能夠離開我嗎？」

「難道我要騙你嗎？難道我還要跟你說漂亮話嗎？」

「不過，我是不願意離開你的！」

「那麼我們永不離開好了。」

「可是——」中央特派員有些躊躇了。

「什麼？」

「還有「一個問題！」

「很嚴重的嗎？」

「不大嚴重的，祇要你跟我「一起工作！」

「我不是有我的工作，有我的責任嗎？甯造雲子起了沉重的反感。

「雲子！要是你再不覺悟的話——」

「覺悟什麼？」

「不要替軍閥送死！」

「這不成！」

「那麼我們就要決裂了！」他嚴肅了。

「爲什麼這都洩氣？這并不是我自己的問題，我的苦衷。你是不會瞭解的。」一種哀求的聲

「樣子，從悲傷中湧上她的心頭。

「我能够瞭解你，不過你也要把苦衷告訴我呀！」

「要是我弄糟了，我的哥哥會被槍殺的。」

這「支那的靈魂」

「這樣你只不能够爲我設想嗎？不能够替你自己設想了嗎？」

「我很清楚，其實是矛盾，一方面要盡忠於天皇，一方面要盡節於你，我不會放棄我的責任，只要跟你沒有衝突的，跟你沒有危險的，就是九死一生，赴湯蹈火，我也願爲天皇盡忠，爲皇人盡節！」

「天皇？老實說，天皇並沒有主張你們侵略中國，你的工作，你的思想，絕對是侵略者的行爲，總不會覺悟到這是受了軍閥的利用，爲軍閥而戰，爲軍閥而死，雲子，我替你可惜，也替日本人痛惜！」

中央特派員極力的用真理由南造雲子解釋，希望他能够覺悟過來，共同站在反侵略的陣線中，去賺我們的敵人搏鬥。

「家裏的父母兄弟姊妹都給軍部監視了，萬一我跟你合作了，他們是要同受毒刑的，這毒刑比較頭還可怕，比剖腹更悲哀。」

南造雲子那恐怖而顫抖的聲音瀉出她那悽楚的氣喘，這却觸動了中央特派員的同情心，不過同情祇覺同情，剛才理想到跟她合作之夢，是難於實現的，他趁這機會，希望再向她探得一點消息。

「我離開津浦線後，你跟田藤正中開到那裏去？」

「可憐的，這位慈愛的老醫生，爲了你的逃跑，被司令部槍斃了。」

「小妹美呢？還是眼在醫院出發嗎？」

中央特派員對小妹妹的失蹤，是極爲驚心的，他失去了小妹妹，有如失去了一隻眼睛，一對耳朵，他才着意地把這問題去查探南造雲子，他認爲小妹妹的失蹤，南造雲子要負全責，最少，也得全部明白。

「那天你們跑後，六個騎兵隊追趕你們，可是却給你們的手榴彈炸光了，後來觸動了司令部的惡感，命令騎兵，祇要發覺你就槍斃！另一個消息，已探到你安然回到華軍防地裏。」

「小妹妹到底怎樣呢？」

「你還是不能够忘記她嗎？」

「我爲什麼一定要忘記她？」

「這樣你就忘記我好了！」南造雲子以嫉忌的眼睛凝視着他。

「現在不是忘記不忘記的問題。」

「難道還有旁的問題嗎？」

「有人說，不，是我們得來的消息，說你還在派人跟蹤她。」

「這跟你有什麼關係？」

「雲子，難道你就不能够把她放過嗎？」中央特派員的語氣是漸漸嚴重了。

「我請你不要提出這個問題！」

「可是這個問題我一定要解決的。」

「小妹妹我最恨她，她是我的雙重敵人，我有可能槍斃她。」南造雲子淨淨地回給他一不

客氣的答覆

「要是你這樣強硬……」

「怎樣？」

「扣留你！」

「看你的態度多威風？你用不着討厭我，還是我離開吧！」

雲子，請你尊重我的意思，請你服從我的命令！」

命令？」南造雲子以冷諷的口吻給他反問。

「對的，不准動！不准動！」

「爲甚麼？」

「接納逮捕！」

「逮捕？」

「他覺得奇怪嗎？」

鑽海洋面送來遠近的砲聲，離長江派遺艦隊那嗚嗚的聲就交響着，中央特派員在這環境中，心如刀割，神志昏亂了。

他不顧一切，毅然地發出了命令，南造雲子在這命令下，被捕了。他那時的心，分不出是

是苦，整天仰望高空的流雲在嗚嗚喘息！

忠義氣，兩種矛盾的心情，使他產着着，猶疑着。

當夜，南造雲子被捕的消息，已給敵司令部得到了。廿多艘艦隊掩護陸戰隊在鎮海登陸，打
擊南造雲子，海岸一帶，展開血戰了。

南造雲子給中央特派員押送到×縣第三防線，深藏在××司令部內會客廳。

爲了南造雲子的被捕，鎮海的戰爭日趨緊張，中央特派員祕密地把南造雲子轉押到觀海衛
去。

觀海衛是玉盤洋上一個大沙灘，最前線的指揮部設在這裏，指揮部的高級官員知道這是一件
嚴重案件，祕密地組織了一個臨時軍事法庭，庭內的空氣嚴肅得惹人恐怖。

這個軍事法庭的組織，祇有×司令和三個不同角落調來的大員，兩員不同文字的速記（中文
和日文）此外，還有一個隨從的醫生，此外就是中央特派員和南造雲子。

在中央特派員的引誘中，嚴如鋼鐵的軍法威迫下，南造雲子在幾次的昏暈裏，終於把一切的
證件供出來，直至天亮，她仍侵潤在昏暈狀態中。

審訊的結果，驗明南造雲子是日方特派的軍事審探隊長，判決在明日下午四時三十分祕密
執行槍決。

受了創傷的南造雲子，急喘咻咻地呻吟着，她不時地呼着中央特派員在學校時的名子，像失
了知覺的他，呆立在她那僵臥着的身旁，滴下三兩點憐憫而悽愴底同情之淚。

運過了一支那開羅網」

晨光便潤在朝霞中，兩個看護兵吃力地把南造雲子放在担架床上。扛回地下室去。

司令部裏防禦空襲的地下室，現在却做了南造雲子的臨時拘留所，因為她還有多小時的壽命，司令特派員臉上充滿着傷感的愁容，目送着南造雲子被抬出軍事法庭外，眼眶飽含酸淚。

「你就忍心讓她判決死刑嗎？」一個胖胖的軍法官拍拍中央特派員的肩膀，半似安慰半似查探的向他發問。

「爲了軍法，爲了國家，更爲了我應有的責任，這實在是無可如何的，誰叫她知法犯法呀！」中央特派員并不考慮的回答，可是那惡鬱的神態，總是免不掉的。

「年紀輕輕的老弟，也許你太認真了，也許你太殘忍了！要是你去保證她，等她改變過來，做你一個有力量的助手，我們不是有解決嗎？」司令以同情的說話總托着那位法官的意思去鼓勵他。

「軍法始終是軍法，就是爲了軍法，爲了證明我們無上特務工作者的態度，我不方便這樣子幹！」中央特派員不願這問題牽延下去，嚴正地結束了這個話題。

他獨自踱步在晨光滿罩下的原野中，爲了整晚在審問南造雲子的口供，沒有休息的機會，兩條腿是軟軟的，舉步十分沉重。他深思着，南造雲子底判決，在工作與責任上，他不得不有點榮耀，但在私人的關係來說，他實在慚愧和難堪，不過爲了國家民族，個人的損失是不能計較的了。

他回想着六年前跟南造雲子在青島之濱的那段逗人回味的美麗生活，他更回想到三個月前在津浦線受傷時南造雲子爲他醫治，爲他照料，把他醫救，這一切的一切，在深心裏親自欣賞，這

次對他是忘恩負義，以怨德，但忠節不能兼全，祇得盡忠於職，不敢胡作兒女之夢。

一個神聖的特務工作者，是不會給任何情絲細纏着的，何況中央特派員是個富於理智的特務主管！他懂得南造雲子跟他的關係，總脫不了忠，爲了忠，他才毅然的犧牲了愛。

他太疲憊了，刺激加劇了他的內心，他在踟躕的踟躕中，強記着從南造雲子身上問拷得來的幾個大問題。」

小妹妹從上海已轉到香港呀！

海防不久實行禁運呀！

日法進行封鎖滇越鐵路呀！

南支特務機關設在廣州呀！

香港劃爲日軍南進的間諜站呀！

上面幾個大問題，和敵特務機關的最近動態，小妹妹幹嗎要把消息埋沒？這好奇的念頭，像要推動着他去求結論的。

到香港去找小妹妹吧！擾亂敵人南侵的間諜站吧！深入廣州的敵人特務機關吧！這些類似新發現的見解，促成他一個穩健的新動向。

他回步了，向着司令部的目標跑，晨光洗滌在他那灰白而憂鬱的臉上，似乎得救地表露着一種興奮的樣子。心裏惦念着；到香港去吧！到敵人的新間諜站去吧！

回到司令部裏，壁上的掛鐘快要形成七時半了，他感觸着南造雲子離開死亡的路越走越近，

一種人類的共鳴感；生之歌頌，死之感弔，老是湧在心頭。

還有九個鐘頭南造雲子便要完結了。給良心譴責着，責任纏繞着，中央特派員拿着鑿定的藥劑，慢慢地跑到地下室去。希望在這短短的時期中，南造雲子尚有人寰的九小時裏：能夠向她盡點義務，贖回她爲了祖國而出賣了人倫的罪惡。

超出樹梢矗立着的防空瞭望台，緊緊地發出了亂鐘的警報符號，因爲這裏離開杭州笕橋機場太近了，發覺敵機起航，已經緊急隱匿中，同時這是循例的每天一度的轟炸，司令部裏的人們有點忙煞於躲避的樣子。

三架雙發動機的重轟炸機，像毒辣底後母似的越過錢塘江，沿着海岸線向東南面前進，這飛行的目標，還是觀海衛，慈谿，鎮海這個鼎足地爲奔彈之地。

這洞尼地帶，是我軍流動砲隊底游擊之地，一個月來，敵機每天循例的飛來轟炸，是要炸毀這裏的興登堡戰壕和追蹤流動砲隊。

x司令爲了不放心中央特派員留在這裏，匆匆的跑到地下室裏催促他一起疏散，但心受重創的他，今天出乎意料的拒絕了x司令的好意。

x司令部的長官們，一起乘了轎車疏散了，這個地方，祇剩下中央特派員在照料着南造雲子，和把守洞口的兩挺機關槍的的衛兵監視南造雲子行動底哨守兵。

遠遠地從海面傳來的轟炸機聲，沉重地侵到地下室來，使人的呼吸有點窒息的恐怖。

南造雲子似乎尚在熟睡中，呼吸是十分微弱的，中央特派員匆忙地把藥箱放開，找着硼酸水

紅軍醫者拿了一塊棉花，爲她洗滌那經已在發炎中的灼傷，不停地從她的鼻腔中發出微弱的痛楚呻吟聲。

「雲子！你太累吧！我給你太苦了，你醒來吧！難道你連看我的力量都沒有嗎？」

中央特派員知道南造雲子不會答覆他的，但他在這悲酸慚愧中仍不灰心的在她的弱耳邊以柔弱的語調呼喚着她。

南造雲子確有了感覺的吃力地睜開她那半開半閉的眼睛，似乎怨恨地望了望他，但祇一煞那的，又回復到那睡眠的狀態中，他那了了諷責與慚愧之心，在跳躍着，顫抖着。

「雲子！你到底怎麼樣呀？」他希望在這呼喚裏能引起她發言，最少也得睜開眼睛再瞧瞧他，但結果，很失望的，南造雲子連睜開眼睛的力量都給剝奪，傷痕剝奪了。

十分鐘後，遠的機聲由海灣側翼漸漸移近，似由左翼之陣地向中路炸來的樣子，又似乎從第一線炸來的樣子，強烈的斜陽，從地下室的小洞射進來，光線是刺目的，把南造雲子的臉部掩映着光暗兩面，除了清朗的敵機音響吞噬了空間外，再沒有其他混雜的音響了。

那低飛的機影，不停地擾亂着陽光的射徑，一陣陣從空中掃射下來的機關槍聲，傳進地下室來，中央特派員有點就心似的推動南造雲子。

敵機在俯衝着，低飛着，巡邏着，似乎在我目標似的。

轟隆轟隆的重炸聲震盪了室內的空氣，南造雲子受了重大震動而驚醒了，睜大了那睫毛長長的眼睛，瘋狂的縮進中央特派員的懷裏。

「這還是『支那問諜網』」

神靜雲子的心雖然有點跳動，但聽進他的懷裏時又覺得一種十分舒適的安穩，和一種異性的熱力傳進她的肌膚裏，這六年來失去的溫暖，幸福地從驚險中回復了，雖然她的臉部給他那魁梧的胸膛緊壓着不能呼吸，但她寧願爲這窒息而死也不願離開這而流過不少熱淚的他；富有熱力和引誘性底懷中。

「雲子！你害怕嗎？」

中央特派員還在緊緊地貼着她那驚駭的臉龐，眼睛注視着光線外的高空，柔柔地撫慰着南造雲子的鬢髮。

離機過後又要再來，這次很像在洞口附近下彈的樣子，室裏震動快得要塌下來了，南造雲子更吃力地寬貼他的心房去，雖然她給勇氣佔有了，但她氣力不夠，沒多時便懶洋洋的軟弱下來，在短速地喘着。

「雲子！你愛火還是愛水？」

「爲甚麼你要這樣問我？」南造雲子并不會意的反問他。

「假如你愛火，將來你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我要爲你火葬。假如你愛水，也可以爲你水葬。」

「我不愛火，也不愛水，我祇需要溫暖，換句話說，我沒有打算死！」

「你練習過寫遺囑沒有？」

「寫遺囑嗎？」南造雲子，在才懷疑地仰起頭仰視着中央特派員。

「……」他皺皺着，似乎對這問題是不該直說的。

「難道我要槍斃嗎？」南造雲子發覺了他那皺皺的態更悲哀的，她才替剛才的懷疑而驚詫。

「你也會懷疑嗎？雲子！那麼，也要在懷疑中去打算呀！」

「你說讓我槍斃嗎？」南造雲子尚在滿懷希望中，她認為中央特派員一定能够拯救她。

「誰會這樣狠？」

「那麼你馬上讓我跑吧！」

「我沒有這個權利！」

「你不願幫我忙嗎？」

「我願幫忙你，可是沒有這個權利！」

「難道你忘記我在津浦線放走你的情形嗎？現在你就不能同樣的替我設想嗎？」

南造雲子這般發誓，却使中央特派員無可置答的，他祇覺得心在寒戰中，在這個情下，祇

是愛莫能助呢！

「你忠實點告訴我；你願不願幫忙我？你能不能幫忙我？有沒有力量幫忙我？我祇要明白，

這種種的要求，你答覆我！」南造雲子漸漸地着急起來。

「別忙吧！當然的，我願意幫忙你！也能够幫忙你！更有力量幫忙你！」中央特派員肯定地

答覆她。

「那麼你就放我回去吧！」

「……」

「你不該回去！」

「爲什麼？」

「要是你容納我的幫忙，祇有跟我一起工作！」中央特派員希望南造雲子能夠反省過來，跟他一起工作去打擊軍閥。

「我不能夠爲了自己的解決，就讓父母、兄弟、姊妹，一起遭殃，這算我失敗吧！」南造雲子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很灰心頹下頭去。

「……」他想不到一句能夠安慰她的話，欲言無語的圖畫到誠懇的態度中。

「真的，我甘願失敗了！可是你要明白，我不是失敗在你的工作上，而是失敗在你的身上吧！現在還有什麼話說，我愛我的家人，我愛我們過去的關係，矛盾的，也愛着我的責任，愛着我的工作，要怎樣就怎樣吧！反正也是死，祇要你成功了，沒有危險，我就是死在中國，死在你的手上，也是甘心的！愉快的！」南造雲子從興奮中佔滿了悲壯的成份，那一個國家，那一個民族，祇要是真正獻身於國家的特務工作者，都有同樣的本色！中央特派員也爲她而感動，滴下一點英雄之淚。

南造雲子爲了灼傷的痕跡發炎，屢次懇求中央特派員給她開水，她着實是舌尖也燒得乾透了，沫泡一顆一顆的像楊梅似的凸起，那小小的櫻唇，破開了。

中央特派員接觸了她鼻腔裏噴出的空氣，炙熱的，而且含有酸腥之味，他懂得南造雲子在痛苦中。

苦中。

「雲子！我後悔了，不過你也得原諒我啊！忠與愛，在我們中間，是不能兼全的。」

「可是在我們中間，根本就沒有仇恨呀！我去兼全吧！」

南造雲子吃驚地離開了中央特派員的懷裏，危危地站起來，當她鎮定了神態後，勉強地舉起她那沉重的步伐，向着地下室的徑口跟蹤着陽光跑上，他爲了洞口還有兩個手提機槍的衛士在押着她，當然不忍心連這最後的幾分鐘時光，也爲她剝奪了自由行動了。這樣就憑她跑去呼吸新鮮的空氣。

他匆忙地把藥箱弄妥，追趕上徑口，呆呆地瞧着南造雲子向着通往海灘的古道在疾跑中，同時高揚着一根白手拍，似乎是向那游弋海面的露出雲旗艦（司令艦）在打訊號。

守衛在洞口的兩個衛士，早已給敵機炸得血肉模糊，南造雲子拿着衛士遺下的手提機槍，繼續向那制止牠前進的哨兵掃射。

中央特派員靜視着這個千鈞一髮的場面，忠與愛兩個不可併立的問題，矛盾地交織在心頭，他深深地回憶着剛才跟南造雲子所說的話：

「忠與愛，在我們中間，是不能兼全的。」

「可是在我們中間，根本就沒有仇恨呀！由我去兼全吧！」

他慎重地拿出了自衛手槍，在相隔三十呎突的距離間，命令南造雲子停止前進。

周旋在生死一線的南造雲子，終於不顧一切的違抗命令，繼續向海灘的古道潛逃。在感情與理智的衝突中，他從躊躇而顫抖的遭遇中決定了他的處置。

「好！由你去忠愛兼全吧！」

跟着這句自言自語的話而連續地向她射擊，南造雲子跑不上幾步，倒地了。

中央特派員手足無措地把手槍遺在地上，拚命的跑上前去抱起倒在輾轉掙扎中的南造雲子，她那胸部中兩彈的身軀，還感覺着她的體溫是炙熱的，呼吸是微弱的但她仍是呆視着中央特派員微笑着。

「你恨我嗎？」

「我也明白你的苦衷，這是你應有的處置。就是死在你的手上，也是痛快的，可是我們的中國，本根就沒有仇恨呀！」

南造雲子還是關懷着中央特派員，苦衷的，他們之間沒有仇恨，同時是互相愛護着呢！

「雲子！你忘記我們在青島時候的生活嗎？」

「我永遠不會忘記，可惜現在一切都完了！」

南造雲子的神色漸漸灰白了，中央特派員祇得緊緊的抱着她，他似乎愉快地強作笑容，叮視着南造雲子的臉孔，送她離開這個戰雲漫佈的世界，人類厄運的血肉時代。

海面的出雲號旗艦，很慷慨到了這個寶地，她兇狂地放出了嗚嗚的訊號，指揮着船艦在海上的艦隊，向岸上隨地盲目轟擊。

海軍艦隊在密集的炮火掩護下，電船、快艇、橡皮艇，一起向沙灘駛進，準備登岸後把南

造雲子奪回去似的。其實海面的艦隊，那裏曉得南造雲子中彈而死呢？

我軍的流動部隊，沿江的機關槍網，跟那向前突擊的、遊於浮陸的電船、快艇、橡皮艇、和圍集着往來的艦隊排鬥，掀起一個很隆重的海陸大圍戰。

十一

南造雲子被槍殺身亡後，中央特派員覺得錢塘江給他的刺激太深了，整個性情和態度，改變得着實使人不敢相信。

一個勇於工作，富於感情的天才特務工作者，整天鬱鬱不樂，多愁善感，兩顆時常都蘊藏着淚腺的眼眶，高闊的天空，迷糊中，如南造雲子在雲際間向他招手。他認為南造雲子之死，他是應該負責的。加以小妹妹的失蹤，一點消息也沒有，良心裏，受着強烈底譴責，這兩根朝夕中牽掛着的柔絲緊緊地縛束着他底憶念，縛束着他底工作，使他靜息着，使他噤着。

全部工作。似乎停頓了，整天悶在司令部裏愁思。當局爲了他剛才在津浦線建下功勳，同時身受傷痛之後，也任由他休養，但另一方面，却又爲他所負之工作就心，爲他前途可惜，這一線的特務工作同志們，失了領導工作停了下來。

感情，有時候却能掩蔽了理智，但祇像一場下一朵淡薄流雲，雲過了，大地仍是光輝。中央特派員畢竟是個百折不撓的領導者，雖然心裏是遍受創傷，但終有一天會全愈的，過了一個短時期後，那勇敢、堅韌、硬幹的態度，又重新滋長起來，回復常態。

經過一個短期的靜養後，中央特派員那顆枯萎之心，似乎得到了甘露的滋潤，又回復了天真活潑的態度。

一個明媚皎潔的月色下，他接時地把電報機收發着，這是最機密的與××區隊內密報台互通消息的時候。

他沒精打采地翻譯剛才收來的電碼，微笑地喃喃自語的在付憶：

「小妹妹尙在人室？啊！靠得住嗎？」

電文給他迅速地繼續譯出來：

「小妹妹行蹤，已有詳確訊息，爲保機密，現派第×號面陳一切，約二天後，可抵台前。」

第三天下午，暮色迷離之際，從×地派來的第×號密探員找着了中央特派員報告這般機密的消息。

「……安南那邊鬧着禁運，小妹妹在一星期前，在上海轉到海防去！」

「她祇有一個人嗎？」

「祇有一個人！這行蹤似乎是絕對祕密的，就是重慶當局，也不明白她的行蹤。」

「她坐飛機的還坐輪船的？」

「她坐胡佛號郵船去的。」

「你曉得她到那邊去幹嗎呀？」

「不曉得！」

「她在那邊有工作嗎？」

「沒有，似乎是過路的。」

「她打算到那兒去呢？」

「在她行程看來，似乎是到重慶去，可是在海防已經逗留了十多天了。」

「我們有人保護她嗎？」

「這些消息就是那個秘密保護她的密探拍回來的，聽說她近來很悲哀。」

「工作全部停頓嗎？」

「停頓吧！」

「那麼她還留海防幹甚麼？」

「一方面是過境，一方面是養病。」

「養病？她病了嗎？」

這密探知道自己失言了，他是不應該告訴中央特派員關於小妹妹有病的消息的。

「好，謝謝你，回去要繼續把消息告訴我。」中央特派員發覺了小妹妹留醫在越南，一層陰苦悶，重重的壓在心頭。

他疲憊地把那位密探送走後，疲倦地把門關上，翻開了袖珍地圖，並檢視着工作大事紀。今日的越南，正是嚴重地鬧着「禁運」風潮，當然，這並不是安南本身問題，而是軟弱無能底法國

遭遇了「支那間諜網」

對保護長江象徵，他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爲了再度表現他底工作雄姿，爲了發揚中國特工人員偉大的事績，同時更因爲照料小妹妹健康起見，他已決定把重任重新負上。到海防去吧！找小妹妹去吧！這迫不及待的慾求推動他，決了他的行動。

饒塘南岸近來也寧靜了，除了偶爾的砲戰外，一切都在安息中。

中央特派員是不慣延留在這死寂之空氣中的，他馬上去電請示最高當局，給他轉移工作環境，把他調往越南，應付那邊的禁運問題和敵軍事考察團。

當局爲了珍惜他的天才和屢次建功，允許了他底請求。

他過齊波出鎮海，這當日與南造雲子互相角鬥的場所，一點沒有改變，可是爲了工作，南造雲子是犧牲了，一顆悵惘之心，回憶當日情景，使他在英勇之步伐下感覺着虛浮和疲倦，他不願在鎮海多事流連，趕着趁太古公司的內河輪船，到達相別兩年的上海去。

上海給他的刺激也很深，同時那裏滿滿敵方特務人員和浪人，他祇有隱居在南京路口炸後重新修築的英商皇宮酒店裏，守候着開往香港或海防的船期。

一個晴空萬里之夜，月亮掛在高空，給一抹輕綃般的微雲襯托着，月色水光掩映着，中央特派員乘着的船駛進了港口，安然抵達海防了。

酬醉的歌聲，柔膩的舞影，充塞在每一個角落，在這歌聲舞影下的公子歌兒，誰會知道這裏

已危機四伏，侵略者早已虎視眈眈的張開了貪婪的血口，準備把如香噠！

中央特派員祕密地抵達海防，會見了駐紮當地的華方特務同志，在他小心的查探下，從那位

侍務主持人的談話中，知道小妹妹在兩天前仍是留醫××海濱療養院，在留醫期中。謝絕一切客人，直至前天才離開越南，聞說沿着滇越鐵路轉入昆明，在昆明會見××後再入重慶請示今後工作。

他在這個充滿了腥羶氣味底殖民地裏，做了一番澈底查探的工作後，匆匆的沿着滇越鐵路轉入昆明。

當局派了專人去招待他，使他十分感激。回到大後方來。確是另有一番新好生活。

飽受刺激的小妹妹，對一切都灰了心，隱居在大潑水河的一幢洋房中，整天鬱悶地守在寓所裏。

中央特派員花了不少的精神才跟蹤到大潑水河的洋房中，與相隔數月的小妹妹重逢了。

她像在夢中的熱烈地撲進中央特派員的懷裏，喜極若狂地亂哭亂噴，熱淚迸流。

他倆的心在微妙地跳躍着，一種禁不住的熱力，在他倆之間傳遞了。

「自從你失蹤後，我們都替你揪心呢！」

「你們就算我死掉吧！」

「這點你錯了，生死事小，工作事大，小妹妹，你爲甚麼不把消息通知我呢？」中央特派員撫摸着她那軟柔柔的髮髮，在埋怨她。

「大哥，我們還是離開吧！」

小妹妹把這句話說出後，中央特派員莫名其妙地摸不着頭腦，不過這一定有很多曲折的隱情

在裏頭的。

「你安靜一點罷，我是來看你的病的！」

「這病確已病下去了！」

「爲什麼要這樣子說？真使我不解。」

「我知道，你今天的大哥，我當然不需要了解的，祇要南造雲子了解你就得了。」小妹妹以妬忌的眼光注視着他的，幾個月來，她懷着一口難以吐露的鬱悶之氣，小妹妹很舒服地像丟一根草棍似的，但在中央特派員聽來，却好氣又是好笑。

「南！造！雲！子！她已經死了！」

「死了嗎？誰殺死他？」小妹妹出乎意料的追問。

「我。」

中央特派員躊躇了片刻才傷感地說出來，南造雲子之死，他本來不願給小妹妹知道，怕這悲慘的事情會更使她難堪，不過在小心的分析，她目前的灰心和悲哀，純粹是爲了對南造雲子的懷疑，她認爲中央特派員跟南造雲子的有曖昧行動，其實中央特派員決不會這樣子隱瞞的。南造雲子之死，在中央特派員看來是一件痛心的事，但在小妹妹却是一個痛快的消息，贊成他這適當的處置。

「不要再提起她了！在天津，那天早上的逃走，結果你怎樣脫險呢？」

中央特派員把那幾個月來需要明白的問題，急於要求個明白，也好藉此轉換了話題。

「從不跑掉那個時候起，還怕敵騎兵發覺你的行蹤，所以我沿着公路拼命地繼續向前跑。引誘者追蹤的敵人，大概支持了半點鐘的光景，敵騎兵終歸趕上來了，同時向着上空和左右連續地放槍放炮，制止我的前進，他們以為一定把我擒了。」小妹那緊張的神氣十分興奮，從這興奮中停止了她的說話，待呼吸回復了正常後，她才繼續說下去：「當時我提起了手槍，準備他們真的要俘虜我的時候，跟他們拚了就算，不過後來我再三的思想，我的生命還是有希望的，就拿出了手榴彈，把保險制緊了……」

「通通給你炸光嗎？」

「沒有這樣快呢！」

「後來怎樣逃走？」

「當我停下的時候，他們看見我是個女孩子……」

「就把你釋放嗎？」

「不，那有這樣便宜？告訴你，敵騎兵認識我是鐵谷師團隨軍醫院的看護，那時候……」

「怎麼呢？」

「我佯作恐懼的倒在馬下，他們一起發出曖昧的笑聲，爭先恐後的跑下馬來。在這個他們不提防的時候，我把手榴彈向他們擲去！」

「成功嗎？」

「如果不成功，怎樣可以在這裏跟你會面，不過他們六個人，祇死掉三個，一個重傷輾轉地

遭遇了「支那間諜網」

上，兩個棄馬而逃，我跟著第二個手溜邊擲去，又死一個，剩下的一個我用手槍射中他的！」

「好一個民族女英雄！」

「可是我的心跟著這個情景也就破碎了。」

小妹妹說到這裏，愁雲壓上眉梢，淚欲哭了。

爲什麼這樣難過？這樣對你的健康是很有礙的，告訴我誰欺負了你？」

「我滿以爲敵騎兵給我炸死了，就可以撥轉馬頭趕上你，跟你一起到華軍陣地去的，可是兩道雲子已經單人匹馬的趕上來，把手提機關槍對着我，本來我打算跟她一拚的，不過手槍已沒有子彈了。」

「那樣你怎樣應付她？」

「她高聲叫我不要放槍，有話跟我商量，我沒有辦法，祇好服從。」

「後來跟你商量些什麼呢？」

「她硬要我說出你消息，我說你老早跑了，她才要求我跟她一道回去，我當然不會這樣子

應幹的，結果，我眞不曉得怎樣會答應了她，跟她回去！」

「這是什麼玩意兒？」

「她要求我，祇要我不再跟你會面，是可以釋放我的。」

「這樣你就答應她嗎？」

「不過你也得原諒我呀！這佈辦法，簡直沒有其他解決的辦法了。」

「奇怪你一點的消息也不給我，我以為……」

「以為我死掉吧！不過我也以為你……」

「什麼？」

「跟南邊雲子結婚了，也許到東京波密另去了！哈哈！」

他倆相對着祇作一個會心的微笑，這嫣然一笑，是挺神祕的隱秘以把他倆幾個月來別後之酸

苦一起洗掉。

「總算我對不起你吧！後來你怎樣離開津浦線呢？」

「說起來，很像一篇狐女飄零記，那時候爲了要實踐南邊雲子的條約，她給我僱裝一個鄉姑

娘，還給我一張軍用通行證，最終地點是上海，這樣才能够離開津浦線，本來我怨恨透她的，可

是她的義氣却感動了我，當我離開她的時候，還送我兩千塊錢的旅費。」

「小妹妹，現在不是我們詳談的時候，越南方面的工作特別嚴重，我們要馬上趕到陪都去請

示工作方針，那邊的禁運空氣十分嚴重，情勢萬分緊張，這是我們工作的對象，我們要小心點去

應付吧！」

中央特派員又回復到緊張的工作態度，小妹妹却認爲應該靜待國際情勢的轉變，無論如何

不該單獨行動的。

「大哥，這是一等國際的複雜問題，我以為要等候東京的軍事考察團來越南的時候，給他們

一個相當時打擊，才是澈底的辦法。」

「遭遇了「支那間諜網」

遭過了「夫那爾謀案」

九四

「就算是等候那考察團來，我們也要做準備的工作呀！」
「忙什麼？告訴我，田藤正中現在的消息怎樣？」
「小妹妹老是追問着津浦線那邊的情形，把目前禁運的大問題擱下了。」

「給派遣軍司令部槍斃了。」

「有什麼理由槍斃他呢？」

「說他包庇華方間諜主腦。」

「大概是……」

「是谷澤隊長搗鬼。」

田藤正中爲了他倆而給吞開槍，這確是最殘忍的事。這世界上，在暴力壓迫下的主持公道者才在危險或吃虧的人物，更何況田藤正中是一個慈愛的被強迫徵調而來的老教役呢！

不過他這樣的犧牲，還可以向世界上呼吸着自由空氣的人們去微笑的，因爲他在間接扶助中國去打倒軍閥，這是偉大的，他倆墮了在內心感激外，還在默禱中去爲他祝福。小妹妹跟着追問下去。

「我跑了以後，關於雲子的消息你查探過嗎？」
「也受牽累，她經過幾次毒刑的拷問後，要她供出我們的消息和關係，但她始終堅守不說，後來由他的哥哥保釋，跟她一百天內要把我抓回去。」

「一百天？不是老早過去嗎？」

「她冒險跑跟海來追蹤我，結果，給我槍斃了。」

「殘忍的，這又爲什麼呢？」

「戰爭就是最殘忍的事，誰叫她要做我的敵人？」

「可你始終是愛你的，雖然她愛你的程度比不上飛機子，也不該槍斃她呀！」

「老是不該不該，要是把自己的工作丟了，把自己的性命也丟了，這才是活該呢！」

日薄西山的時候，小妹妹得到一個從××台拍來的電報：

「負有滇越路禁運任務之日本軍事考察團，昨離東京，首途赴越，約×日可抵海防。」

小妹妹把這電報轉給中央特派員後，在他這裏的攻勢中，決定跟小妹妹即晚乘機飛往海防，再乘原機飛回海防或河內，聽付東京派來的負有阻礙作用的日本軍事考察團。

他倆抵達重慶已是深夜了。陪都燈光，在高空俯瞰是萬丈光芒的，千萬盞掩映着市面底強烈燈光，重重疊疊，交相輝映，他倆感覺得大戰中的陪都，確實有點逗人迷愛。

中央特派員和小妹妹乘搭航空公司的小包車趕赴離開機場××里的××公館中，遇見他倆最信任的主管。

主管官深悉他倆的機警敏捷和工作效能是最難得的人才，早有把他倆調往越南及有疆連底殖民地去的意恩，現在委方進行交涉，要求法方在安南境內禁止一切物資軍火運入中國，假如法方跟倭方妥協的話，這足以影響中國一部物資底投濟的，同時儲藏於越南尚未全部運入內地的必需品，更是使人就念。當局對這禁運問題，已經在提心吊膽的去應付了，現在中央特派員和他倆得意的助手，一齊回來請示，這是最好不過的機會。

兩太平洋的國際情勢是急轉直下的，而中國的特務工作者，也得重新去組織和分配，當然中央特派員給當局的認識，有如國變，從他過去在工作上給人的印象，是令人羨仰之極的。

「在華中一帶的工作有困難嗎？有缺憾嗎？有必要改善的地方嗎？」主管一口氣的像考察似的向中央特派員發問，因為他知道了華中方面的成績，就是中央特派員從出生入死中換得來的成績，向他這樣的發問，當然是最適當了。

「這點很難說，其實這問題是太大了。」

「從經驗給我們的教訓，青年的特工同志，很容易給異性之愛束縛着的，不管在同志間，也許是針對着工作對面的敵人，要是施用愛的買賣來做工作的估價，還是很危險的，也許很容易虧本的，像南造雲子，誰都知道她是個後起之秀，她和山機櫻子稻田芳子都是土肥原在侵略中國中的功臣，可是在工作上，就是爲了愛的買賣，才失敗在你的手上，這也是日本女間諜失敗的地方，換句話說，要不是南造雲子失敗，就是你失敗了。你最偉大的地方，就是你親手槍斃了南造雲子。本來那個時候很多同志都懷疑你，甚至不諒解你，響報你跟南造雲子的關係太深了，恐怕影響大局。不過我對你的信任是不會動搖的，同時，我也不希望任何一個同志有動搖的思想。在抗戰中，中國的新命脈就是展現在我們的特務工作上，用我們的新力量去打擊敵人的特務機關，抗戰中的間諜光榮，還是留給你們繼續去補充吧！」

主管長官半鼓勵半訓示地說，他那種苦口婆心的誠懇態度，確使中央特派員和小妹妹爲之感動了。

「越南方面的工作會比華中複雜得多，海防是交趾半島上一個最危險的地點。那裏是國際間
越東方面的競技場，各國的危險人物和危險工作者，都喜歡聚集在那裏，那裏的中國人，法國人
，日本人，英國人，馬來亞人，猶太人，都喜歡在那裏週旋，假如海防方面的工作能够展開了，
那怕南太平洋會給日本特務機關在獨逞英雄？祇要在海防起了作用，就可以跟日本特務機關來個
決鬥，不敵人在華南置的組織範圍特別龐大，福建、廣東、廣西、瓊崖、台灣、香港、澳門、
廣州灣、一起包括在內，同時敵人的特務機關大本營已經從台南遷到廣州，簡直是向我們挑戰，
所以今日的廣州，我們當然要深入裏面去，不過要心小胆大，才可以有絕對勝利的把握。」
根據主官這段話，是鼓勵中央特派員和小姊妹深入廣州去的，當局很明白，要消滅敵人在
華南發動的大規模的間諜戰，首先要瓦解廣州的特務機關大本營。

敵人的特務機關是以女間諜最出色的，從川島芳子老了的現在，它那吃力的工作，都歸到
南造雲子，山崎櫻子和稻田芳子，所謂敵特務機關裏的「三姊妹」的身上。

他們都是繼川島芳子之後訓練成功的間諜，現在南造雲子在錢塘江給中特派員搶奪了，他們
的三姊妹變為兩姊妹了，可是這幾年紀和經驗都比南造雲子大一點，老到一點，她們抱着絕大
的信心，要跟中央特派員決鬥，為南造雲子報仇。

主官官顧慮到這一點，略思片刻後才對中央特派員說：

「南造雲子跟你，同樣的，你跟山崎櫻子和稻田芳子都有密切的關係和歷史，也許跟山崎櫻
子和稻田芳子比南造雲子更深。不過我希望你爲了整個中國的抗戰前途着想，爲了整個特工展開

着想，就應該把沐那勇敢果斷，機警智慧的態度永遠保持着，特工的勝利，就是中國抗戰的勝利，換句話說，即使敵人把山機樓子和稻田芳子調到安南、香港、廣州一帶來跟我們不顧一切的拚，我相信你足夠應付的，同時我也深信到山機樓子跟稻田芳子未來的命運，是跟雨造雲子沒有兩樣的。不過，時時刻刻還是要緊記着我們的信條，在同志間是不談戀的！」

主管這段談話，有如慈母撫教愛子的叮囑，溫柔而又體貼，中央特派員早已知道，戰事一天未得到最後的勝利，這連續的悲劇始終是滾下去的，他并不怕表演悲劇，更不怕自己是個悲劇的主角，同時也不會推卸這悲劇底艱苦的工作，如今後更繁重的任務。他祇覺得孤軍挺進，深入敵人的間諜網中，力量當然單薄，在他這縝密的靜思下，轉視着他得意的助手小妹妹發出一種安慰的微笑。

第二天早上，主管親自用汽車送他倆到××機場去，把新的任務交給他倆肩上，跟着以預祝勝利的微笑老在叮視着他倆。

今早的機場集滿了×××架的戰鬥機羣。辦公廳那邊的禮堂前面，站着不少高官紳士，和穿着華麗服飾的太太小姐們，這多數是重慶的官長大員底家眷，有自用汽車送來送往，聽說同乘這班客機飛往海防的人物，有中央要員×××將領同行，中央特派員以間諜工作的眼光去分析這個場面，要是給敵方特務機關發覺，這個安全問題是很難替歐亞機和乘客們去保證的。

機場辦事處那位彪形不倦的招待員，再度催促乘客上機了，中央特派員和小妹妹緊緊地盤着主管那雙纖纖的手。

發動機在怒吼着，它殘忍地把送行者那高呼着「再見」之聲音吞了。只留下這批被遺棄者那
剩以最後的笑容。

在重慶高空兜了兩個圈子，旅行者像失了方向似的，迷離中，他們給歐亞航空公司這龐然大
物攔到高空，攔阻重慶。

機抵昆明上空，討厭的昆明城把機身吸引下去，安全地在x x機場下降了，走出了四位像紳
士似的乘客，跟着也跑上四位佔着這遺下的座位，駕駛員在機頭不知幹着甚麼工作。不時的發出一
種金屬相擊聲，大概在這空虛的機場中，停留了十五分鐘的光景，三兩送行者的親屬，也同樣
給他們捨棄了。

離開昆明上空，延綿萬里的高山峻嶺，都給我們越過了，將抵老該邊境（滇越邊界）的時候，
駕駛員遠遠地眺視着遠方，同時把遠處那目的地的指示給另一個駕駛員看。且靜靜的窺視着這航
心的東西。

「你看，在邊兩架。」

「對，右邊三架。」

「也許本好了，他們很像用我們包圍的樣子！」

「笨蛋！這怎麼日本飛機也！」

「難道從那邊來的，還是中央飛機嗎？你看他們的態勢，就可以證明它不是中央飛機了。」

「兩上那一位乘客，也許他們是大商賈，驚駭得面露紫青的顏色，儘管在顛抖，在嗚促不安，牙齒竟發出由顫音而生的聲音。」

「諸位怎麼定意？」駕駛員爲了責任太重，全家的生命財產在他個人的掌握中。他向乘客們坐來一個徵示，大概總算合理的。

「這是個頭吧！」

「回頭一行，鬼子飛機一定要趕上來的。」

「我們要拚命的飛出中國境界，也許得救吧！」

「管他幹嗎？我們飛我們的，小心點隨機應變，各安天命吧！」

這連串的綜錯問題，把駕駛員的頭腦攪得十分紊亂，何去何從？他們總想不出一個適當的處置辦法。

「我們祇有鎮靜應付，把機體儘量低降，即使敵機向我們包圍突擊，也沒有機會給機體攔截射的機會。」中央特派員從這綜錯的問題中提出一個適中的動向，乘客們以感激的眼光投射着他，像得救似的安心着。

「繼續向南飛嗎？」駕駛員慎重地再補問一句。

「對的。」

分散兩隊的敵機逐漸，向客機分散了，成爲一果梅花形的包圍狀，爲了敵機的飛行速率是比客機更爲快捷，幾分鐘後，客機已給這五架敵機前後左右的迂迴着掃射，那密集的敵機發出的

機艙裏，驚醒了機中旅客，有些已經昏倒了，這怕人的危機，駕駛員和中央特派員也向在中心中。

駕駛員始終在沉着應付，兇狠的敵機繼續從機艙窗口噴出火舌，聰敏的駕駛員把機艙離了山巒地帶，像開玩笑似的把機艙急降離，乘客們以為中彈，狂呼中又昏了兩位。

高度表已降至五百尺的上空，但討厭的敵機仍是留戀着歐亞機，停在攝影這緊張的千均一髮的場面。

爲了機體是低降了，同時已轉入法屬領空，狼毒的敵機才疲倦地放棄了他們。

歐亞客機在××機場降下，把這一批驚魂未定的旅客吐出來。機翼和機身的尾部留着不少彈痕。乘客們吐了一口自慰的安然脫險之氣，微笑着用食指插進那中彈的洞裏，像去慰問這座浮物似的。

十二

在西半球以戰敗國自居的「粉腿國家」，連她的遠東殖民地也給聖母遺棄了，它像一個私生子似的被拋棄在命途多舛的南太平洋裏，爲了第一「丟臉」起見，祇有跟倭方來個所謂「善意妥協」，多麼的恥辱！

中央特派員和小妹妹抵港海防後，在海邊的××酒店中會見了我們的大員×××先生，共同商議交付這個緊要關頭，可惜中央特派員來得太遲了，本國代表正在進行第×次的會議，雖然這

遭遇了「支那的騷擾」。

會議並不一定有結果，可是這問題終歸是對中國不利的。

×國對倭讓步後，由東京派來××中將領隊的所謂軍事考察團，在海防開始活動了。中日雙方特務人員，針鋒相對的在搏鬥着。

這時候，敵方駐越的特務機關是直屬「南支區」的一個單位，由於中央特派員的工作努力，查探了波勒瓦特那邊的一座花園住宅，和德來孟梭街的海軍工作隊，這兩個秘密機關，是由土肥原負責上責任，實際由山崎櫻子專責領導的所謂「神經工作隊」。

這個「神經工作隊」的任務和工作目標，是密查一切關於我方儲藏××和××與××等的工場、商店、堆棧、躉船的地址、名稱、品類、總數、總值、是否危險性等的表冊，以便敵考察團向×方交涉的時候，來個強蠻的不近情理所謂「沒收」或「移交」。

在二十四小時經過兩次簽訂的×條談判後，越南真的開始禁運了。

我國×××之精銳軍團，開到越邊境，以一萬五千部的重量運輸車在短程的公路裏實行「武裝護運」，同時中、特派員領導下的工作，更是複雜緊張，一方面要應付敵人得來我方儲藏庫的消息，另一方面更要把這消息的實物秘密偷運或轉移，務使敵人無法詳細統計和真實查探。

中央特派員跟小妹妹在這次再度的合作中，他倆深知這次的工作和責任，是比以前任何一次來得緊張而繁重，所以他倆所負的使命，也是比任何一次都重要。

爲了要徹底解決這件艱鉅的工作，中央特派員跟當地各方有識的主持人，商議了一個具體的佈置，和決定今後工作的動向。

「……復明白的，××政府受了××當局的主使，現在實行禁運。換句話說，就是要求××政府封鎖滇越鐵路，任何物資不容許在這裏通過。本來通與不通，禁與不禁，還是另外一個問題；現在事實上已經不通了，我們的任務，不是要把它打通，因為已經不是時候，所以我們擺在目前的責任，而是怎樣把尚未內運的物資收攏起來，怎樣隨着敵人分會發覺，和怎樣用我們的力量去禁運？這一個問題？是我們急待解決的，也是我們與這同歸的工作目標！」中央特派員把他所急需解決的問題，提綱挈領的說了出來，做了這會議中的開場白。

「這三個問題我們可以同時解決，解決的辦法就是用語言攻勢，這是可以轉移敵人視線，同時在滇越境界，我們以武裝便衣隊實行搶運！」一個穩重的中央大員替中央特派員的開場白下結論。

「語言攻勢也得劃一，我們馬上決定吧！」中央特派員乘機補上一個具體的辦法。

「華軍五師團機械部隊武裝護運！」

「實行轟擊敵考察團！」

「假如禁運，我軍先佔據海防！」

「海防有一萬五千名華軍便衣隊，河內也有一萬二千名，準備與當地軍警搏鬥，武力搶運！」

連連串的語言大潮定出了後，一位沉默寡言的青年很客氣的站起來說：

「我以爲第一個步驟，還是使東京派來的考察團滾回去！」

「這過了」支那問題網

「當然，剛才特派員所說的三個問題，都是應付考察團用的。」那位穩重的中央大員也很客氣的向他解釋。他聽了，還是長久不說話，只把頭低下去，顯出很苦悶的樣子。他終於開口了，「我們留在越南的輜重，不是精糧嗎？」那位很敏感的青年提供着。

「假如各方一定要出軍中國，把留在越南的輜重移交日方的話，我們可以自動炸毀，不過要看形勢。基本看到這個階級就是了。」中央大員再詳細地補上一句。

「對，還是把那批東京派來的狗送到閩王那裏去吧！我××是不怕死的！」

「我們不必過於興奮。祇要發覺他們第三次的談判成了僵局，使他們自動離境，也許進一步把環境做成萬分惡劣，使他們不得不離境，祇要能把他們的談判攔阻下來，我們就可以把留在這裏的軍需品移入雲南邊境，軍需品移走了，還管他幹嗎？」中央特派員爲了這局過於緊張，從這片談話中結束了這個問題。

三天的敵機，從遠遠海面停泊着的砲艦起航，這是離海軍飛行隊，沿着海岸線整天巡邏偵察，像像警××防警衛領空的模樣，同時在海灣環集着的砲艦隊底情勢來看，敵海軍陸戰隊隨時都有在海防登陸的可能，敵特務機關也了解××方是個無能的政府，他們的特務人員也乘機放出一系列「武裝護運」的消息，中央特派員所領導的工作，現在更陷進繁複的緊張狀況中。

同樣的，我國實行以「武裝護運」的消息也傳遍了每個角落，在這絕對形成勢必衝突的紊亂狀態中，最可憐的是××政府的文武官員，聽得他們在喘着氣，始終無法挽救這結局，中央特派

員所領導的同志，每個都在盡忠守責的跟敵人展開勾心鬥角的工作，在敵勢力完成了分發下應該完成的任務。

在國際風雲幻變中的殖民地裏來展開那另一火線的搏鬥工作，他們處在四面受敵的環境下，誠然是困苦不過的，不過中央特派員仍在這萬難中去奮鬥，去苦戰，爲了整個國家民族交給他底責任，領導着全體艱苦與共的同志，在工作中微笑，在危險中奮鬥。

從他們的準備與佈置看來，是十分縝密和得當的，雖然敵人發動了整個「南支區」的特務人員，集中海防，但結果，祇在原則上實行「禁運」罷了，東京把整個期望交給這個軍事考察團。還是一無所得的成了僵局，他們都是貪生怕死的一羣流氓，以爲用威嚇手段便可接收了中國儲藏。在越南的輜重，怎知我們的特工同志會給這班沒出息的流氓一個迎頭痛擊，使他們畏懼着我們的特務同志，比畏懼甚麼都害怕過，因爲我們的英勇同志會單人匹馬的向他們進擊，向他們拚命，在×方軍警嚴密的保護下，在百多個敵武裝便衣密探的監視中，這個所謂軍事考察團，終歸不能自由行動，失望地離開越南。

中央特派員猜想着日考察團回去後，決不會這樣便罷手的，他趁着這時機領導着全體機警敏捷的同志，實行把海防的輜重以武力揀運，他洞悉到了有一天×方會接納日政府的請求，把越南的輜重移交敵方的，這樣便展開最激烈的搏鬥場面了。

工作在計劃中實施，也如願地完成，中央特派員才鬆了一口氣，仰望着越南那美麗的夏天，發出一種愉快的微笑。

的若報。

當考察團離開越南那天晚上，小妹妹在電報機中得來了台北一個密報，關於日本軍事考察團的若報。

「日考察團在越被我重重包圍，無法外出考察及施展工作，更因環境不利，做成談判決裂的僵局，東京爲該團免遭不測計，已下令召回，另有密諜行動……」

中央特派員爲了這個情報過於嚴重，便派小妹妹馬上去追蹤東京軍事考察團，監視他們的行動。

「小妹妹，我們又要暫時的分開了。」中央特派員吞吞吐吐的告訴小妹妹。

「你要走了嗎？我很懶惰，這次我到海防來，沒有多大貢獻，也許這裏用不着我吧！」小妹妹提起了分開這句話，心裏總是難過。

「不，派你追蹤那羣豬獃！」

「到東京去嗎？」

「追蹤到香港就算，他們那邊也許有新陰謀，你馬上便要在那邊去。」

「單獨行動嗎？」

「對的，祇你一個人，要當心，要機警。△中央特派員像教訓似的去提醒她。

「你來嗎？」

「當然要來，不過要看這裏將來變化的程度怎樣，才可以決定。」

「那麼我先到香港等候你吧！可是你也不應該若把我丟在那邊呀！」

去。
小妹妹心裏雖然有些不滿意離開他，但爲了整個工作着想，祇有服從命令，決定隻身到香港

去。
當小妹妹起程的時候，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同志喘得氣喘喘的把消息帶來給她，這在小妹妹的觀察下，當然是一件嚴重的事情了。

「什麼事？這樣慌張是很易弄出馬腳的！」小妹妹很執心的追問她。

「姊姊！一段挺不好的消息！」

「快說呀！」

「據海軍工作隊裏洩露出來的消息，在一星期內，如有把蔣政權之特派專員，能利誘歸降或刺殺的獎金十萬，晉升三級。」她極力壓制了自己安靜下來，一口氣的說出了。

小妹妹得到這個消息後，很不安的愁視着中央特派員，她希望中央特派員能够在這問題下虛心考慮，似乎應該快點離開這個所謂遠東訓練總站之交址區，免遭敵人那陰謀的暗殺所算。

「我們靜心想想，海防對你是絕對不利了，你還是跟我一道到香港去吧！」

「我不能夠這樣幹，就是不利，也得幹他一幹，反正我是能够應付的。」

「可是你也不得不小心呀！」

「討厭的，去了吧，不要說這一套了。」

「不過我還是希望你快一點到香港來！」

「老是這樣舉動，看你像個老太婆似的，交給你在香港辦的事情，記着沒有？」

「手」遭遇了「支那開謀網」

「記着了！老是這樣噲嚇，老人院也不收容你的。」小妹妹以中央特派員的口吻去跟他開玩笑。

小妹妹緊記着中央特派員交給她在港的工作和任務，同時由她去打前站，在那裏佈置另一有利的局面。

她匆匆的離開了海防，跟隨着日本軍事考察團，轉到香港去。

因為軍火的移交問題，×日兩方的談判宣告決裂，更爲了軍事考察團的突無歸境，越南情勢更趨緊張，什麼的日機不久遍炸海防呀！武裝登岸禁運呀！假道越南進攻重慶呀！可憐留居當地的各國僑民，和單靠殖民地來作苟且偷生的失了國籍的流氓，他們都愁眉不展地就心着戰事底來臨。

整個越南漸漸陷入騷動狀態中，各國僑民已有準備撤退的模樣。

被認爲「東世外桃源的越南」現在已臨近大戰之前夕了。

日本軍事考察團跑後的第二天，一個在×領事館充當工役的胡華羅帶來了領事館的一位翻譯員送來了一張所謂「勸導離境的通知書」，這當然是敵×雙方談判中要求×政府的條件之一。

中央特派員把那一通知書翻開，映在懷前認爲胡華羅就是下面這行字：

「爲了維持本埠的治安計，爲了全越生命財產計，限四十八小時內，請自動離境……」

當然的，世界上的特務人員都是「造禁品」，這些造禁品都是最危險的毒品，如果給他們去請到這火藥庫的國家去，他們就是最危險的導火線了。

翻譯員在極度的躊躇裏，很客氣的向着中央特派員恭敬地肅立着。中央特派員心裏會體諒替換他。中央特派員十分和藹地先向翻譯員發問，同時以安慰的眼睛注視着他。

「你是中文翻譯員。」

「先生是台灣人嗎？」

「蘇門答臘人了。我幹這個職業，實在侮辱自己，侮辱先生，侮辱了祖國。」翻譯員的語氣

是很悲慘的。一種生活與自覺的矛盾心情壓着他的心頭。

「假如我不走，你們準備怎樣處置我呢？」中央特派員進一步去探聽。

「也許會把你拘押起來，交給日當局，因為日×的談判中，其中有一條件是這樣的。」

「你認為×政府會這樣幹嗎？」

「這很難說，×政府以為目前祇有用妥協的手段才可以保得住安南，假如你認為暫時離開也

沒有多大困難的話，就暫時離開罷。」

中央特派員考慮着，越南已經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任務，其餘經常的工作已派有工作同志負責

，個人的去留不成什麼問題，於是答應。翻譯員準備短期內離開越南。

第十四章

三天後，芝莎利亞號郵船開抵香港灣，下碇在海港防疫檢查處海面。小妹妹從

了芝莎利亞號郵船抵港了，在半山的××道那第××號樓台上放盞的借號燈，雖然今天的氣候是給濃霧遮蔽了，但她放出的燈光，那閃爍的特殊動作，還可以給中央特派員辨別得很清楚，因為這是危險的信號，勸戒他不要登岸的信號。

聞人香港給旅客們最壞的印象的，就是港中檢查的手續。

中當準備檢查的時候，旅客們要一起排列在甲板上，在這嘈雜的環境中，由海防跟蹤來港的一個敵方女特務員，乘機在偷攝照片。

「打打打！」一個理直氣壯的乘客，發現了這個日探在偷拍中央特派員的照片，高喊着，還像躍躍欲動的要趕去打她。

「美她落海！」旁的乘客和聲齊起。

「甲板下，跟着掀起一個絕大的騷動，旅客們堆成一團，在爭看這寂悶中而發生的熱鬧。原來那位理直氣壯的乘客，他是中央特派員的隨從助手，他這樣的佈置是相當巧妙的。

「他們愈鬧愈起勁，經過多方的交涉，才判定她有違犯「香港戰時禁例」的罪名，好容易把這位「天皇」的特務員逮捕進大不列顛帝國的「皇家」法庭去受裁判，底片當眾焚燬，相機送進「皇家」法做證據。

這個局部的騷動剛好靜息下來的時候，小妹妹坐了一艘插着英國海軍旗幟的電船駛進芝莎利亞的船旁，從吊梯上來會見了中央特派員。

小妹妹改穿上一套東洋式的西服，襯上那白色的愁歎臉孔，這確使中央特派員心裏有點替她

難過。

「弄糟了嗎？」中央特派員嚴肅地握着小妹妹的手在發問。

「不，不過心情有點不舒適吧！」

其實這兩顆相依為命的青春之心，在這次悲歡離合之下，梁心裏久燃着的火燄，會很自然地高熾的。可是經過津浦線的教訓後，中央特派員在錢曹江槍殺了南造雲子那個時候起，更加上在重慶時主管特別告訴他「同志間是不應該談戀愛的」這一句話的現在，他們在愛之根苗裏，似乎再不讓它滋長與生肌，為的是怕悟了工作，也怕害了國家。

從不斷的挫折與磨練中，把他們鍛鍊得十分理智，但小妹妹那顆少女之心，中央特派員實在有點就心她的年齡和發育的需要，漸漸在工作中會投到愛之途道裏。

他深深反省着，虛心檢討着，小妹妹是相當勇敢和聰敏的，不過在津浦線別後，而在這風雲變幻的殖民地裏再又重逢，她却有點改變了。已往那顆天真底心，活潑底情態，現在變為易哭而善感，那工愁的樣子，確證明她那少女的愛苗在滋長着，不錯，青春是處女的危險期，那血的生

活，更易促成他倆轉入愛之圈套去。

中央特派員呆想到這裏，他再不願多化思索回憶下去，牽着小妹妹跑上船旁的吊橋，轉乘她的電船去。

電船的是已像瘋狂似的吹起了浪花，他們向着某個目的盡在疾駛中。

「太善，你要小心點啊，你縱越來港的消息，敵人他們特務機關比我還知得，早半個鐘頭呢！」

小妹妹慎重地說。

「這有什麼關係？」

「我們的工作是在死亡場上搏扎，你還這樣任從，不是很危險的嗎？」

「可是我現在的生命不是很安全嗎？中央特派員并不在乎的在注視着向廣疾駛的目的點。」

「爲了你的來港，特務機關決定你是轉到廣州去的，據台北電台拍來的消息，他們決定把緬甸那邊的特務機關長矢崎少將調任廣州，同是托莊素越南的山機樓子也調到廣州去，你看，他們都是跟你很深關係的，一個是東京陸軍大學的同學，一個是宮津小學的小朋友，他這樣的處置，不是要來應付你嗎？」小妹妹給中央特派員一個很具體的分析。

「哼，矢崎嗎？我碰着他就不會客氣，他在陸大的時候欺負過我，侮辱過我們留東的同胞，這次我可要把些顏色給他看看！說到山機樓子，更是有點可憐，我們四個小朋友，一個在錢塘江畔死掉了，珠江之濱也許永遠旅盪着山機樓子的孤魂，將來離開廣州的時候，在宮津的四兄妹，恐怕祇剩下你跟我吧！」

「不過你也不能夠看小他需呀！現在敵人整個華南特務機關的工作，不是靠着他們去發展嗎？」

「所以我說這是他們的狗彘。」

「還是不要管他狗彘不倒臺，我們在香港的任務怎樣呢？」小妹妹看見中央特派員說話時候的態度有些異樣，遂改換另一個談話題目。

「我們在香港不打算展開工作，祇是觀察日本軍事考察團秘密過港的原因，等到他們離港了，我們就可以偷道回市。」

電船給中央特派員小心的駕駛下，飄飄然越過上環海面而至中環的皇家碼頭靠岸。

一個看守碼頭的印度巡捕跑到扶梯上很密氣的打着廣州話說：「李五半心朝內做其會客，這是皇家碼頭，沒有特許證不許停船，你們不要上來！」

他偏并不理會那位印度巡捕在嘈嚇，敏捷地把電船緊縛在鐵柱旁。

「先生！這裏是皇家碼頭，不准停船的，請你們離開！」

「我們祇有停在這裏！」

「有特准憑嗎？」

「這是海軍司令部的電船，不用特准證的。」

中央特派員向這位愛急的巡捕解釋着，同時他們視着電船的尾已確是插上英國皇家海軍艦隊

的旗幟，便抱歉的讓他倆登岸，而且留下一件麻煩的工作給他，就是看守這艘皇家電船。

他倆探悉到日本軍事考察團秘密抵港後，隱居在半島酒店裏，不過最使他倆傷腦筋的，他們

爲甚麼要拍電到廣州去邀請陳僞省長耀祖，汪僞廳長宗準，廣東共榮會主席井上正南，華南漢達

軍精，部長才田少佐，駐粵警備隊總隊長，駐粵日民團松隈團長，和駐粵總領事高津等一行七

人准今晚到港會商。這批無聊的傢伙給考察團看上了，這真難於解案。照理，這要索圖是應

該這考察團的陸軍空軍指揮官來港，或考察團親自赴粵的。

「這這了」支那問題

支那問題

下午，爲着工作的便利，中央特派員和小妹妹轉入半島酒店裏，跟那裏早已佈置了的工作同志取得密切聯繫。

半島酒店二二三二號房間，住客名牌上的寫着「陳英美」的就是中央特派員用來應付日本軍事考察團的總機關了。

當中央特派員在二二三二號房間裏跟小妹妹計劃着今後工作步驟的時候，一個在這裏充任行裏管理員的情報員匆匆的跑到二二三二號房間來。

「那批傢伙要跑了。」

「你怎樣曉得呢？他們不是剛剛拍了電報到廣州去，要請駐粵的東西到港會面嗎？」中央特派員爲了這個情報過於玄妙，似很懷疑的追問。

「聽他們說話，知道他們在一點鐘前接到東京來了電報，讓他們即日回國。」

「他們有什麼動靜嗎？」

「沒有，不過有兩個最使人懷疑的問題。」

「有根據的嗎？」

「有，今天下午二時，考察團派了一位滿臉鬍子的團員，跑到九龍倉海面的郵船交涉了兩次，我會經派了A去祕密跟蹤他。等到三時左右，又通知履房要把他們的行李在半小時內齊集會客廳。」

「那艘郵船在九龍倉海面的郵船是否秩父丸呢？」

「是的，準下午四時離港。」

「考察團再沒有購買其他船票嗎？」

「沒有了。」

「你曉得殊父丸這一期是開到東京去的還是菲律賓去的？」

「是開回東京去的。」

「他們的行李準備沒有？」

「準備好了。」

「房租付過了嗎？」

「找算清楚了。」

「好，你派人嚴密監視他們，祇要他們上了船，你就馬上告訴我！」

預計廣州來的敵僞要員，即使乘最快的專船來，也得下午六時才可到港，但考察團所乘的殊父丸，下午四時便要離港了，東京爲什麼要他們即日離港？連跟廣州敵僞約定時間會談的計劃也因此而打消，這確使中央特派員摸不着頭腦了。

難道要他們回去後再給他們捲土重來，作一次更大的陰謀嗎？中央特派員始終找不着一個結論。

三時五十分，那位在半島酒店任行李管理員的情報員再匆忙的趕到中央特派員的「三三二號房間來」

「遭遇了」支那間諜網」

問來

「他們在三時四十分真的全體到達秩父丸了。」

「還是那批原來的人嗎？」中央特派員很不放心的追問。

「這點要等小妹妹回來，可以斷定，因為三時二十分，她先到秩父丸去守候考察團呢！」

論

中央特派員別有所思的點了點頭，很疲倦的把那守着九廣車站的窗帘掀起，遠望着站前與九龍倉之間的海面，跟着傳來了一聲沉重的汽笛，中央特派員認識這是秩父丸開出港口的訊號，他着急地等候小妹妹回來。

四時二十分，小妹妹從九龍倉乘了黃包車回來。一口氣的回到二三號房間。

「他們通通跑光嗎？」

「不祇跑光，而且跑多了一個美人！」小妹妹并不着急的微笑着說。

「你說什麼話呀？」

「我說考察團跑光了，同時還帶走了一位美人！」

「這位美人你認識她嗎？」中央特派員也用玩笑的口吻問她。

「我當然認識她，不過……」

「我也許會認識她吧！」

「那麼你猜她是誰？」

「不是稻田芳子就是山櫻子，不是徐娘半老的川島芳子就是老氣橫秋的西崎淺子，你說對

不對？」

「誰跟你像耗子似的露牙齦？」

「你不要開口傷人呀！」中央特派員半兇半騙的說。

「告訴你，她並不是你念念不忘的稻田芳子，也不是徐娘半老的川島芳子，更不是老氣橫秋的陶崎淺子，而是珠圓玉潤的山機櫻子呢！」小妹妹反感地以妒忌的眼光注視着中央特派員，一種鬱悶的線條馬上湧到她的臉龐上。

中央特派員認為日本軍事考察團和山機櫻子突然離港回國，對越南或香港甚至整個南太平洋都有一個新陰謀，因為山機櫻子是負責星島和越南方面特務機關底重任的，這次突然回國，難道不會跟星島越南有關嗎？

日本軍事考察團回國後，南太平洋的國際殖民地裏，每個角落都鬧得風聲鶴唳，世界人士都認為太平洋的戰事快要爆發了。山機櫻子跑了。小妹妹像放下了一根重擔似的很為安心，不過，中央特派員的心裏却感到有一種莫明其妙的難過。

「你以為日軍事考察團跑後，香港、越南、星島、菲律賓這四個太平洋上日本的注視點，他們會不會用軍事行動來冒險呢？」小妹妹發覺了中央特派員在愁思中，故意用這個問題去求他解答，免他愁思。

「用武力在海防登岸，這是必然的趨勢，同時那位安南全權代表王隈也會深信日本軍事考察團如果不能滿足要求的話，給他武力佔領，當在意料中，其實像頭瘋狗似的日本軍閥，老年就把

「那個交趾半島列入他們的侵略範圍，所以海防一地，是保持不了多久的。」

「我們今後的動向怎樣呢？香港、星洲、菲律賓會同時進攻嗎？」

「他們的步驟當然這樣，不過目前還不會這樣快，假如敵人要進攻英美遠東殖民地，不祇香港、星洲、菲律賓，就是緬甸、澳洲、整個印度羣島都是他們進攻的目標，可是總不會這樣快吧！我們還是先到廣州去。」

「什麼時候動程？」

「駐粵敵僑高級人員大概今晚八時可到達香港，我們在他未得到我的消息以前，馬上轉到澳門去，偷渡江門過佛山，從陸路回市。」

「現在四時三十了，我們不是要準備了嗎？」

「是的，行動要絕對迅速。」

十五

四天後，中央特派員和小妹妹抵達佛山，轉乘廣三火車進抵廣州。

當局爲了南太平洋的國際風雲日趨緊張，同時華南的敵發動大規模的間諜攻勢，才把這邊的工作人員重新分配，從現在起，中央特派員的記號改爲「渝字第五號」，給同志們時常呼做小妹妹的B情報員，也改爲「陪字第十三號」，還調了一位來自星島的「蜀字第十九號」。

蜀字十九號是星那邊的主持者，當局特別把他調到華南區勸助第五號的工作，這對廣州方

商的工作十分重視。今日的廣州是敵特務機關的大本營，他是準備南侵中的「印度支那區」的大

，南太平洋的一個認為力量最強的總據點。

第五號對於日本軍事考察團回東京後的消息，是很關懷的，尤其是山機櫻子突然隨同考察團

回國，更使他難過。

在大沙頭河面一帶廣州人稱呼做「三枝桅」或「大眼雞」的鹽船中，第五號鬱鬱不樂的坐了

望手錶，還差五分鐘便是十二號與台北通報的時間，他似乎很疲倦的跑下船艙裏，轉到秘密電台

的房間中，看見十三號已經在準備着收報。

桌上的座鐘跟着傳出四響，十三號那靈敏的聽覺蓋上一雙黑得發光的耳筒，拿着鉛筆老在電

報紙上迅速地記錄着。

第五號很焦急地看了看報頭，知道這是台北電台拍來的報，更爲了要急於明白那邊得來的消

息，才自己去翻譯電文。

日本軍事考察團回國後，被軍部責備無能，其中某團員有割腹自殺訊，該團重新組織

，一星期後作第二次秘密訪越。山機櫻子今晨乘賀剛號巡艦離東京，四天後可抵黃埔，此

行間有特殊任務。台南突增轟炸機十架，輕轟炸機三十架，戰鬥機三十架，小型偵察機

三十架，警報紅色號碼兩架，現正加緊裝置機槍，約三天完成，有增調廣州訊。駐防台東

之第一〇一師團，第一〇六師團，及井上、前田、塚司、等戰隊，野戰重砲兵森川第十二

聯隊，海軍第十三聯隊，以十二艘運輸艦似向長江海面駛進。

「什麼東西？難道又要來一次大屠殺嗎？」第五號喃喃自語地在驚喊着。

從這電報看來，敵人動員這批陸軍和空軍，總是另有圖謀的。

「編隊專北嗎？用着這批飛機掃蕩長江嗎？從他那重砲兵隊看來，似乎不會的，也許又向什麼地方發動攻勢了。」第五號模不頭惱自言自語着，因為這問題上定要求得結論的。

● 一星期前，二十六路軍駐紮在山陰縣，全邊界黃河沿邊繼續東京，四天前，黃河沿邊

從今天起，我不稱呼你做大哥了，應該改爲五哥呢！你說對不對？」十三號把收獲報機搬重

地搬回窩室去，回頭故意跟他這樣說：

「那要我也不叫你小妹妹了，應該改爲十三妹呢！」第五號悶聲免聲以微笑，眼裏閃閃着

將進「五哥，山陰縣，這幾天就要到黃河來了，你打算跟她一拚嗎？」十三號又把她心裏所牽

掛着的問題，一五一十地查探着。

「拚嗎？現在說說，因爲擺在目前的大問題，是台北開出這批陸軍，砲兵，飛機，到底負

着什麼任務？」第五號微微地嘆了一口氣，心裏想：這問題，比那平如鼓對內戰，更難解答。

「電報上不是說陸軍和砲兵以一二艘運輸艦向着長江海面駛進嗎？這批空軍，不是增調廣州

嗎？」

「問題就在這兒，現在廣州停有輕轟炸機六十架，如果再來轟炸機二十架，輕轟炸機三十架，

總百多架轟炸機，要來怎樣用？他注重戰鬥機的調防，是準備空戰的。」

「不過我認爲這批飛機不足注意，要注意的還是那批步兵和砲兵吧！」十三號對陸軍的調

動，再加上一個肯定的估計。

「發猜，那陣隨軍有沒有可能開到洞庭湖去？集中廣州的飛機有沒有可能調到南昌去？第五號付獨地向十二號發問。」

「總有可能，不過到那邊去有甚企圖呢？」

「他們企圖大極了，還不是夢想打通粵漢線嗎？你，瓊崖和廈門的敵軍，不是老早便抽調到廣州去嗎？」

「這樣說，粵北和湖北不是未來的戰場嗎？」十三號皺了皺眉心，不安地注視着第五號的舉度。

「當然呀，粵北的韶關，湖北的長沙，都是他們的目的地。」

「你看他有沒有這個可能？」

「可能確是有的，不過失敗也是當然的！」第五號很有把握的給她一個分析。

「怎樣曉得的？」

「孤軍深進，有如『阿』的進發子裏，將來是一網打盡的。」

他倆把這批軍容調動，來討論得最起勁的時候，從船艙的入路閃出一個瘦長的黑影。

「你看他是不是十九號？」小妹妹不感稀奇的問。

「似乎是十九號，不過我們要小心，有備無患。」第五號擺出一副經驗的臉孔來，像對這影

子還不大放心的。

步調聲音雖然很微弱，但仍可分辨得很清楚，這是一種穿着膠鞋的音響，由遠而近，第五號靈敏地牽着十三號，站在門口右側，身軀給門扉隱蔽着，手槍在謹慎地握着。

「沒有人嗎？」十九號站在門口輕輕地問，他也規矩地不隨便亂闖。

「人是有的，不過先請你進來！」十三號從門縫中看見他確是十九號，才跟他開玩笑。轉到廣州，他們三個人能够在一起會面的，這還是第一次，情形總是熱鬧的。

「用你的看，廣州的軍事情形怎樣？」第五號把十三號和十九號帶引到另一個密室裏坐下，首先向十九號探問着。

「駐紮小港基立村河南一帶的，有一師團，石井一帶的，有一師團和一騎兵聯隊，留守市區和觀香山一帶的，有海軍陸戰隊約一聯隊，步兵一聯隊，石牌廣九路一帶的，一聯隊，甬北白雲山沿公路和黃沙沿粵漢路一帶的，有一師團另一聯隊，合計總數不下四師團至五師團，大部份由崖瓊廈門抽調來廣州。」

「你知道他們的動向嗎？」

「昨天我應徵當了一天泥工，早上三四多鐘，海軍工作隊的運輸車開了五十部左右，把這批苦工開到軍田至新街一帶的大小村莊，開築工事，沿途碰着北開的日軍，粵北也許要成悶罐呢。」

「你看見馬隊嗎？」

「粵北還……」

「你怎樣覺得？」

「一、要攻粵北，沒有馬隊不成。二、敵人進攻粵北不過是聲東擊西的策略，即使真的進攻，也得等待湖北的長沙發動了，粵北才會到嚴重的時候。何況我們的湖北有薛岳將軍，粵北有余漢謀將軍，這兩位身經百戰的統帥，是足使敵軍全部崩潰的。」

「不過我們也得考慮考慮，據海軍情報部的消息，山下大將在昨晚祕抵達黃埔，而且是帶有南方陸軍最高指揮官寺內大將的手摺，這不是一個大陰謀嗎？」

「山下大將抵達黃埔？」第五號加重了語氣向十九號追問。

「對的！」

「山下奉文這樣伙，不過是一個所謂兩洋通。對粵北情形根本不懂，我看他到黃埔來，跟發動粵北戰事是沒有關係的。」

「難道他會發動南洋戰爭，實行他們所謂的南侵？」

「這很難說，也許總有問題吧！」

「我看他這個小鬼，沒有這樣斗胆吧！」

「這點也許你看錯了，他們是打算實行冒險的。」

「這樣說，山下奉文祕密來黃埔，就是準備南侵了嗎？」

「這……」

「支那開議綱」

「最低限度也值得我們去懷疑了，日本，尤其是軍閥，野心，侵略，強蠻無理，這就是他們的民族性，也就是他們的劣根性，幾十年來的軍閥教育，把日本的民族弄昏了。」

「我以為現在不是討論這無聊問題的時候，現在我們應該馬上商量今後大計，說不定南太平洋掀起戰事的時候，我們這次回身的工作，不是白走一次嗎？」十三號過於無聊了，故意用這段話去激憤張爾清。

「真的，要討論的問題多着呢！單在山下大將身上來說，我們就應該幹掉他。」第五號把開玩笑的態度的起來，擺出一副嚴肅的臉孔。

連續的汽笛聲嗚嗚地從小窗傳入：這聲音刺激着他們的耳鼓，這在第五號的發覺下，却識為是一個下屬的對策或者走至弄出問題的線索。

「你們知道剛剛放着汽笛的汽船，叫什麼名稱？」第五號發問。

「這叫皮馬藤丸，海軍部的交通輪。」十三號回答。

「又是馬藤丸嗎？是軍部專用的還是普通往來的？」

「是軍部專用的，每日往來廣州與黃埔三次。」

「從現在起，我們對馬藤丸的消息要特別關心，山下大將已到黃埔，他一定要來沙面找日本

「高津會談，馬藤丸當然有他的蹤跡。」

「關於山下大將或馬藤丸的線索，可給我點綱領嗎？」十九號着急地問。

「這星期內，我們要留意交通路口的日軍哨崗有沒有增加人數。馬路上的巡邏隊是不是配上

變身的新裝，電影戲院有沒有換上名片，日軍報對山下的消息有沒有特別誇張，各日本軍事機關和僑商們的機關有沒有換上新的旗幟，假如有，便可斷定山下大將一定到了黃埔，甚至準備入市，這些你們隨時隨地都要注意，不要眼睜睜把機會溜走！」

無其言的，說起來我才明白，崗位增加人數了，巡邏隊也穿上新裝了，報紙上也特別把他誇耀了，市內各機關大都是換上新鮮的旗幟了，新華戲院星期三換影從東京運來的「海軍之光」，這些珠絲馬跡，已經滿佈了，我們第二步怎樣辦呢？」十九號着急地追求答案。

「第二步要查探他的消息，山下假如要到沙面，高津領事一定要和他去看「海軍之光」，這個片子是日軍閱豪華後第一部在東京最叫座的片子，是以侵華為背景的，同時山下跟高津是親戚，高津能夠調到廣州，也是山下替他撐腰的。」

「那麼我們準備轟炸新華戲院嗎？」十九號從忖度中反問他。

「祇要有收穫，也不妨幹一幹，但消息一定要確實，免影響今後工作。」

「我們三個人一起動作嗎？」十九號不大信心的說。

「用不齊這樣大的本錢吧！新華戲院不是登報招請高尙女帶位員嗎？這樣就給十三妹一個好機會了。」

「給我去嗎？好極了。看看我的第一砲，不是穿了山下大將的腦袋，就是穿了高津領事的大肚皮。」十三號像開玩笑似的去接納了工作。

「可是你要小心，真顧時候機會，也不要冒幹，不要驚動了他們，免今後的工作受了影響。」

「我知道了，老人院也怕你的嚙蘇，像個老太婆似的，每次都要說這樣的話，難道我不懂嗎？」十三號半開玩笑似的說。

「我們一道去吧！」第五號說出這句話，却使他倆有點懷疑。

「我們到那兒去？」十九號不明白地反問，某視着第五號。

「我們大家到新華戲院報名嗎？」十三號沒理由的補上一句。

「傻丫頭，祇有你一個人去。我和十號到警察局去。」

「到警察局也要報名嗎？」

「你先去吧！時間到了。小孩子老是喜歡開玩笑。討厭的。」

「不，我請求你在我一道出去！」

「可是你要靜一點坐着，不要亂，不要吵，也不要糊說糊道。」

「到底我們到警察局去幹嗎？」十九號對這問題很不放心的。

「天河和白雲兩個飛賊，敵人要在最短期內擴大，招羅工人一萬名，祇要身體強健的，就可以到警察局報名，爲了切實調查調查這兩個機場的實際情形，我們除了混進泥江隊，簡直無其他更好的方法。」

「我們要帶炸藥去嗎？」

「不用忙，他們的飛機還要開來呢。等他們的數量再增加了，才請中央派飛機來把他一掃而光。」

「……」

「開！……」

「……」

「……」

「……」

「……」

「……」

「……」

「……」

「……」

「……」

「……」

「……」

「……」

「……」

「……」

「……」

遭遇了「支那間諜網」

「這遇了「支那開議網」單長四頁大冊，二十三號開張時，一八二八才出來。」

漢奸甲在報名冊上匆匆的翻閱着，直至第四十六頁，找着陳英那張了。

「你還沒看照片呢！」

「我剛從佛山來的，所以照片還來不及呢！」

「讓的將來補吧！」經理把這問題解決了，這對十三號算是優待不過的。

「謝謝你！」

「你懂得東洋話嗎？」

「懂的！」

「你為甚麼會懂？」經理以奇異的眼光注視着。

「我生長在東京，十五歲才回來。」

「這樣說，不是回到中國來就打仗了嗎？」

「就是爲了這個戰爭，就跟爹媽回來！」

「現在你的爹媽呢？」

「在佛山開了一間小餅店。」

「你的爹媽在東京的時候，是幹甚麼的？」

「開了一間支那醫藥店。」

「你是？」

「東京報社。」

「這僕我不懂得，因為我這是一國孩子，既知國難，什麼都不懂。」

「好，明天下午你到這裏來，因為你懂得東洋話，用不着訓練了，祇要明白我們這裏的座位就是，要是你不高興幹這個，還可以把你調到票房去的！」

「謝謝你！」

十三號滿懷高興的，同那位日本經理鞠了一躬，她們都向她投以羨慕的注目禮，可是她一點也不瞧見，匆匆地跑下樓去。

當她跑出新華戲院的時候，第五號特派員也到警察局報了名，在新華戲院對面將到觀蓮街口

東洋料租食堂等候她，十三號才天真地一口氣跑到那邊去。

「他呢？」三號看不見十九號回來，特別向他提出。

「他另有任務，新華戲院的事情怎樣了？」

「成功了，明午訓練，明晚上職，那位經理還說，如果我願幹帶位工作，還可以調到票房

「你怎樣決定呀？」

「還不是回來待你決定嗎？」

「爲了我們的工作容易展開，和易於聯絡，你還是担任帶位的工作較好一點，最低限度，出

站由對人的機會多一點，也不會給人搜身，炸彈的輸送，手槍的密藏，和內部的響應，消息的傳遞，全

部由你負責。」

「我要幹這麼多工作嗎？」十三號皺眉心。

「看你這孩子，總是喜歡開玩笑！」

「我就是怕你這次到華南來過於嚴肅，我認爲工作應當活潑，就是死，也得活潑，何必這樣認真？」十三號有點淘氣的在呆坐着，似乎在沉思着往事。

「你要明白，我們這次到廣州來，責任是特別重大，而工作又特別緊張，同時，我跟你的立場，根本就有一點不同，難道你明白嗎？目前擺着的大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呢！你看我的過去是不是這樣一個人，你就不能怪我，我們的命運，也許鑄成是要跟戰爭開玩笑的！」

第五號深自檢討，知道他的態度有時却是過於嚴肅，但目前的責任是這樣重大，環境又這樣險惡，怎能够不嚴肅起來呢？雖嚴肅并不然會得到絕大的效果，但最少也不會障礙了工作，他想到這裏的時候，覺得他對同志間的態度，總算是適中了。

「十九號會到這裏來嗎？」

「我已經約了他到這裏來的，不過時間還沒有到。」

「像這樣的東洋食堂，我以為還是不要常到吧！」

「爲什麼？」

「他們不是跟特務機關有往來的嗎？」

「真正是……」

當第五號說到這裏的時候，他馬上給十三號一個眼色，暗示她不要說話，原因是他發覺了一個穿著制服的侍以很神祕的眼光鬼鬼祟祟的偷看他，他認為這個女侍不是好人，好幾次像裏跑電話筒的樣子，祇不過給第五號視視她的動作，才沒有辦法的畏懼下來。

白氏也懂得再留在這裏是很危險的，幸而十三號離開了這間有危險性的東洋料理食堂，匆匆的轉到新華戲院伸邊的黄黎巷去。

白白戀戀轉入了黄黎巷後，從財廳那邊的方向駛來了一部軍用車，在東洋料理食堂的門口停下了，門出了四名憲兵隊，和一名像更衣長官的矮個子，很神氣的走進食堂去，大概逗留了五分鐘左右，那位穿中軍制服的女侍很懇懇的把他們送回車上，滿載着失望而去。

「五號在黄黎巷口靠着有刺的掩蔽，瞧得清清楚楚，心裏有點高興，假如跑遲一分鐘的話，今天也許會落到在一個女侍的手上，當他癡想到這裏，更發覺十九號坐了一部黃色車在東洋食堂的門口停下來，第五號情急智生的放出了口哨，十九號聽到了，給了車錢很優遊的跟着口哨的聲音而跑到黄黎巷來。

「到底什麼事？我們不是約定在東洋食堂時候的嗎？」十九號莫明其妙的發問，但態度上總是有點不安，他也明白，假如不是發生了亂子，口哨是不會發放的。

「差一點兒我們就糟了！」十三號俏皮地說。

「也許我們已經到了日本司令部訪問去了。」第五號特派員也俏皮地以刺諷的音調說。

「你們碰着對手嗎？」

「我真不明白，我們却給東洋料理食堂那個女侍友覺了……」十三號很認真地說。

「錢覺？」

「也許是懷疑我們吧！幸而五哥知機，牽着我便溜走了，剛跨過了馬路，一部憲兵隊的車子開過來，跑下四號憲兵，實進食堂裏，像要圍捕我們的樣子。」

「啊！危險的。」

他們三人沿着青黎巷轉到吉祿，出公園，在公園前的××二樓，是十九號的住宅，也是他的

一個消息。

跑到樓上坐下來，十三號又在閉目愁思中，像滿懷憂鬱的靜臥着。

「你不舒服嗎？」

「不，不過有一點兒怕！」

「你怕嗎？是不是怕明天要到新華戲院去？」

「不，因為新華戲院跟東洋食堂是斜對面，要是給東洋食堂那個女侍友覺的時候，這不是白白犧牲嗎？」

「這有什麼問題，十五分鐘內我十九哥可以幹掉她的。」十九號挺身而起的從腰部拿出一根

白刃，重重的插在棒上。

「不用忙！」十三號向十九號制止着，同時轉向第五號說：「五哥，你認為怎樣？」

「留下這傢伙來，不要說是對你有危險，就是對我們也是絕對不利的，我同他的意見。」

第五號同意了這個處置。

「五哥贊同了，十五分鐘的時間，看我的！」十九號把白刃藏在腰間，一口氣的地下樓去。十三號跑到露台去目送着十九號，心裏總是感覺着跳躍得有點異常。但爲了工作易於展開，和他們的計劃不意外打擊，殺掉一個敵人並不會感覺得悲忍。

十九號跑後，第五號頗有點替他愁心。

「我對十九號這一去，心裏總有點放不下，五哥，我們去看看好嗎？」

「我也這樣打算，把手槍裝好子彈，假如任務完畢的時候，由我掩護退却，你先回去，在船上等候。」

從衣櫃裏拿出兩根手槍，他倆匆匆的轉出惠愛中路。

在惠愛中路的吉祥路口，第五號忽然掏緊牽着十三號。他倆在靜觀着華戲院至洋食堂的這段路中，行人搖動得狂奔着，跟着警笛聲，嘈雜的日本語聲，潮湧似的混在一起，第五號和十三號散開了，他倆深信十九號在東洋食堂一定有變故，正在想到這裏的時候，十九號已逃脫到吉祥路口來，隨着後面緊迫着他的，是兩個便衣日探和一個偽警，第五號閃進一間中國商店裏，藏在飾櫃邊，向着追蹤十九號的兩名日探連續掃射，同時在另一方的十三號也跟着向偽警轟擊。兩個日探中一個偽警應聲倒地，十九號在人叢中跟第五號和十三號脫險了。

十分鐘後，一部軍用救護車開到東洋食堂門口，兩個救護兵把那腹穿三刀的女侍扛上車內，跟着惠愛路，漢民路，維新路，吉祥路一帶，開來十多卡車的鬼子兵，即刻施行戒嚴，百多個

困在我發區的過路月跑，給警察抓到車上，解回司令部去。

救護車載上了東洋食堂的女侍候，再轉到吉祥路口把那一個日探和偽警，運到南二堤馬路的海軍醫院（舊博愛醫院）去。

太陽西墜的時候，第五號十三號和十九號先後回到車堤河面的「三枝槍」中，十三號那疲憊的顏色，已具體地表現出來。

「我們今天的工作，雖然不會影響了大局，可是却驚動了敵人，我們今後要特別小心，因為我們準備的工作還未到時候。」

「那麼我們明早依照原定計劃到機場去嗎？」

「當然去，不過我們暫不要開始其他工作，明天我們到飛機場去，最大的任務是實地調查，可能的話把飛機倉庫和汽油倉庫，修理廠和彈藥庫等攝影，把詳細情報送到××基地去，使它全部毀滅，這樣才有大收獲呢！」

「五哥，老是談你們的問題，我怎樣呀！」十三號着急地追問第五號。

「啊？你嗎？東洋食堂那個日本女侍給我們解決了，你應該安心了，明天你去上職號！一點的消息也不要給它溜走！消息還是設法送到這裏來。」

黃昏時，他們三人在尋求着明天的美夢，這艘鹽船在靜寂的江面中也僵眠着。

「五哥」

十七

第五號同意下

南國的太陽，在清晨中也悶得使人生畏。第五號和十九號換上一套工人服裝，滿身油漬，像是一個由香港回來的機器工人，他倆嬉笑地跑到財廳前集合，二十多部海軍工作隊的運輸車早在等候這羣工人了。

他倆因為不願同一機場工作，免得重複的消息，第五號跑上最前的車子裏，十九號跑最後一部的車中，僅僅發過五打鐘，這列泥黃色的軍用運輸車便把他們運走了。

果然不出他們所料，一至十號的車子是開到白雲機場，十一至二十號是開到天河機場的。經過一小時的行程時間，他們都被搬到機場裏。

時間到了下午，他們工作得有點疲倦了。這兩個機場的苦工組織，都是以十人爲一組，每組有一漢奸做工頭，手執皮鞭，祇要他對你高興的，便隨便向你一抽。每十組有一監工，是日不浪人充任。這些工頭們都要向他搖尾討好。他左手拿着一枝短銃，右手執着一根皮鞭，隨時隨地都有殺人的權利。這羣工頭，畏之如虎，不過他們有兩副臉孔，一副是對主人的，一副是對這批爲生活所迫的同胞。

當他們共進午飯的時候，百多名獄兵扛來了十多挺重機關槍，向這羣苦難的同胞瞄準着，白雲和天河兩個機場都如此佈置，第五號目睹着這批同胞在忖測着，難道要把我們全部射殺嗎？他摸不着頭腦的低着頭吃飯，任環境害他罷了。

十分鐘後，他們飯也吃完了，但在這嚴重的情勢下，誰也不敢亂動，第五號跑到最前的一列坐在地上，作午睡似的閉着眼睛。

從南天的高空傳來了隆隆的飛機聲，漸漸地移近了，第五號精細地利用這會機考察飛機場的情形勢和裝在山間的飛機庫，還機巧地用袖珍攝影機把飛機庫拍下了影，同時他從這獸兵的臉貌下細分析，知道那高空的飛機一定是日本飛機，不然，獸兵不會呆視高空來機。

雲田二一架分七小隊的輕炸機滑着廣州上空兜了兩個圈子，才安靜地降在雲機場，因為白雲機場的大座飛機倉庫都擠滿了機，經過他們在邊邊的辦公廳前咕噥着，才飛走了五架，看它的模樣，是轉到天河機場降落的。

這個人討厭出場，足足延宕了一點多鐘的時間，才回復常態，百多名的獸兵，也許是航空陸戰隊吧，把這如臨大敵的十多挺機關槍扛回去。執着皮鞭的漢奸，兇兇地跑來同他們亂抽，很神氣的把他們逐回苦工的高位中。

「丟那媽！假如你這市區去！」一個雄糾糾的苦工像要發動什麼似的痛罵着。

「朋友，報仇有日，這不是我們逞英雄的地方，忍耐一點吧！」五號生拍這個雄糾糾的苦工鬧出亂子，他們會一起被殺的，這無謂的犧牲，太不值得了。

「殺他一個有什麼兩利，讓我去！」他不受勸苦的更兇起來。

「殺掉一個漢奸，我們的器洗家恨還不能報的，這機關幹簡直是白白送死！」第五號把這利害關係說出了後，這雄糾糾的同胞才嘆了一口氣的安靜下來，不過他的目光，還是淨淨地凝視着那個向他抽了一鞭的漢奸。

到下午四點鐘，海軍工作隊那塊黃色的軍用列車開到了，一陣放工的鈴聲響後，這羣苦難

到下午四點鐘，海軍工作隊那塊黃色的軍用列車開到了，一陣放工的鈴聲響後，這羣苦難

到下午四點鐘，海軍工作隊那塊黃色的軍用列車開到了，一陣放工的鈴聲響後，這羣苦難

到下午四點鐘，海軍工作隊那塊黃色的軍用列車開到了，一陣放工的鈴聲響後，這羣苦難

到下午四點鐘，海軍工作隊那塊黃色的軍用列車開到了，一陣放工的鈴聲響後，這羣苦難

又繼續向本地機關市面去。

第五號在財廳前站立，他知道從天河機場開來的車子總是慢一點的，正在等候的時候，十三號從東洋日用株式會社（舊中華百貨公司）跑出來，她早已等候在那裏。

「五哥，九哥呢？」十三號靜靜地跑到第五號的身邊，輕微地說着。

「我在等候他，大概最遲十分鐘就可以到。」

「我也跟你一道等他好嗎？」

「不成，我們穿的衣服太懸殊了，會給人家懷疑的，你要跟我們一道，請你在對面的東洋會社（舊中國戲院）等候吧！」

十三號跟着跑到對面的東洋食堂門口站下來，不停地向着第五號發出一種會心的微笑。

二十分鐘過後，十九號還未見回市，這却使第五號就心了，他深信十九號是最機警的一個同

志，工作態度也不錯，祇因他有時會意氣用事，確使第五號不敢過於重用他。

半個鐘後，從倉邊路口駛來了兩部海軍工作隊的運輸汽，他循例在希望十九號在裏面。果然

的，運輸車在東洋食堂門口停下來了，從車子的尾巴落下了一羣人，十九號終於回來了。

他們三人互不招呼的向着惠愛東路那邊跑，他們三人在文德路口停下步來，注意着倉邊路口

的街市擠滿着一大羣人，有些說是打漢奸，有些說是抓間諜，吸引住他們的注意，十九號一口氣的便跑到倉邊路去。

「我們需要去看一看嗎？」十三號貼近第五號身邊輕微地說。

戰鬥機二十八架，轟炸機相當可觀，聞說明天一部份飛襲桂林，一部份調防南昌。天河機場那邊怎樣？」

「天河機場原有雙發動機十二架，今天下午再來十架，共二十七架，戰鬥機祇九架，也聞說明天飛襲東西北江軍大城呢！」

「我們先不為，馬上拍電到××基地去，請我們的飛機在明晨四時，景來炸掉它？」

「三號把這意思寫紙條來。」

「現在白雲和天河兩機場，共有轟炸機五十四架，戰鬥機二十五架，這數目相當大。假如飛機要來空襲，這不是要有大量的飛機嗎？」

「五號也在中心的分析中。」

「我們的責任，就是把這消息送給××當怎樣處置，這是另一問題。」

五號決定今晚把這消息拍給××，希望××在明晨把飛機來轟炸。

第五號寫了電手續，知道與××通報的時間快到了，他把電稿慎重地草擬着。

「白雲天河兩機場，現有轟炸機五十一架，戰鬥機二十七架，聞明日炸桂林及粵東西北江各城市，井同時一部調防南昌，維於明晨四時起飛來炸，收效必大。」

電報擬好了，交給十三號去譯發，九時三十分，這電報，拍到××基地去。

「啊，新華戲院的事怎樣？」第五號注視着十三號說。

「今天停演。」

「你知道停演的原因嗎？」

「你知道了。」

「支那開課網」

「明天也停演，後天晚上起演海軍之光，不賣門票，祇給高級日籍軍官看的，今天和明天動工粉飾內部，新配銀幕，看來是很隆重呢！」

「也許是招待山下奉文吧！」

「真的，新華戲院那個日本經理，今天請來了一位東京的裁縫師，替我們全體職員度了身，限他明天要將裁縫師的制服送來，同時他告訴這個裁縫師，說華南的高級官長後天都要到這裏來看這部片子，我就認為山、大將也會去。」

「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們實行幹一幹。」

「不過單是三妹的力量，恐怕還不够吧！」九號也參加意思的說。

「假如不賣門票，我們便無法進去，我也知道光是十三妹的力量，恐怕太孤單。」

「我以為籌散場的時候，我領導二十個同志在門口轟擊他們，也許是個辦法吧！」

「目標太大了。同時裏面的人，聽見外面有槍聲，當然不會跑出來送死的。」

「不過這個機會總不能够放過呀！」

「這樣吧，先由十三妹把一個手榴彈運進戲院裏面藏起來，等待山下大將進座後，認清楚那

個廢物，開影後用手榴彈擲去，裏面的人一定要逃亡出來，就算炸他不中，也給我們亂槍射中

呢。」第五號把這計劃定下來，十九號和十三號當然也贊同的。

「我們還是分工合作吧！」十九號慮了片刻才慎重地提出這個意思。

「……」

「十三妹負責用手榴彈向山下大將擲去，戲院內必然騷動，同時一定蜂湧而出，這時候我帶領二十名突擊隊，分爲兩組，一組負責前門，一組負責後門。」

「這還不是個十全十美的辦法，我以爲應該補上一個掩護隊，大約十個同志左右，把守新華戲院對面的人行路，尤其是大馬路這個街口，因爲我們的同志任務完畢後，一定要退却，今日惠愛中路是敵探和軍警常駐的地方，而且大部是日本商店，要安全退却，先要把掩護隊組織妥當，免有後顧之慮。」

「那我們派這樣幾個人？」
轟炸新華戲院的計劃定妥了，這規模是相當大的，動員的人力，除了事先擺佈下的十三號外，還加上兩個突擊隊，一個掩護隊，一共二十多人，這收穫預計是可觀的。

「三天前從台東開出的十二艘運輸艦裏面載有第一〇一師團、第一〇六師團，和井上、前田，羣岡等戰車隊，野戰砲兵森川第十三聯隊，無岡第十三聯隊，這大隊人馬的行蹤，我們有繼續得到消息嗎？」第五號把這不能忘却的跡蹤再向十三號查問。

「我已經有電到各友台請他們嚴密查探，一有消息，馬上拍到這裏來的。」
「今晚零時一分跟k台有直通嗎？」

「那十二艘運輸艦的行蹤消息，由k台負責聯絡各友台，也許今晚已有些消息了。」
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九號情報員，因爲今天幹了開筆飛機場的苦工，身體覺得十分疲倦，時間僅到十零鐘，他倆在靠椅上已熟睡了，十九號不停地抽着鼻聲，深夜的江面，是靜穆的，

一四二
遭遇了「在那間諜網」

三號探首窗外，一片清涼景象把她壓住了，祇得守着電報機聽候每時一分的通報時間。

十三號伏在電報機前的棹上去休息，她很不放心似的把鬧鐘的響鈴弄響幾時正，即使睡了，也不會誤了時間。

十三號果然也熟睡了，幸而鬧鐘快時響了，第一個給它吵醒的是第五號，他匆匆的站起來把鬧鐘關住，怕它吵醒了十九號，隨後喊醒了十三號。

「小妹妹，快要零時一分了，你不是要通報嗎？」

「是的，我太累了。」

「我也要幹呀！」

十三號把酸澀的眼睛用手心去擦了兩擦，才鎮定了精神，望了望第五號，在燈光中漂淡了她那疲憊的態度。

「一個標準的時後工作者，是不怕苦，也不怕累的。」第五號特派員用這段話去安慰她，因為她還是個孩子，須要他時常在身旁去鼓勵她的。

「我算得是一個標準工作者嗎？」

「馬馬虎虎算得上。」

「不，我一定要你說我是一個最標準的特務員！」

「好了，好了，零時一分到了。」第五號把她的工件興趣提來了，零時回到座位裏休息。

十五分鐘後，她的工作已告完成，一張電報密碼在她微笑中遞給第五號。

「你剛才說給自個。她俏皮地說。」

「也好，把這碼全來！」

「這樣煩，何不如由我講吧！」

「翻熟了書牘，她很快的把這碼講出來，那是關於那十二艘敵艦輪艦的消息的。」

「敵艦輪艦十二艘敵艦不詳，昨午在湖口增購糧食，深夜泊九江，敵軍獨立第十團旅團一部

上艦，今晨繼續上開，似向漢口移動。」

「十三妹，現在你要特別留意的，就是這十二艘運糧艦，假如它到至武漢便不動的，那祇是

調防，不關緊要，萬一它繼續前進的話，這就傷腦筋了。」第五號果視着電，在告訴她。

「爲什麼？」

「這是軍閥的白天做夢，他要行打江漢線，就要進兵洞庭湖，粵英練打過了，我們第

戰區的東南五省，不是成爲一個廣大的擊戰嗎？敵人最近已經感覺得海上的軍輸與補充是麻煩

的，才三翻四覆的要開一陸上運糧線，所以粵北和湖北的戰局，是關係於整個抗戰命運的。」

「難道敵人真的要發動湘粵大會戰嗎？」

「這是軍路上敵人必取的要點，寧波、長沙、湘潭、湘鄉，對半瓜分的地帶，是敵大先攻

之地，也是湖北未來大會戰的地方，不過我們稍可放心的，是勇敢抗戰的薛岳將軍在那邊連續！

「薛岳一到，湖北的戰事就跟着發動嗎？」

「這是第一批，也可說是先頭部隊，單就這樣的力，量他們還不敢輕試，不過在粵北這邊看來

「這不是時呢！」

「五之，明早中央飛機就要來囉！」

「這說不定，不過我們總希望會來，看看熱鬧。」

八

在「三棧」艦艇中，他們三人尚在甜夢底夢境裏，一架紅色的警訊號機僅傾飛離機場後，就迅速時時幾已從北西方進入山北之口，天河兩機場的上空了。在庫中的飛機，因為驚惶自事不及去，無奈升起，我，便安然巡邏差來我自，廣州市民爭先恐後的爬起來看熱鬧，人們的臉上，總是掛着一種興奮和愉快的神色。

第五號來着十三號跑到船回來，向着中央機的雄姿報以無限的希望和期待，十三號歡喜得隨船跳躍着。

「東北邊廿一架。」

「西北邊廿四架。」

「還有河南那邊三架。」

「五之，你看，白雲那樣的紅色訊號機，給我們追得沒有辦法了，一架追一架，很像貓追

耗子似的。」

一陣連續的轟炸聲震撼全市，十三號匆促地馳進第五號的懷裏，眼睛也不敢放開來。

「十三妹，你看，又來了。」

「哈——哈——」

第五號注視着白雲機場和天河機場的上空，冒着濃煙。火舌也隱約可見，他瘋狂地高呼着：「再來一次吧！再來一次吧！」然而這裏沒有陌生人，不然就糟了。

十九號給重炸聲驚醒了，匆促地跑到船頭來，站在第五號的旁邊，舉起望遠鏡探視着濃煙騰起的地方。

「真的是被炸中了，白雲機場三個火頭，天河機場五個火頭，我們的工作多有成就呀！」十九號也興高采烈的高呼着。

「給我看！」十三號好奇的要討十九號的望遠鏡。

十九號把望遠鏡交給了十三號，往東邊兜過來的十二架轟炸機，又在機場的上空拖着重量彈，跟着起了沉重的爆炸聲，這大概是將機場上的彈藥庫中彈自焚吧！

十三號現在不恐懼這逐漸退避的轟炸聲了，她靈敏地扭過望遠鏡旋轉着。

「白雲機場有八個火頭，天河機場全部在火海」，這是我的收穫。」十三號微笑着說。

「爲什麼？」十三號故意反問她。

「因爲這批中央飛機是我拍電去召來的，所以就是我的收穫，五哥，你說對嗎？」她精神奕奕地轉向第五號特派員說。

「現在兩架飛機都起了大火，七十多架敵機全被炸光，這都是敵人的空軍。」九號以飛機的轟炸去攻擊她。

「我不要再這樣說，你再說下去。我要生氣了。」

「我們大家都不要生氣吧！十三號妹要是生氣了，中央飛機也不敢來的！」

他們三人在開着玩笑，目送着一架指揮機把機羣送後，巡邏在市北的上空在攝影着這濃烟烈火遮罩下的機場，太陽足足逗留了十五分鐘的時間，才循着原路飛回××基地去。

早上的太陽雖然是筆直照過了人寰，不過它的光輝却給那濃稠烈燄吞噬了，駐市的敵軍和日僑，都顯出憂愁悶悶的態度，直到中午，東北的高空還給薄薄的餘煙淡扶着。

第五號爲了工的開展，住在這「三枝桅」鹽船中，雖然不易給敵人發覺，但交通不便，尤其是消息的傳達更花費時間，一定把這秘密機關搬到岸上去，他們準備日開要發動一件大規模的工作，才決心離開了這艘鹽船。

他們把很簡單的行李搬到東山百字路第××號的洋房中，做廣州的根據地，現在第五號特派員一以四住人的姿態出現了。

經過急妥的佈置，十三號就把秘密電台移到那裏去，於是他們又在計劃着今後的工作。

「我們在展短期中，要動員全力發動一個最恐怖炸彈案件。」

「對象是誰呢？」十九號逼着發問。

「對象是那個敵偽機關、倉庫、兵營、大商店，假如能够做得成功，意義是很大的。」

23 偽警官學校

擾 亂

24

偽漢口商銀行

擾 亂

擾 亂

十九號清報員把這名單接過去，由頭到尾讀了一次，皺了皺眉頭，然後呵他倆報以微笑。

「包在我身上去辦罷，這事什麼一回事！」

「你不要小看它，幹起來也頗費一番手脚。」

「祇要動員兩百個敢死隊，我們的收場是大有可觀的，五哥，這也許是我回國後第一件大事，你放心交給我吧！」十九號絕有把握的說。不過這件工作太重大了，却使第五號有點放心不下。

「是不是跟新華戲院的一齊發動？」十三號憤憤地說。

「二十四宗同一時間發動，準明天下午五時十分正動手！」第五號堅決地說。

「可惜時間太短吧！」十九號嘆了一口氣，但態度並不着急。

「你靜心的想一想，時間來得及嗎？」

「來得及的。」

「那麼我們各走各路吧！不過明天下午五時正，我們要在這裏交換消息，大家忠實！」

第五號特派員爲了工作起見，在極度的風雨中，這個討論問題已告個段落，他們三人向着百子路上

去，沒多時各自消失了。

他們三人從深夜開始活動，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把這二十個宗炸彈組織起來，每組擔任一

個炸彈單位，當中以新華戲院一主，由十三號與十九號合作，其餘二十三組，皆由第五號做總聯

結。

時間轉到第二天下午五點鐘，他們三人在約定的時間回到百十路的洋方裏，檢查他們的組織

工作是否嚴密，人員的分配是否妥當，各組是否可以達成任務。

「新華戲院的手榴彈已運了進去嗎？」第五號中派員明白這是一輪麻煩的問題。特別提

出來詢問十三號。

「運進去了。」

「特製的還是普通約？」

「特製的，六磅重的自製彈。」

「你要慎重，也得小心，山下才潛能炸掉，別使就在你手上！」

「我當然希望擲中他，不過帶低限度，今晚的鬼子總有幾個要在我手上的。」十三號很有

把握的深信不疑。

「不過我也不會給他們白白放過的，二十個同志，每人放一槍，都要幹掉他二十個。」十四

號也不示弱的分析着。

「這次各組的組織，我都十分滿意，我也相信今晚的收穫一定是極可觀的，我們要在廣州起

了作用，我們要教日本的特務機關從今天起要認識中國的特工人員的力量！我十分興奮，今晚七

時十分，是我們最值得紀念的工作時間，現在時間不早了，我們快睡覺，要好好的去利用！」

第五號循例的向他倆鼓勵着，各人都懷着一番勝利之心，廣州特務工作的主動地位，已給那

五號所領導的同志緊緊地抱在一起。

八時五十分的時候，惠愛中路一帶商店的電火掩映得如何白晝，新華戲院門口，站著四名海軍陸戰隊，身穿土制軍中，五六部的小包車停在兩旁，秩序是十分嚴肅的。

因為今天祇是招待偽高級人員，不售門票。四週戒備森嚴，過路的人都不敢走近去。

七時正，戲院依時開幕，十九號在這裏已領導了二十名便衣武裝同志，分佈在新華戲院對面的人行道中，尤其對那甜品店和一間日本食堂，佔了十多位勇士，他們級互不認識的各自行動，十九號也在甜品店裏作底角，樓上樓下等候十三號的手榴彈響，才蜂湧而出的同著新華戲院逃亡出走的官佐擊斃。

丁敏就沈視著手鏢，時間剛到七時二十分，堤和南關一帶的轟炸聲連續而起，馬路上的行人紛紛向兩街逃起，就在這一片混亂的情況中，新華戲院裏面的炸彈轟轟發發，一陣嘈雜的擾動，敵軍官佐從正門蜂湧而出，十九號眼著敵官已到，放了一聲號槍，二十員勇士把手榴彈先後擲去，跟着用手槍掃射，大瀨支持五分鐘的時候，這二十名勇士向著大馬站和黃黎巷跑光了。

等到八時響過，廣州全市才下總戒嚴令，這恐怖的死城，便給黝黑的氛團吞噬了。

這三十四宗炸彈案件，不是一個鐘頭，便給駐市的敵兵和特務機關知道了，這些貪生怕死的侵略者，大有談虎變色的勢文沒合睡覺，每個十字路口的崗位，從四日兵增至十二個日兵，還架上一挺重機關槍。如砲臺崗的準備巷戰的姿態。

深夜在惠愛中庭橋上，到：惠愛市面仍在戒嚴中，商店全關閉着，靜悄悄地沒有幾個行人。

他才意識到是在緊急戒嚴中，他的心裏才放寬下來。

駐華兩日本特務總長矢崎少將，他老羞成怒，高波特務人員全體調來痛罵，他諷罵這是日本特務總長恥辱，那天白雲機場和天河機場的爆炸，連這二十四日的爆炸，顯然是丟日本特務總長的臉。他虛心地付度，重慶方面大權派了特務專員來主持吧，不然總不會這樣風的，還偏意是向他攻擊。

從這二十四宗炸彈案發生後，矢崎少將發下命令，限在三天內破案。

特務新人員從第二天的早晨起，已完全體出動，他們奔走了整個上午，得不到一絲線索。到了中午，十九號似促地一個人跑回來。

「十三妹怎樣？」第五號禁不住心頭忐忑，疑團一句的就這樣地問。

「她又傷了。」十九號語氣地答。

「不要緊吧！」

「不要緊的，左臂給碎片擦傷了。」

「她在哪裏呢？」

「今晨仍在南關的海軍醫院，不過儲藥室也給我們昨晚炸毀了，沒有藥用，祇管通消毒止痛，我硬硬，一部發包車，把這送，沒信醫院去。」

「支那軍隊」

「這是東山那間嗎？」

「對的，她老在呼喚着你的名字，熱度很高，有點昏迷。」

「我們馬上去看看她吧！」

第五號和十九號離開了百子路洋房，轉到相隔不遠的東山浸信醫院去。

專科漢珂，十三號情報員住的房間也是十三號，他倆站在門口相對着作個會心的微笑，才輕輕地推門進去。

十九號眼疾發熱地把房門無關起來。第五號坐在十三號的牀邊，小心地把診症表拿下來，知道她的熱度是一〇四度。

她在昏睡中，第五號不想打擾她，於是轉向十九號查探着昨晚的經過。

「二十四號是否一齊動手呢？」

「全部完成任務。」

「有沒有不幸的？」

「除了十毛妹外，全部平安。」

「你估計這次敵人傷亡多少呢？」

「死傷約計二百名，差不多每間醫院都有傷者留醫。」

「敵人的傷者怎樣？」第五號目光炯炯地發問。

「天下大亂之後，傷者多不明。昨晚傷者用交通線運往右南去。消息秘密，知道的人很少！」

「還有重傷入，」

「還有重傷入，」

「還有重傷入，」

「還有重傷入，」

「還有重傷入，」

「還有重傷入，」

「還有重傷入，」

「還有重傷入，」

「還有重傷入，」

「還有重傷入，」

「還有重傷入，」

「還有重傷入，」

「還有重傷入，」

「還有重傷入，」

「還有重傷入，」

「還有重傷入，」

「還有重傷入，」

「還有重傷入，」

「還有重傷入，」

到藥液輸進

孔出門口惡群

「還有重傷入，」

「還有重傷入，」

他放心着十三號的傷口會癒。她的身體本來就不太健康的。受傷的苦痛，是比得怕人。他現在一點辦法都沒有，祇有把希望寄托在醫生的身上，願她早日回復健康也祇把苦痛減至最低度。

「五哥，給我一點開水，我的心快要燒枯了。」十三號再睜開眼睛來望了望他。

「你要忍耐一點，醫生馬上來了。」

「我要開水，渴死我了！」

「你安靜一點吧，喝了開水，更難過呢！我們要忍受一切呀！」

「可是我再忍受不了啊！」

這沉悶的聲音，好像一管針一樣刺進他的心窩裏。難道傷了臂膀也會致命嗎？他

看護把注射的器具帶了來。過了一個短短的時間，十九號跟隨那個姿勢十足的

「她的傷口不礙事嗎？」第五號特派員把醫士拖到窗前的神邊坐下來，把鉛筆寫

去問他。

「本來臂膀受傷是不重要的，不過她的心臟太弱，或者會麻煩一點吧！」醫生把

低，靜聲答覆他。

「總之請你儘量設法，不要使她危險，我希望馬上使她痛苦解除，祇要有辦法，這的人很少！」

微笑，才靜

拿下來，知

「你放心好了，醫者父母心，參照她是……」

「是同胞兄妹！」

「在新華戲院受傷的嗎？」

「是的，因為給友人請去看海軍之光，才會這樣糟呢！」

「本來這些地方都不該多到，一個月來，新華戲院已經被炸兩次了，大德戲院也被炸一次，不過這次來得特別可怕，聞說是重慶方面最近派來了大批特務人員，所以你們還是少到一點公共場所為妙！」醫生擺出一副老人家的臉孔，像在教訓他們似的，這在他們的內心中，已暗暗地顯出一個成功的微笑，向他表示關懷的感謝。

「X醫生，針是預備好了。」看護催促着這位健談的醫生施手術。

這位醫生的經驗相當豐富，一根長長的鋼針深插進十一號的肌膚裏，不覺得。等到藥液輸進器內的時候，十三號才顫動了一下。

「五哥，痛啊！」十三號痛楚地呻吟着。

「不要動，等一下子就舒服了。」第五號快俊着她，怕她動了，有礙醫生工作。

醫生的工作完畢後，和看護一道走了，第五號很客氣的把他送出門口。

「也許不要緊的，不過希望你今晚不要走，留在這處陪陪她！」護士把第五號拖出門口，惡聲地告訴他。

「爲什麼呢？難道她今晚……」

「……」

「今晚是牠的危險時期，希望藥力有效，不然就麻煩了。」

第二號頹喪地回到室內，這情景給十九號瞧着了，知洋醫生一定說了關於十三號有危險的話，他也皺眉蹙蹙起來。

「我還有一點手續，要到外邊去跑跑，不過十三妹是需要人家照料的，我們輪流看護她，免給外邊的同志們因為得不到我們的消息而徬徨吧！」十九號不致過於傷感，俾使工作因此而受影響。

「你放心去吧，在你回來以前，我決不離開她，外邊的消息我繼續收集，今晚不論有沒有重要消息，都要跟各友台通訊，免使友台為我們耽。假如消息屬於嚴重的，或有時間性的，你獨自去解決吧！要是解決不來的話，馬上到這裏來找我。」第五號把整個責任交到十九號的肩上，他相信他總能一應付一切的。

「我不會使不失望的，請你安心地看護十三妹，消息我可設法送給你。」

「祝你幸運！」

第五號把希冀和工作寄在十九號身上，真的。十三號和十九號依樣是他的雙腿，不能失去任何一隻的。

他目送十九號離開了房間，這能聽動室內寂寞的閉門聲，好像把他的心也敲碎了。

「一十三妹，你看我吧，很痛苦嗎？」第五號傷感地說。

眼簾睜開，探問是誰惹起這禍。

「山下大將現在生死不詳，不過已受重傷，當晚用交通槍運到台南去，這次成績很好，三長四件都滿，尤其是新華戲院那邊成績最大。」第五號把這興奮的消息去安慰她。

「當我在模糊的銀幕餘光下，注視着第八行中開的山下奉文的時候，我爲着必然成功計，跳得太近了。這個手榴彈的爆炸力很強，彈一離手，我便伏在地上，怎的也給碎片炸傷，不過我相

信在場受炸的敵僑，一定很可觀吧！」十三號越說越起勁的握着他的手掌，一連強度的灼熱，傳

「五號的氣喘吁吁。知道她仍在高度的發熱中。

「大概沒有吧，我祇覺得昏迷了一會便醒起身來，這時候場內的喧鬧聲震耳欲聾；起初各人

向門口湧出，後來發覺門外槍聲密集，又湧回場內。大家都前擠後湧的騷動着，直至外邊的憲兵

隊開到，我才跟着觀察隊跑出口口，可是給那日本經理攔住了我，硬要我上車，這時候才知道自

己受了傷。」

「那個日本經理知道手榴彈是你寫的嗎？」

「那裏，他還很體貼的隨着車子送我到海軍醫院去，後來不知怎樣會轉到這裏來。」

「因爲得不着你的消息，十九號才找過了附近的醫院，當他發覺你在海軍醫院裏，才屈了」

部黃包車送你到這裏來。」

「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一支那」

「東山漫信醫院。」

「那跟我們的房子近得很！」

「對的，現在你怎樣呀！」

似乎舒服點了，不過心裏裏面燒得很，腦子有些麻亂，也許過兩天總會好的。」

「你還是不要多說話，你休息吧！」

他倆在微笑中湮沒了一切的痛苦與難堪，真的，一個標準的特務工作者。是不怕苦的，也不怕死，何況第二連和十三號更是一對身經百戰的勇士輾轉南北所向披靡的領導者！

十九

一星期後，十三號痊愈出院了，出院後的第二天，廣州的敵軍調動來得特別吃緊，粵漢鐵路忙個不了，第五號認為粵漢線也許快要轉入嚴重的階段了，同時得到友台拍來這樣一個電報：

「華中敵軍最高指揮官田田乙三，昨與第十一軍軍長岡村寧次祕密抵達岳陽，主力部隊第二十五軍之一〇一、一〇六師團，獨立工兵第三聯隊，瓦斯中隊，和第十一軍之第三、第六、第十三、第三十三師團，井上，前田，羣司等戰車隊，野戰重砲第十一、十二聯隊，獨立山砲第一二聯隊，瓦斯中隊，海軍溯江戰隊，海兵獨立二大隊和今西，杉村、竹下、森田、足松、川村等陸軍飛行隊，已全部抵達岳陽，有發動大規模攻勢模樣，目標似為長沙。瓊崖、廈門、深圳 敵軍，及華中兩調之騎兵二千名，全部開赴廣州，有沿粵漢線北進可能

從這個電報看來，證明粵漢線也將有軍事行動了。深怕當局祇注重了湘北而疏忽了粵北一線，雖然在戰略上看，主要的戰事還是在湘北，粵北這邊也許是牽動的性質吧。但敵人的計劃總要打通粵漢線，他才認定粵北湘北是有同樣重要的。

深夜，敵華南派遣軍高級官佐集中黃埔，開了一個進擊粵北的軍事會議，會議的結果，也給第五號具體的查探出來，大概可分為下面幾點：

- 1 沿粵漢路攻汀江，利用步兵。
 - 2 沿廣花公路攻良口，利用騎兵和機械部隊。
 - 3 沿北江攻馬房入清遠佔英德。
 - 4 良口沿江一二軍會師攻佛岡，沿公路線直撲翁源韶關。
 - 5 左翼英德之軍回師連江口，沿江進攻連縣。
 - 6 佔韶關連縣二地後，候機沿鐵路攻樂昌入湖南邊境。
 - 7 沿南雄公路攻南雄過大庾入贛州。
 - 8 發動東江戰爭游擊惠博二縣，作牽動性質。
 - 9 發動進攻深圳模樣，轉移英國視線。
 - 10 發動在廣州為登陸形勢，轉移法國視線。
- 第五號從敵人的軍事會議中，知道日軍對韶關的野心并不弱於長沙。從軍事情勢來說，敵人

要打通粵漢線，韶關和長沙是個必爭之地，當時韶關的得失，是會影響湘贛二省的。

他想到粵北未來的命運，心裏總是放不下來，於是他決意在敵軍未出發前，幹他一個痛快。他轉向着十三號，看見她的精神已漸漸回復了。同時十九號在這幾天的較安閒中，也靜靜地思慮了，祇要他倆能够不倦的工作，第五號便快樂了。

「這兩天的黃沙車站和廣花車站，你知道它的實情嗎？」第五號向十九號探問。

「黃沙車站是滿載重，經過兩天了，還未曾搬走。」

「在等候什麼呢？」

「這可分兩方面說，第一是出發令未下，第二是銀盞坳橋未修好。」

「銀盞坳橋還未修好？」

「是的，你不是叫他以最慢的動作來應付敵人的嗎？」

「那裏的工人全部運動好了嗎？」

「不祇運動好了，而且全部改爲我的同志充任呢！」

「這好辦了，我們不能讓敵人便宜地通過，現在銀盞坳橋是我們的祕密據點，我們要在橋底埋伏地雷，等候敵兵通過的時候，給他一個消滅。」

「這件事由我負責好了，市區內有動作嗎？」十九號自告奮勇的再要求工作。

「你不是調查過粵漢車站要漸漸搬重嗎？」

「是的！」

「最好你親身去實地調查，看他有沒有瓦西化學部隊，假如有的話，馬上解決它！」第五號特務員又把這個責任交給十九號。

「我一定能夠完成任務，不會使你失望的，還有旁的事情嗎？」

「你知道偽復興軍的調動情形嗎？」

「偽軍三十九族張本，四十族李輔軍，六十族白拱雲，已全部集在白雲山和小港一帶，聞第二世閉土部隊，就是他們呢！」

「任他們送死吧！我另有處置辦法。」

「那麼我先去解決黃沙車站的瓦斯部隊吧！」

「請你特別小心查探，這責任很大，你需要十三妹一道去吧！」

「我可以應付得來的，留下她隨時解決其他的問題，或者休息休息也好。」

第五號特務員把這重大的任務交給十九號去解決，同時親自送他出了門口，才安心的回到房

間裏。

「五哥，外邊的軍運似乎很忙，幾天來我又不能跟你們一起工作，我實在太難過了。」十三號很慚愧的坐在長椅裏疲倦地說。

「你還平安去歸吧！你這次收穫抵得十次的工作。」

「我有什麼收穫呢？你還要來挖苦嗎？」十三號從懷裏中反感地說。

「你不要誤會，昨天我們收到台北方面的情報，這大山下大將來粵，是主持打再粵漢線的戰

！他是嶺南洋通，聞說也是華南通，要是真的由他主持粵北軍事，是相當麻煩的。

「他在的消息怎麼呢？」

「給你的羊溜彈炸傷了腰部，一年內是不會好的。不過軍閥對粵北的戰事並不會因山下大將的不能主持便停止下來，他們是打算孤注一擲的。我們可以放心的，就是粵北怕百粵健兒自己來保衛，同時主持粵人以打擊的統帥，更足使華南敵軍胆怯的余將軍。」

「那麼憑你觀察來說，敵人進攻粵北是否有利？」

「這點關係在良口與韶江兩地。中路的韶江，右翼的良口可以斷定敵人的命運，至右翼的韶江口，是堪重視的，祇要我軍在韶江與良口發生守作用，就是敵人深入了翁源，甚至在韶關會師了，韶江和良口中斷了，敵人祇有全軍撤還，何況韶關以北的交通，湘贛援軍在半天之內便可到達，大舉掃蕩呢！」

「那麼敵軍的北犯不是凶多吉少嗎？」

「華南派遣軍司令也看到這點，所以他們以五百部軍組攻担任右翼，以一千名輕騎隊突擊出粵之韶江，就是利用進退快捷的原因，同時以三族偽復興軍打前線，就是利用他們的路線。言語相通吧！」

「難道張李李輔羣白拱震這三個爲虎作倀的敗類，我們不可以先解決罷嗎？」

「這點用不著費心思，我要他們一個也不能漏網！」第五營狠狠地說。

「你的意思是……」

「祇要到了粵北警戒線，就是他們的葬身地，我看這以後還沒有不要緊的東西去當漢奸！他個說到這裏的時候，尤其痛恨漢奸受了日本軍閥的主使倒轉槍口來打自己的兄弟。心也加倍地跳過。」

十三號坐得有點疲倦了，吃力地站立起來。跑到向着百子路的會台前橋望着，馬路上擠了三兩部海軍工作隊的運輸。在疾駛外，一切都是蕭條的。出即口海軍要艦隊出。

「十三妹，你在擔心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你應該坦白一點告訴，是不是工作有問題？」

「老實說，我們三個人在廣州的責任是這麼重大，人力又這麼少，十九號運文出的警長沙車

箱，我有點不放心！」

「這點我也想到，不過我們的人力不够分配，不是他就是我去擔任。假如派你去，還更使我

不放心。」

「既然黃沙車站滿載重敵人的警衛也一定嚴嚴，就是十九號還有其他工作同志，但單人

匹馬鞍指揮作戰，是很易灑下不幸的，我以為你應該馬上派我去幫助他！」

「不說你的精神還未復原，我去從旁照料他罷。」

「你不能去，萬一你受了意外，廣州的特務志馬上便成問題的，現在粵北情勢這樣緊張，

你是不能弄動的。我們能轉有工作，也不過是信任你吧？」

「不過十九號真車作賊，總是不安心」現在除我獨自出馬外，誰能够幫助他？」

「社」「要我去看吧！」

「這樣好了，我實在不放心你去，同時我也不應讓自己冒險去，不過事情鬧大了，我們不能坐視十九號發生危險的！」

「聽你的意思就是說，我們一道去協助嗎？」

「你呢？有甚麼好辦法沒有？」

「這一道去是不不要緊的，可是你不能够有動作，免給人察覺你的真面目！」

他倆決定到黃沙車站去秘密衛護十九號，匆促的搞了手槍和手榴彈，乘坐黃車包到財廳前

去，爲了免給路士的巡邏隊注意，他倆轉由財廳至西濠口這段僅有的日商交通車，很快的到了

西濠口，穿以西堤二馬路的一間腳踏車店租了兩部腳踏車，從內欄轉往黃沙車站去。

「上冷林的黃沙車站，祇是位於軍運，從西濠口至黃沙的六二三路，滿佈着閒遊的官長和小鋼砲

隊，三兩兩的馬車，嘶叫着經過廣大的目標，連市民也明白敵軍要進攻粵北。

十三號的偵察隊在市區北郊和粵漢沿線偵察着，等到偵察隊回到據點後，三號土警的爆炸機

隊沿着粵漢路以北的各縣城，巡邏轟炸，三天來日機的作用都如此，第五號便決定了這是敵軍

進攻粵北的動向，其目的在於日本軍機佔領粵北，從不讓日軍佔領粵北，從不讓日軍佔領粵北

的同志，我們必須要佔領粵北，我們必須要佔領粵北，我們必須要佔領粵北

的同志，我們必須要佔領粵北，我們必須要佔領粵北，我們必須要佔領粵北

的同志，我們必須要佔領粵北，我們必須要佔領粵北，我們必須要佔領粵北

的同志，我們必須要佔領粵北，我們必須要佔領粵北，我們必須要佔領粵北

既讓着，第五號從他們的暗號，找着那邊的通訊員，再由這位通訊員收了兩員職員證章和車牌，讓他們通行，他倆便敏捷的把腳踏車擺在前站的鐵欄邊旁，態度十分鎮靜的轉入月台去候車。於那半火要開，一輛火車再行重開向第五號那職員那裏重開。

神派員的經過三次的檢驗通行證，從候車室一直通到長長的月台，滿放着堆積如山的輪重，不過最像第五號懷疑的，就是那些用皮匣子裝着的東西，因為這些東西特別加派哨兵防備，他倆便認定這是最重要的東西。

穿插在職兵行伍間的他倆，從漫步的巡邏中具體了瞭解軍情，可是轉來轉去，還找不着十九號，這便使他們有些着急。第五號的臉色，氣上氣下，兩道眼，直直地望着。他倆以為什麼沒有碰見十九號呢？十三號輕輕的向他發問。

「你根據什麼理由說他不會？」
「我根據什麼理由說他不會？」
「我根據什麼理由說他不會？」
「我根據什麼理由說他不會？」

「我聽明的同志，這定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
「我聽明的同志，這定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
「我聽明的同志，這定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
「我聽明的同志，這定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

密，假如沒有十拿九穩的把握，十九哥決不會踏險，也不會輕易就動手。」

「據你推測，或者是等候晚上才發動吧！」

「當然有可能，不過沒有經過精密的組織實在不能發動。」

第五號把這實情說在給十三號分析的時候，她緊緊地牽着特派員的手，儘發現了甚麼似的惶恐着。

「五哥，你要注意，後面很像有人跟蹤着我們似的。」

第五號特從褲袋裏拿出一盒洋火，像要抽煙的樣子，他動的時候，故意把洋火散在地上，乘機回頭看看那十三號爲跟蹤着的人。

這跟蹤着他倆的人，原來一個站上扛煤炭的漢子，滿身煤炭餘灰，蹣跚得使人不敢站近他，也許他剛剛過於勞動吧，一種疲倦的顏色從臉上表露着，兩條腳踉蹌地站着。

「先生，你這盒洋火還要嗎？」那兩人身穿煤炭的漢子在笨重的說。

一個大尉裝扮的軍官經過，沒理由的也站着瞧瞧這蹣跚的漢子，沒片刻他轉到第五號特派員的臉上來，微笑地注視着他，和十三號，她看着這環境，心裏馬上起了顫抖的樣子，緊捉住第五號特派員的臂膀。

「先生，你這洋火還要嗎？」那漢子再沉重的向第五號特派員加重語氣的問。

「你拿去吧！」第五號特派員僵硬的說。

「謝謝你！」漢子在地上把洋火一摸一摸地拾起，攪回盒子裏。

「可是你要這汗衣來幹嗎？」

「早上抽煙，中午煮粥，晚間燒飯。」漢子也類例的答。

「你每天吃幾碗粥？幾碗飯？幾碗飯？」

「半根煙，五碗粥，兩碗飯！先生，你們呢？」

「我們都是每天吃半根煙五碗粥十碗飯。」

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從這暗號的談話中，知道了這個煤炭工人是同志了，不過旁邊站着一

個熱鬧的日本軍官，他們仍保持着陌生的態度。

「你今年有幾歲？」第五號特派員進一步的向漢子探問，因此他馬上要明白他。

「十九歲！這位小姐是你的妹妹嗎？」漢子把自己的番號講出來，跟着反問着。

「她是我納第十三個妹妹，我是她的五哥。」

現在他倆才知道這傢伙江滿天，十五號化裝的，像他這樣的化裝，已算十分成功了，連他自己的

主管，也不能發覺他的破綻，那更何況站在他們之間的日本軍官怎會發覺呢？

漢子把洋火槍起後，這位討厭的大尉才跑開了，他衝越過車軌，轉到月台對面的民房後邊，

離開敵哨兵注意點。

十九號在保持一個相當距離的途途在跟隨着他倆，十分鐘後，他們便在一間隱藏同志的民房

中躲藏。

「這車站你們是不應冒險到的，這裏除了大量的日軍外，還在黃沙一帶佈置了三百名特務人

遭遇了「支那間諜網」

「真這難麼？沒有人認識你們呢？」十三號驚奇地問。十三號根據他的經驗，才敢這樣問他倆說。

「因為我們太替你就慮了，怕你萬一要發覺手脚的時候，我們還可以暗中助你，早知你化妝也無用這般巧妙，我們便用不着顧慮了。」

「到底這般的情勢怎樣呢？」十三號着急的關心着這件工作，因為她深刻知道這真是個危險地帶，十三號第五號多逗留下去，非但回不到日本軍，也會被發現。」

「我中了了樂家懸殊，白天簡直無法發動，經過再三的考慮，我們決定今晚九時。手。」十九號也會着了她的暗示，提調架領給她說出，其實在這所房子中來談話，已經足夠危險了。

「五哥，現在才是兩點鐘十分，我們還是先離開這裏吧。」十三號催促第五號離開這裏，避還不測。」

「這倒環境我也很了解，十九弟，你要好好的應付，我們等候着你的消息！」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馬上離開這所房子，當他倆轉入另一條小道去的時候，回頭看見一小隊巡邏的警員圍圍着，圍着這七個憲兵隊的，就是剛才在月台上所碰見的那個大尉，他倆避入一間零食店裏，靜觀這個場面的結果。」

「五哥，這境對我們是絕對不利的，我請你先跑吧！」十三號就心的要求他。

「我跑了，十九號怎樣辦？」

「這也沒有辦法呀！」

「我不能再這樣子幹！」

「那就讓我救他，你先跑吧！」

「要，前抓他。」

「要是你不說出他們跑到那兒去，我就馬上槍斃你！」大尉跟着從腰間抽出了手槍。

第五號看得有點發火，祕密地抽出了手槍很慎重地向着這個要抓十九號的大尉連續地轟擊，

七個憲兵隊聞聲逃，倒臺的大尉中槍倒地了。

十九號乘機逃走了，情勢突然緊張起來，月台上的哨兵跟着槍聲便降湧而來，他倆早知情勢

不佳，一口氣的跑起來。

黃沙車站馬上戒嚴起來，留駐車站的敵軍，全部作大包的向着道旁的住宅嚴密地搜查着。

這時十九號已潛回他的發動地點，馬上將車全體同志向月台上那臺放着的皮匣子齊放燃燒彈和手

榴彈，把月台一帶的輜重立刻着火燃燒，跟着起了一個大騷動，敵軍和同志們，就在這騷動的環

境中倉在逃避，一直繞至太陽西墜了還沒有息滅。他們三人已回到百子路的洋房中。

「我們以後不應該這樣冒險，跟死神來開玩笑。吃虧的還是我們吧！」十三號有點怨嘆的似

向他倆不大同情的說。

「我並不願這樣子幹，不過當時的情形和環境來，除了這個辦法去解決外，簡直再不能

另辦法了。至十九弟乘機向站上輜重襲擊，這更是最聰明的動作，我同意他這痛快的手

「第五號還在開玩笑似的去戲弄十號。」

「假如不利用這個機會，敵人措手不及的去炸」

敵軍林立的車站內，大尉也給人暗殺，這不得不教他們加倍小心防禦，試問今晚還有下手的可能嗎？一不做，一不休，幹個痛快，死了就算！」十九號起勁地說。

「我并不是反對你們這樣子幹，不過怕不安全，同時這樣子幹，萬一不生作用的時候，我們會得不償失的！」十三號知道自己的言論在孤立，才改變態度去分析着。

「這是隨機應變，今天的收穫，也許不錯吧！」第五號特派員安慰地向着十九號微笑。

「我希望在銀盡坳那邊要另想一個較穩的辦法！」十三號把問題帶到別一方面去。

「那邊也許太穩健吧！我們除了在銀盡坳橋埋藏了地雷外，還在半公里內佈置了二百名便衣隊，打算把那些死不去的敵軍全部殲滅，一個也不給他留命！」十九號把握着這最興奮的問題來說。

「銀盡坳橋大概還要幾天才可以修好？」

「日司令部限今天修妥通車。」

「其實修好了嗎？」

「三天前就修好了，不過我們故意把工程延擱下」

「我看聽們今天一定會開走呢！」

「要是馬上移動，也得今晚十一時以後才可以開車，因為車上的礦重，已給我們炸得一塌

，需要稍稍整理，或者來個登記，餘下的運上車箱，這樣非明早零時不能開出，假如零時開出，明早五時至六時便到達銀盞坳橋，那邊祇有一小隊敵軍，正好工作的時候。」

「一切的佈置都準備妥當吧？」

「我們有經常傳達的消息，銀盞坳站的職員，半數是我們的同志，每三十分鐘。保持一次通話。」

十九號情報員把銀盞坳那邊的實情說出後，他們三人滿臉愉快地發出勝利的笑容，十三號經過一天的不安，現在才飄洋洋的躺在靠椅裏休息，兩顆靈活而動人的眼睛，緊緊地閉起。

「十九哥，在車站那些用皮匣子裝着的東西，是不是化學部隊用的呢？」十三號休息了片刻才轉過臉，向十九號問。

「那是橫村瓦斯中隊，剛剛從台灣開來的，不過老早就給我們的同志看中它了。」

「今天就是把它做目標嗎？」

「是的，他們最蠢的地方，就是跟五百磅電油相連着，所以我們的同志得到攻擊的訊號後，馬上把手榴彈和燃燒彈向那五百磅電油擲去，電油過熱當然爆炸，誰也不敢近它，橫村瓦斯中隊的東西全部給電油焚燒了，連帶迫擊砲彈和野戰砲也燒燬爆炸，敵兵雖然不少在場，但誰也避自逃命，在它自斃自滅。」

「這次的收穫可不少了！」

「要是銀盞坳那邊也能够成功的話，這次敵人北侵，敢斷他一敗塗地的。」十九號很自負

的給她解釋。

「廣花公路那邊怎樣呢？」第五號派員把問題移到石夏那邊去。

「前頭部隊以三百架運糧車抵達花縣，還有十部重坦支車隨行，三十部輕坦克車在後，五百名馬隊在坦克車隊之前，全部駐紮郊外，等候銀錢劫掠的消息。」

「聽說我大軍在良口一帶，已有充分準備，這消息大概靠得住吧！」

「不祇靠得住，同時有計劃把敵人的三百部運糧車，十多部坦克車，五百名騎兵隊，打軍變，

部俘虜他。」

「我想在赤衛軍的鐵守下，敵人要通過粵北一部，也是不容易的。」

「這樣子說，粵北的戰事不是絕對樂觀的嗎？」十三號飛機插言，她太悶了。

「同時有絕對勝利把握呢！」

深夜，東山百子路一帶，是廣州住宅區中最清靜的地方，第五號騎出窗來，視着四週的屋宇，燈火全熄滅了，他為避敵人對他懷疑，回到室裏把全屋電燈熄滅，他們也休息了。

不出他們所料的，黃沙車站的列車就在深夜開走，直到第二天早上，列車果然抵達銀錢坳橋

來，兩度隆隆巨響，鐵橋和機車都飛走了。剩下一列負了重傷的軍用車箱，有些脫了軌，有些倒下

來，有些還屹立着，那裏的同志們，聞聲而起，齊向車箱襲擊，還把燃燒彈擲去，清晨的銀錢坳

，就給這濃烟和火光吞噬了。

同志們任務完成後，全隊安然疏散了，直到中午，才繼續開來了一列軍車，敵兵惶惶地在銀

盡均橋一帶，滿佈哨兵，幸而蘇姑的民房，在三年前已給飛機轟炸光了，不然的話，這裏的平民便要遭難了。

銀鑿均橋 沙漠地區，對銀鑿均橋的重建，日本的工兵官憂也。爲是一件傷腦筋的事情，敵人北侵的戰略，尤其鐵橋的中斷障礙了。蘇的舉動，阻右翼等得太久了，他們認爲，是右翼的功量，是足以攻陷 關的。

這樣，右翼軍以機械部隊的自恃，不愛 揮的單獨作戰，五百名騎兵做了先鋒隊，跟着四十多部輕重坦克車，還有三百部腳踏車運輸的交通車，經過三天，把獨獨良即，斜過佛崗，直撲新源，這進行的迅速，是出他們底意料的，怎知却中了我們的計，而至全軍覆滅。

我大軍埋伏在良日一帶，任敵人全數通過後，一起破壞公路，使敵人的機械部隊全失作用，同時斷了敵人歸路和援軍路線，直至第四天後，敵人才知道上了我們的當，匆促南移，三百部運輸車，四十多部坦克車，因爲公路破壞了，擠在 良日一帶。至第九天，敵人疲憊絕，才由飛機輸送糧食，可是無法分辨陣地，結果落我軍手中，這三百部運輸車，坦克車，他知道絕望了，才用轟炸機來把它炸光，敵兵，自己的轟炸機，也死傷大半，最後給我們全軍覆滅，解決了敵人認爲最充實的右翼全軍。

中鋒因爲要援救 翼，祇得抽調偽軍張 李補軍白熱三旅，給蘇軍支配着，要要他們的死，等到越過源潭的時候，爲偽軍無法作戰，陣亡大半，餘下 去給日軍殺他作戰不力，用機關槍一掃而光。等到進至晉江的時候，我方軍民合力作戰，把敵軍全滅了。至此要動身，真軍

入，挺進英德，後來由我軍××總團，攻出四會馬房一帶，也把粵軍截斷歸路，慘敗回師。

粵北戰事，就在這短短的時，結束了，能够逃回以州的粵兵，祇剩十三分之一，從軍全部瓦解，輜重盡失。這消息傳到廣州後，粵軍方面，對於粵北戰事的結果，自認能够過市的粵軍，滿腦子都是傷的頹喪者，比不上半月前在出沒時的歐風與氣。

第五說也秘密地率同十九號與十三號回來了，在黃沙車站再來一個巡禮，在這次的巡禮中，他已化裝為僱軍的救護隊呢。

月十五，十前給他們炸毀的餘灰，尙依稀可辨，他們三人相視而笑，離開黃沙車站，回到百子路的洋房去。

二十

他們回市後，接到中央送來的情報，知道湖北粵北都遭成了空前的大捷，顧祝同將軍，陳誠將軍，薛岳將軍，白崇禧將軍，連大會戰中，已給敵人認為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長勝將軍，也是不可攻陷的戰區。

從白雲天河兩機場的被炸，山下大橋的被炸，廣州二十四炸彈素的發生，敵特務人員的時常被殺，黃沙車站的被焚，銀盞坳橋的被炸，良口之役全軍覆沒，粵北之戰的慘敗，駐華南的日特務機關長矢崎少將，華南最高指揮官澤木中將，中國派遣總司令部參謀長後宮大將等，都認為他們所失職在中國特務工作者的身上，他們老早便查探出重要方面派了有力的間諜到華南來。

祇不過第五號的行動神機莫測，敵人認爲最有辦法的特務機關，也無從查出這是第五號給他的。這更使司令部着急，發令矢崎少將限一個月內破案。

十三號匆匆跑回百子路的洋房裏，臉上表露不安的神色。

「怎麼這樣匆忙？」第五號很懷疑的問。

「才聽見一個敵情報部工作的姊妹，她說敵特務機關已經查探出你的消息了，同時你們亦知道廣州最近發生的案件都是你主持的，連矢崎特務機關長也斷定是你幹的，他痛罵你對他不住，假如他看見你，會跟你不容氣，五哥，現在矢崎老羞成怒，說不定他會親自出馬來對付你的呢！我以爲你由今天起，行動要特別小心，雖然我們是僱生死於意外，可是工作和責任，我們一定要兼顧兩全的。」

「還有甚麼關係？就算矢崎親自出馬，也是不堪一擊的，我們管他幹嗎？他幹他的，我們幹我們的。」

「你總知道吧，矢崎跟南造雲子是親戚，他曾經下了決心，要替南造雲子報仇呢！」

「還有甚麼關係？即使他真的跟我爲難，也不過是送死吧了！」

「五哥，事情總是嚴重的，我也微有所聞，我以爲外勤的工作還是讓我去解決就是，那天在黃沙車站不是很危險的嗎？」十九號也提出勸告，望他小心點去應付矢崎，免遭不幸。

「我總認爲矢崎這傢伙是無足重輕的，總有一天我要教他明白我們的力量，教他到我們的關頭裏！」

「乘寡懸殊，這是我們的弱點，五哥，你應該虛心去觀察環境呀！我們并不怕他，也不怕危險，不過沒有多大的收錢就犧牲了，這不是太便宜他們嗎？我們始終都不能過於冒險，即使要冒險，也得由我跟十九哥去吧！你曉得的，我們有了你才有信心，才能發展開工作的。」十三號再苦苦的勸他。

「我一切都明白，我認識我的環境和危險，不過我的信心很強，我認爲失時我們不過我，你們野心的看者吧！」

「這不是門得過或門不過的問題，而是怎樣才可以使你安全的問題，五哥，這點你總會想到的。」十九號進一步向他解釋。

「好吧！我够小心的，你們不要替我就心，將來你們便會明白的！」

第五號特派安慰，並備，並備始終不會無然於心的，原因從前聽到他過於謹慎而給了敵人

的便利，更怕他過於自言而會遭遇不測。

剛開開道，房子，前面跑來了一個穿軍服的人，跑來跑去的，

「不好了，我們的房子已給東山分局發覺了，局長懷疑我們是重慶派來的間諜，親自去見會局長郭衛民，現在郭衛民正在打電話到矢崎那邊去，你們趕快逃走吧！」

第五號就帶十三號避視着這個化妝做警察的同志，他們不能馬上想出一個適當的應付辦法，在

一廚房的煤倉裏，藏有兩四燃燒彈，房子裏的東西，要馬上把它燒毀，免給敵人得到。他線索！第五號把這工作交給十九號和這副化妝偽裝的同志去辦。

當他們四人分道而行，第五號和十三號向市中心慢慢步而，但僅跑上十步左右，他却停步回頭，呼喚着十九號

「還有一點，電機機要搬走，不過這得斟酌情形，有可能才這樣去做，今晚五時三十分在大三元吃飯，七時至八時，在愛琴酒店，結果怎樣，要把消息轉送給我。」

「好吧，今晚再見！」十九號匆匆地跑回去跟那副化妝偽裝的助手同行，他們向着那所房子前進。

二十分鐘後，第五號和十三號轉入大東路，這時候迎面來了四部國軍用的三輪自動車，後面還隨着兩部裝甲汽車，都是滿載憲兵和便衣特務人員的，他倆遠遠的便發現了這個目標，從空地跑入一間飯店的樓上去。

在樓上，五號跑到會前的望台目送着這些敵軍向東山方面疾駛，他想到這時的十九號將在危險環境中，萬一還未曾離那房子的話，恐怕會遭毒手了。

他備正為這件事難過的時候，從惠路那邊駛來了一部救火車，沿途響着「嗚嗚」的叭號，第五號車回頭望到東山那邊，高空去，只見那邊天空瀰漫着濃烟。

「這也許是我們的房子着火了。」十三號心想，如果他們的房子着了火，十九號便已溜走避去了。

「剛才經過的敵人頂快也僅僅到得百子路，便歸子歸光了，當然是十九號的工作完成了，我們馬上離開這裏吧。」

他倆離開那家食物店，匆匆的轉入內街裏。

矢崎特務機關長以為今天一定抓着第五號的了，怎知走了消息，白費個空，他再次嚴限駐市的手下，追他們在一個星期裏查得第五號的確實情形，過了期限，就要重罰。

及兩天便傳到東京去，敵人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認為這是一個急要解決的問題，矢崎特務機關長就在這個情勢下，給寺內大將作第二次的警告了。原因是山下大將在廣州也給重慶開謀轟擊，東京十分震動，把責任推到矢崎身上，說他失職。

時間很快的便到了下午五時了。他們本來在愛麗酒店那邊「日華株式會社」的名義，長期租了一個房間，這房間就是西濠口區的通訊聯絡站。他們回到愛麗酒店去打了一個轉便又離開了。第五號準時抵達大三元酒家的二樓去，那裏有一個姓張亮的廣州人稱呼做「女招待」的茶娘，是十三號擺佈下的一個女助手，那裏的茶客，都稱呼她做「西堤皇后」，偽府高級人員，如民政廳長王英雷，自衛團長汪祀，保安副司令鄭洗，和日方警備隊長遠城，閩粵贛邊區總司令部總謀臣藤大佐等，都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就是威風十足的矢崎少將，也曾經為她爭風而吃了。很多關於偽偽的實實情事，都是由她經手辦得來的。

當他倆坐下來的時候，那位「西堤皇后」便笑臉迎人的走到第五號的身邊來。
「今天最好的是什麼菜？」十三號問。

「紅茶好，青」 娘嘆了口氣，心裏想：十三號吃了一頓。

原來這是她們的祕密談話，紅茶是 危險，青茶是代表安全，茶娘現在說紅茶好，就是

表示這裏有危險，情報不佳的意思，從這句談話中，却促起了第五號的注意。

「我們是專來辦紅茶的，紅茶不好，我們走吧！」第五號會意地勸十三號離開這裏。

「坐坐也，要緊呀！」

茶娘一邊說着，一邊跑到內室去，他倆會意了應該稍留片刻，等她的消息。

大約三十分鐘後，茶娘手拿着兩條面巾跑出來，第一條已經張開，鋪在手心裏，先給第五號

，給下一條給十三號。

原來這是茶娘跟第五號特派員傳遞情報的一項最巧妙的辦法，面巾交到他手上的時候，一張

紙條從茶娘手中轉了過來，她一溜回去了。

「昨與矢崎談，他以十萬圓買你性命，五時十五分來此議。情報部第三部長堀公一，請即退

第五號特派員一把這小紙條攔腰而重重的翻閱着，再望了望手錶，現在是五時十二分了，還有

三分鐘，矢崎一便要來了。

「十三號，我們趁早跑吧！」

「十九號呢？」她低聲地給他注意。

「我們在外邊守候她吧！」

「環境不...嗎？」

「是的，你要注意，先跑到對面等我！」

十三號一見第五號的警調和態度有點異樣，她也會意了，匆促的獨自先下樓去。

十三號跑到馬路上便碰着十九號，他拉着他轉到對面的人行道中，守候第五號特派員的消息。

這時候，一部小包車從東面過來，在人三三酒家門口停下來，跟着留下兩個乘客。這部小包

車便開到西邊口那邊去。

「...了，跑在前...的是矢崎特務機關長，後面那個是傭公一。」十三號察視着這兩個動不

兩立的敵人，沿着大三元的梯子跑下樓去。

「傭公一！」十九號懷疑地問。

「就...那...下情報部第三部長。」

「...哥呢？」

「還在樓上。」

「這就糟糕了，在這兒，我上去看看！」十九號很着急的換着他腰間的手槍。

矢崎...關長一跑...便給第五號望見了，仇大見面，分外眼明。一種仇恨的眼光，在

互相瞪視着。雖然在東京約寺時候他們是頂要好的...但在國仇家恨的今日，昔日...友情，祇有

付諸...之火燄了。
「西院皇后」很...時候，賬款找回給第五號，她就心着這一場專門快要演出了。

第五號復俊游的站起來。他打算安彼下樓去，但深信十三號和十九號一定會在大三元一帶暗中幫助他的。

「祇要你一動，我就槍斃你！」

矢崎特務機長與兇手說出這句話後，跟着從樓上正要捉着手槍的一刹那，第五號突然向他頭部一舉擲去，矢崎若不留意的昏倒下來，關公一不明白就跪，第五號便乘機直下樓去，關公一堅悟到第五號是個平凡的人物，隨着追蹤下樓，真巧十九號已經拔出手槍，關公一應聲倒地了。

槍聲騷動了西堤的行人，哄亂中他們在人叢裏消失了。

關公一腿中一彈，倒在地上呻吟，這時候矢崎才醒來，給了警署一個電話，當軍用手字車開來把關公一和矢崎帶走後，大三元酒家的客人和茶房一溜溜走了，怕觸怒了日兵，把他們不分皂白一逮捕。

他們三人先後轉到愛羣酒店的「日華株式會社」的房間後，大三元酒家那位美麗的「西堤皇后」在等候他們，日國人在嬉笑着，他們沒有半點驚惶之色。

「今天那一位的收穫最大？」第五號像開玩笑似的問他們發問。

「十九哥的收穫最大！」十三號並考慮的把十九號介紹出來。

「大到怎樣程度？」第五號西堤皇后問志微笑地以問。

「爐了百子路的房，被警署部長關公一。」十三號補充地說。

遭遇了「支那間諜網」

「我說西堤皇后更偉大！」她自己介紹自己說來。

「大到怎樣程度？」第五號用她剛才的語氣去反問她。

「你們猜不着，想不到的。」

「這就是等於零！」十三號挖苦她。

「誰說等於零！給你看看吧！」

西堤皇后從容地在右腿部位抽出一個小型的橡皮鏡子，從鏡子裏把一本小冊子拿出來。

「本小冊子，用不着大驚小怪！」

「你才是大驚小怪！告訴你，這是我們特務機關長的日記簿呀！」

他們知道這是矢崎的日記簿的時候，大家都口呆目瞪的佩服我們這位西堤皇后的反間諜手段

首先這麼高強。

西堤皇后把矢崎的日記簿交給第五號。

「你怎樣得來的？」第五號翻開來問她。

「當你擊倒了矢崎，輻公一追下樓去的時候，某容跟着溜走十空，我很匆促的跑到矢崎身邊，但他好像快要醒來的樣子，我才拿起一張小椅子，他狂擊一下，以為他會死掉的，我便乘機把這

值得的日記簿拿了，馬上離開大三元，以說就不知道他怎樣了！西堤皇后很有條理的說。

「他還是活着，不，他還活着，沒有打死他。也算他還有種！」第五號特派員遺憾地可惜

這個不容易多得的機會。

「其實矢時死與不死跟我們沒多大關係！反正他死了，駐市的特務機關還是另派人來的，我們幹我們的，管他娘！」西堤皇后很痛快地說着，這也許是她嘗了茶飯後，才染有這種不羈的脾氣吧！

「今天各位太累了，大家的收穫都很好，祇要繼續苦幹下去，我們的勝利是絕有把握的，我代表重慶當局感謝諸位，望諸位努力！」第五號向他們鼓勵一番，同時以感激的眼光給予他們一個內心的安慰。

「那麼我先跑了，祝禱諸位！」西堤皇后愉快地向他們告退，房間裏也回復到虛靜的環境裏。「苗子路的收音機有沒有搬出？」翻閱了矢時的日記簿後，突然向十九提出了這個問題。

「搬出了！」

「搬到那裏去？」

「交給那個同志，運回東堤的王校機繼續裏。」

「你知道他安全地搬到嗎？」

「今年三時已經得到他的確息，校機機都安送裝運來了。」

「你還有旁的任務嗎？」

「有！」

「那麼你可先走一步，明天的聚會，是在東堤繼續。」

十九號也跟着離開了「日華株式會社」的房間，緩步在光輝奪目的新堤上。

第五號把矢崎的日記簿逐頁逐頁的細閱着，直到深夜，他才把這日記簿下了一個電文，交給十三號即晚拍發去。

「西堤皇后的收穫很大，日記簿裏所有的東西是寶貴的資料，這電報給你，準零時五分拍到渝去。小點心，一個字也不能錯！」

「現在十時了，我先到鹽船去，你什麼時候來呢？」

「這還說不定，不過我有一點兒就心西堤皇后，矢崎是個聰明的人，當他發覺自己的日記失的時候，一定要推想到這的身上去呢！這是個嚴重的問題。」

「我馬上叫她跑呢！」

「好，你叫她到這邊來看我就走了。」

十三號離開愛羣酒店，匆促地轉到大三元酒家去換着西堤皇后。

「姊姊，五哥請你馬上到那邊去，我還有旁的事情要先辦，不要忘記，你到馬上到他那邊去。」

「十三號一口氣的告訴她。」

「請請你馬上馬上去。」

西堤皇后送了十三號坐黃包車的時候，她從反方向的面對着這座矗立着的愛羣酒店踴躍前進，但也不上十間房子的路程，便給矢崎一

口氣是有別批批着的，本來就不會說去，這才由樓中，而決定是西堤皇后所幹的。

晚上十一點鐘就是商店休息的時候，矢崎不做聲色的跟蹤着她，以為日記簿一定在她的身上，到了她的家裏，才知她算賬也不遲，怎知到了這僻靜的門口，階地裏后却橫過馬路轉入愛華酒店去，這却使矢崎從懷疑中而長縮起來，結果推上了電梯，跑到四樓的日華株式會社去。

矢崎沒有辦法，祇有守候在電梯門口，他注視着門邊的電梯升降燈號，知道四樓皇后得到四樓時。

一個茶談會長住一等酒店嗎？不會的，或許是跟某位顧客開房間吧！矢崎心裏這樣想着，他靜靜下來了，一陣過如的燈火照耀着他的臉孔。

「先，上去嗎？」電梯管理員問那吳某的臉孔，特別詰問他。

「哦，那位小姐是到那一層樓去的？」

「四樓。」

「那一號房？」

「日華株式會社！」

這番會話是幹什麼主意的？」

「這出日貨運船票，很像是個旅行組合。」

「他是哪裏人？」

「佐世保人，聞說他的生意很大。」

這過了「支那」譯網」

「這位小個是什麼人？」

「聽說他的支那太太！」電梯管理員露出一種不自然的假笑。

「株式會社的老闆叫什麼名字？」

「滑川次郎！」

「你是那裏人？」

「我是朝鮮人，不過生長在台灣。」

「請你開到四樓去吧！」

「從這邊一直走，宛到河的那邊去，就可以看見日華株式會社的牌子了。」電梯管理員很犀利的指示目標給矢崎，手裏接過了一張十元軍票的真錢。

「謝謝你，要是人客不多的話，請你等一等我吧！」

「一定一定，慢慢回來也不要緊！」

矢崎依照電梯管理員指示他的目標走，兩分鐘後，跑到日華株式會社的門口了，不過房門緊閉着，他祇很客氣的敲了敲門。

「誰？」西堤皇后驚奇地望了望第五號，因為他們的店來都是有暗號的。

「我是找滑川先生的。」矢崎溫和地答。

「請你等一等」她嬌聲的故意叫着：「滑川，滑川，起來吧，有客人找你呀！」

「他是誰？」第五號向她耳語着。

「這過了「支那」護照」

一八八

他儘開了愛靈酒店，匆促的轉出堤岸，下了他們長期準備着逃走的小船中，兩個由同志充當的船夫，猛力的划去。

東風卷順水，等到他倆渡過了天字碼頭（海軍司令部，舊海軍同學會）轉到東堤河面的時候，尖橋特務隊長因為等得太久了，才懷疑到恐怕會上了西堤皇后的當，很着急的在敲擊着日華株式會社的門。

「一個人都沒有嗎？」矢崎在高呼着。

「當他正要發怒的時候，跑來了一個茶房，茶房見他是個日本人，很客氣的向他鞠了個躬。

「先生是找青川先生的嗎？」

「是的！叫他開門！」矢崎氣憤十足的盯視着茶房。

「他們剛剛出去！」

「出去？」

「有多少時候？」

「半點多鐘了。」

「跟他的太太一道嗎？」

「還有一個手提箱子，聽說到香港去。」

「把房門打開來！」

矢崎跟着提出了手槍，兇兇地命令茶房開了日華株式會社的門子，他雙跟着轉到房間裏，過

了邊門路入鄰房，才 那那邊還有一個門口通到另一條路去的，最後，他頹喪地轉回外室，才發覺掉在下一段樓梯上。

他帶著持槍的團長閣下……

……不到今天，就落「支那」的課綱中，我們同情的難過。口記簿代君珍藏，保

……不會遺失，三天後當即送還。台駕屈臨，有失迎，幸想「願公」請政候！

……留於十一時

西堤堂后

……了這更難受……

了，這笑的道理也。

「先定下等會回來嗎？」

「原意不知道他出來嗎？一矢情懷裏的轉視着他。」

「他來這跟你去嗎白銀丸的悲劇嗎？」

「拍案叫驚！……」

電梯管理員長縮地在電梯的角落裏，莫明其妙的目送着他出了門口，旋即再轉回來轉視着

他。

「剛才給你的十塊錢，交還我！」

……他在那種趨勢之下，……顫抖地把那張十元軍票還給他。日本人一貫的作風是……的，用得

着你的時候，要把你收買去，做他的一頭駝兒狗，要是看不着你的時候，連最初的本錢也得由你償還呢。

到了深夜零時，第五號和西堤皇后划到東堤河面的鹽船去，轉入內輪，換着十三號。

這時，正是十三號與重慶電台通話的時分，西堤皇后目擊轉睛的監視正在拍發的電文。

1. 首領黑龍會之日本間諜，號稱十三姊妹之名單為：千昭子、宮澤子、夏綾子、映川素子、

門凌初子、仲實多子、西河夏子、藤男一子、高藤橫子、西原健子、南彌滿子、蓮凡正秋

子等，她們直接由土肥原指揮，一星期前已轉入上海潛進華中活動，行蹤詭秘，聞最終目

的地為洞庭湖一帶，宜飭贛湘鄂三省區長官注意！

2. 漢屬××行之運糧公司，經理為日本間諜，組有長伙五十名，密查漢漢博二線軍運消

息。

3. ××部之譯電員×××一名，為該漢奸主腦，其××村之私人住宅××園，設有秘密電台

，每日二一二時零七分，為通報時間。

4. 密探陷西方，十二日抵老該，有深入昆明之行，此行與武力進佔安南，取道收復有關。

5. 上星期三為東京海陸空軍三省主腦會議，結果一致投票，主張實行籌備兩年，發動南進，

並以香港、星加坡、菲律賓為第一軍事進攻目標。

「這消息從那兒得來的？」西堤皇后復饒饒的詢問着第五號。

「這是你們說的。」

「我的成績？」她深深地沉思了一會。「我知道了，就是矢崎的目的給你的資料嗎？」

「聰明的，我告訴你，明天早上你要從陸上轉往澳門過香港，那邊有新的任務等候你呢！」

「我跟你們幹得好好的，爲甚麼要派我到香港去？」西堤皇后不大高興地反問他。

「假如你留在廣州，也不能夠出外活動了。」

「爲甚麼？我怕嗎？」

「這不是你怕不怕的問題，而是說你今天起，矢崎不會放過你的。」

「你就讓我跟他拚一拚就算！」

「其實國際情勢是一天一天的緊張起來，我們還有更大的任務，同時香港那裏的工作，也許

更顯意思。矢崎不過是我們整個工作中的一個小對象罷了！何必變化這筆太本錢？」

「那麼你假呢？」

「我們也要離開廣州，因爲大的工作，大的問題，都給我們解決了。」

「也到香港去嗎？」

「我們都是集中香港，行事等到太平洋裏的發生了戰事，才再另行打算。要是敵人果然南進

、香港、星加坡、菲律賓、甚至暹羅、印度、交趾半島，我們還要去走一遭的！」

第貳號把他的工作大綱和行蹤說完了後，西堤皇后當然高興到香港打前站，她所以不願離開

廣州，也不過是不願離開第五號罷了，現在既然全體一齊行動了，她自無話可說了。

一一一

還過了「支那問題」

一九二

天澤沒有破曉，西堤皇后已化裝成一個四十來歲的婦人，下了小船，兩個船夫把她向西划去。

「我們到香港再見吧！」十三號揚手致意道。

「你們也要早一點兒來呀！」西堤皇后也向他揮手。

「也許一個禮拜我們就可以來了。」第五號安慰地說。

區文鳳坐在江河面，凝望來往人留戀着，西堤皇后的舟影，就在這悶悶的陽光下漸漸消滅

失了

雖然氣候到了深冬，南國的冬天還是溫暖可愛的，十三號遠眺着從大沙頭舊飛機場那邊昇上

的日，這光亮在遊引着她，心裏感到無限自愉快。

從今以後，「西堤皇后」給人們的印象，一天一天的疏淡了。這位是使敵僑顛倒的美人，原來

就是第五號的唯唯助手——陪字第七號。

他倆正要回船的時候，十九號駕着一葉小舟向雙船划來。

「你們多早呀！」十九號故作親容的說。

「剛才送了七妹的船。」第五號隨便的答他。

「她到北兒去呢？」

「到香港去！」

「那西堤皇后改名了，從今天起不叫西堤皇后了。」

「其實她太太委屈，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漂亮小姐，爲了盡忠工作，却犧牲了。一切，明白她的人，都有我們這幾，可是不明白她的人，却去玩弄她，還咒詛她甘心墮落，身於大醫生，不務正業，有三、四，去糊混着看，所以每當她受了凌辱回來的時候，祇增加我心裏的憤痛，這次更爲了次，她懷恨她是渝方間諜，我派她到香港去打前站。像她這樣獻身黨國的小姐，盡忠職守，還譏諷，才是最典型的中國小姐！可憐她奉命到大三元工作後，父不以她爲女，兄不認她爲妹，一個青春底少女之心，竟能強下逼，爲了她不要受了更重大的刺激，我才派她到香港去！」第五號特派員很憤慨的嘆了一口氣，俯下頭去呆視着那閃動着的河水。

「功名富貴我們可以拋棄，可憐我們犧牲了一切，歷盡不少艱苦，還要給人家誤會！」第五號也難堪地自語。

「這也許就是特務人員的活該，也許就是特務人員的偉大，我們的幸福，是國家的幸福！祇要我們負上了責任，國家就賜救了。既然獻身於國家民族，獻身於神聖的抗戰，我們祇有爲勝利而生，爲勝利而死，雖然環境給我們的危險很多，痛苦斷地加在我們身上，可是我們也能够絕對忍受，我們這類的去犧牲，爲的不過是藍天中國的前途，每個同志的肩膀上都負着擔當民族的重責一義務。一個虛誠盡忠的特務工作者，在他的腦子裏從來就找不出動搖的名詞來，國家在親着我們！民族在親着我們！我們在重慶的高崗上向我們招手，爲我們問訊，我們要在工作上得到收穫，這收穫，就是我們寄回給他的安置了。」

第五號特以大笑譏喻他們。

「五哥，我們還是談談別的吧！你看，十九哥很像滿懷心事似的。」十三號希望能夠轉到第二個問題一面，找些新的刺激，同時類似是跟十九號開玩笑，也許是挖苦他。

「真的，今天早上。我確是滿懷心事似的，不過我不願說出來就是了。」十九號嘆了一口悵鬱之氣，向第五號呆視。

「我看你有一點兒失常，到底你幹了什麼事，為什麼還糊裡塗？」

「本來我是不想說出來的，不過爲了責任，我不能不說呀！」第十九號再三的考。

「你說吧，我相信世界沒有一件事是，可以解決的，我們有的是勇敢和苦鬥，這就是我們絕對勝利的把握。」第五號鼓勵他。

「不過我也相信五哥有辦法解決的，我們的五哥是個長勝將軍！」

十九號把這句話說完了，他們三人相對微笑起來，一種和煦的現象，在同志之間是永遠保持着的。

「到底你爲什麼難過？」

「就是爲了你的爸媽給矢綺抓了去！」

「什麼時候抓去？」

「今晨二時。」

「你知道把他們帶到什麼地方去嗎？」

「在矢綺的客廳。」

「大概沒有虐待老人家吧！」

「相信不會吧！因為矢崎要誘勸你的父親，叫你歸降南京呢！」

「這簡直是夢想，我五哥出自忠節家門，可說是一門忠節，他寧可把老命丟了，也不會像兒子吃虧的。」第五號不但不難過，同時對自己的責任更是認得清楚，他祇覺得矢崎捉了他的父母，不過是一種卑污醜陋的舉動。

「我們也得想個辦法去拯救老人家呀！」十九號很關懷的說。

「好，實行以牙還牙，準下午四時以前，我們把駐市的敵軍高級人員的家眷調查妥當，今晚動手，明日下午跟他交換，後日奉命到港另有新任務！」

「我們調到香港嗎？」

十九號和十三號約而同的驚奇地反問。

「是的，准後日早上搭昇昌太古輪赴港。」

「命令是從那裏來的？」

「第七號——我們的西境官后來的。」

「是不是我們奉調過，她才派她來的？——十九號懷疑地問。」

「是，——通連她也是。」

「時間既然一樣短促，那麼讓我先出去吧！」十九號知重責在身，怕時間分配不來，提前

出外工作

「那要關於人家的問題，交給誰辦，跟三妹要在二十四小時內，完成在廣州最後的工作。」第五號把工作劃分來，才送他下了駁艇。

「你放心好了，關於老問題，我相信可以解的。我現在先把駐粵領事高津的太太和他最疼的孩子，矢崎的情侶，橫瀨惠子，喇，一部長的母親，先俘虜，明早跟高津交換，條件先釋放你的雙親，則日本都是沒有信的，尤其是日本軍閥，我們一點也不跟他客氣！」十九號把他的工作動向提供給第五號，還無非是希望他安心於短短期間的工作，不爲了父母的被捕，阻礙了工作，影響了整個計劃。

「一切我信任你，關於雙親交換後的安置問題，可派人送他們出江門過澳門，萬勿跟一道退兵，時最要緊的，我們後天乘界再太輪起港的消息，就是最忠實的同志，也不得轉知！」

「好，下午四正，我們來，碰會吧！」

「地點在那裏？」十三號突然提供來。

「在西壕口皇宮。」

「天我們一切都要特別小心，因爲矢崎已經跟我們作再無可避免的衝突了，不定他會下

總員令，我們行轟擊！」第五號很去發覺他。

九號似乎再不能逗留下的樣子，跟他兩微笑着向西面划離了這艘，久更要遠離的鹽船。時間僅到下午，南堤文德路一帶，東山火車路一帶，西堤六二三路一帶，突然戒嚴起來，原

因是情報部同時接到了高津、矢崎、堀公一等，他們打來的電話，都是說要簽給便衣隊擄了去，尤其是擄濱湘遠子的時候，矢崎的死黨跟便衣隊迎戰，結果彈。這回玩兒騷動了整個關司令部，和特務機關，苦煞了矢崎少將，已的太太重慶便衣隊擄去本來是够丟臉的，但不懂理的高津辦事，老是打電話來迫矢崎，硬要他回他的太太，孩子給他，可憐他也線索一點找不著，正在沒法解決的時候，他們又到了第五號的信，請先釋放第五號的雙親，然後才恢復他們家屬的。否則，在下時一起槍。

矢崎接到第五號的信，腦子裏亂亂得沒有辦法。跟高津領事也帶了他接到的信跑到矢崎家裏。

「矢崎先生，請你不要跟我開玩笑吧！這並沒有署名的信，一定是重慶方面的間諜來的，現在差不多二時了，我的太太、孩子還有兩個餓頭，便要給他們槍斃了，難道你不去救救他們嗎？」高津先生着急得欠欠，但不得不求他解決。

「你叫我有什麼辦法？時間這樣短促，一點線索都沒有！」矢崎不負責任的答他，這當然不會使高津滿意的。

「你不可以推卸責任，信裏說，祇要矢崎家裏關起來的兩個老頭子釋放，我的太太和孩子就得救了。要是你放走他們，我的太太、孩子也給他們槍斃的。」

「難道我矢崎就不可以槍斃他的父母嗎？」矢崎給高津逼得喘不過氣來，他的個性又在爆發了。

「槍斃他的父母是你的事，我的家眷受了危險是我的事，矢崎先生，我有責任請求你把他的父母先行釋放！」

「我能够這樣幹！」

「聽說你的太太也給他們擄去了，堀公一的媽媽也給他們擄去了，這消息會真的嗎？」

「當然真實。」

「這樣要說爲我高津爲了堀公一，就爲了你矢崎少將的本身來說，也得採納我的

請求呀！」

「不過這總是一件丟臉的事情！」

「這並不是丟臉與不丟臉的問題，而是我們的家眷怎樣才可以不危險的問題。」

「你請我考慮考慮吧，要是東京方面知道我這樣子幹，恐怕我的印象壞極了，也許會受處分的！」矢崎起了一種矛盾之心，因爲橫洲遠了他是少不得的，責任也是應該嚴重的，他始終很難決定。

他們正在默然的當兒，堀公一也扶劍來了。

「你怎樣呀？」矢崎很恭敬地迎受他進來。

「我沒有什麼，不過來看看你罷了。」

「看看我？」

「是的，我要看看你把我的媽媽怎樣擄去？你的身體已經受傷了，難道還要我的媽媽也跟我

同一命運嗎？」輻公一痛苦地去責難矢崎，眼露出兇惡成分。

「難道這是我願意幹出的事嗎？」矢崎在孤堂中祇有嘆了一口氣。

「不過你應負全責！」高津進一步去迫他。

「那麼你們要怎樣辦？」

「先把他的父母釋——！」

「對的，我同意高津領事的意思。」輻公一把態度嚴肅起來。

「好，我不懂得怎樣說，這件事交由你們辦吧！」

矢崎特務機關長爲了人情難却，祇有頷下頭來，把這問題置之不理，這樣。輻公一便挺身而起的執行他的權力，把第五號的父母釋放了。

「想不到我矢崎也會遭遇到支那間諜的糾索，總有一天，我要給第五號這小鬼一點利害，這次就算是我甘願讓步吧！」矢崎氣憤憤的咒罵着。

到了下午三時半，第五號特派員的父母覺得莫名其妙的被釋放出來，當他倆沿着文德路慢慢步回的時候，十九號跟在支尾照料着。

「伯伯，下——馬上，貴包車到西門口，轉乘夜輪到石圍塘的廣三車站，就有人護送你們出境了。」十九號抱了十九號的父親的身旁，輕輕地告訴他。

「你是——？」老頭子懷——

「請你不要問，依照這樣子就對了，這是五哥叫我轉給你的。」

遭遇了「支那間諜網」

老頭子聽着「五哥」這個名詞，知道十九號是自己的同志，馬上喊了兩部貨包車，轉到西濠口去。

當第五號的父母趁了廣三車開走後，矢崎，嶺公，高津，他們的家眷也回到家裏，各人吃了一場虛驚，矢崎這時再下命，限一小時，把第五號的父母二捕回來。

這命令發出後的半小時，第五號用很巧妙的動作把險峻的日記簿送到陸軍醫院的嶺公一那邊，轉回給矢崎。

「承借日記一讀，沾益不鮮，僅此奉還，家中二老已安然離世，請釋罪注！」

渝。No. 5

嶺公一把日記和這字條派專人送給矢崎的時候，他咆哮得有點發狂，從抽屜裏牽出了一根連珠手槍，向窗外的高空瀟灑地擲着：

「漁，第五號，有本事你敢來跟我決鬥！……」

說得慢，來得快，一響槍聲，子彈從窗戶飛進，擦傷矢崎拿着手槍的右手，他祇覺得一陣麻痺的疼痛，手槍落在地上，他更猛地再提起精神，拾回手槍正要衝出門口的一刹那，却給橫湘遠子截住了。

「不要騷動，我們已經落在他們的網中，衝，祇有送死！」橫湘遠子制止着矢崎那失常的莽動，軟弱地倒在靠椅上昏迷了，橫湘遠子才吞下右手裏的藥，好，打電話去請醫生來。

到了下午四時，十三號跑到該店去守，差不多，一個鐘頭，十九號才到，第五號却沒有

「我不要你說！」十三號極嬌地說。

「我知道我來遲了，會使你們就心的，不過在四時三十五分，我幹了一件你們也不大相信的工作。」第五號向他倆微笑。

「什麼工作呢？」

「四時四十分，分鐘，令他的爪牙，限在一小時內，要捉回我的老人家去，我呀給他去一個教訓。」

「你到過教訓他呢？」

「他他……」他使捉摸不着的，是子彈從窗戶射進去，我以為他一定會衝出來的，可惜出了我的意外。」

「你到過教訓他呢？」

「有可能，不過目前還是一謎。等下子就會有消息送到這邊來了。」第五號很興奮的告訴他們。

「他們……」

「今天我是胆包天，我在天崎的門口守候了十五分鐘的時間，連便跑出來了，右手掌給細帶包裏着，這等然是中槍的地方，我便伴作奇異的……他的身邊，把靈船的消息告訴他。」那個化裝做低矮的同志很神氣地

「不會懷疑嗎？」

「那裏會壞，晚上與高……的賞給……軍裝，今晚我來請客吧！」

「這用不着，不過負責聽船……的那位同志不知怎樣了？」

「五哥，這到底怎麼一回事？我們總得一點也不明白了。」三號着急的問第五號。

「我們決……提前在明天搭昇昌赴港，為昇昌突然改期提前一天開港，我的行動也得提前一天。同時我們要跑了，這艘廢爛的『三枝仇』帆船我不願留給敵人用，炸沉它又有一點可惜，」

「這話怎麼說？我這是不……！」十三號更着急的追問，她認為拿自己的秘密機關來跟矢崎開玩笑，這是不大好玩的。

「這話怎麼說？我這是不……！」十三號更着急的追問，她認為拿自己的秘密機關來跟矢崎開玩笑，這是不大好玩的。

「這話怎麼說？我這是不……！」十三號更着急的追問，她認為拿自己的秘密機關來跟矢崎開玩笑，這是不大好玩的。

「這話怎麼說？我這是不……！」十三號更着急的追問，她認為拿自己的秘密機關來跟矢崎開玩笑，這是不大好玩的。

「這話怎麼說？我這是不……！」十三號更着急的追問，她認為拿自己的秘密機關來跟矢崎開玩笑，這是不大好玩的。

「這話怎麼說？我這是不……！」十三號更着急的追問，她認為拿自己的秘密機關來跟矢崎開玩笑，這是不大好玩的。

「這話怎麼說？我這是不……！」十三號更着急的追問，她認為拿自己的秘密機關來跟矢崎開玩笑，這是不大好玩的。

「這話怎麼說？我這是不……！」十三號更着急的追問，她認為拿自己的秘密機關來跟矢崎開玩笑，這是不大好玩的。

他們國人都認爲第五號布下這層障別工作，足使敵人不敢而慄的。

「五哥，你猜矢崎什麼時候才到船上呢？跟他回來的人，有沒有幾十個呢？」十五號興奮地追問。

「矢崎是國民黨家，說不定也會跟駐粵海軍合作……白雲潭現有三艘V字淺水艇，說不定先調來兩艘，把整船左右包圍，矢崎才調導幾十個以上的武裝人員上艦搜查，根據這偵推測，他們會」

「這話怎麼說？我這是不……！」十三號更着急的追問，她認為拿自己的秘密機關來跟矢崎開玩笑，這是不大好玩的。」

「這話怎麼說？我這是不……！」十三號更着急的追問，她認為拿自己的秘密機關來跟矢崎開玩笑，這是不大好玩的。」

「這話怎麼說？我這是不……！」十三號更着急的追問，她認為拿自己的秘密機關來跟矢崎開玩笑，這是不大好玩的。」

在明晨四時左右發動。」

「來，我們大家獻給五哥清茶一杯，第一是預祝我們的勝利，第二是恭祝五哥的健康！」

十九號...

一二二

東方僅放魚肝白色的時候，東堤河面駛來了兩艘V字淺水艇，圍在鹽船兩旁，重機關槍的聲口正向鹽船的中心。

四時... 南國的曙光早已爬出海面，反射下的朝霞，像張開了血口，向那鹽船作吞噬的形狀。矢崎少將... 這時候威風十足... 北邊的炮艇分乘兩艘軸槳，向鹽船划去。

五... 個武裝隨戰家轉到鹽船裏，過了五分鐘，一點動靜都沒有，矢崎才放心的牽着他的太太... 鹽船，艦上水兵，在監視着這鹽船的動靜。

一聲強烈的爆炸響響，鹽灘市面，河水跟着翻起了巨濤，船板與木屑向高空橫飛，這艘鹽船的尾都炸炸了，刺釘前部漸漸的沉沒在河裏，鹽船的三枝槍，祇剩一枝浮在水面上，像在悲

吊推這靈可憐的侵略者。

這時候，移船在白鶴洞河面的界隈太可怕，給這怪響驚走了。第五號的酋長... 十三號緊緊... 她驚駭有點戰慄。十九號在前面甲板上輕聲吹着口哨

向船... 的歡笑。